

著 白石定規  
イラスト あずーる

PRESENTED BY SHIRAIISHI JOUGI  
ILLUSTRATION AZURU

# 魔女の旅々

THE JOURNEY OF ELAINA

## 16







## 魔女之旅16

在某個地方有一位魔女。她的名字是伊蕾娜。

為了見聞更廣闊的世界，更加了解自身而進行著旅行。

她在這次的旅途中遇到的人們是——

追尋傳說的新手冒險者；義憤填膺挺身而出的「炭之魔女」；身著騎士風格服裝親密無間的姐妹；為拯救被拋棄的雨傘而奔走的「掃帚小姐」；對某個可疑的思考實驗深感畏懼的天才學生們；以及不斷反複轉生的魔女。

「那麼，你打算怎麼做呢？」

旅行魔女相遇與別離的故事，仍延續在前方。

彩頁



# 灰之魔女 伊蕾娜

拥有魔法师最高称号  
「魔女」的美少女。  
在环游世界的过程中  
书写着自己的故事。



还有我只是一个  
弱女子哦

And I'm also a weak girl.



# THE JOURNEY OF ELAINA

## CHARACTER



アシュリー

伝説の鳥を探している冒険者。  
若いながら、弓の名手でもある。



ほうき

人の姿に変化したイレイナのほうき。  
持ち主より少し大人びた容姿になる。





对不起

唯的一声——  
那支箭从我们之间穿过。



# 魔女之旅 16

THE JOURNEY OF ELAINA

## CONTENTS

◆.....◆

- ◆第一章◆ 追梦弓手艾希莉
- ◆第二章◆ 旅行杀人鬼
- ◆第三章◆ 伞和扫帚和雨天的故事
- ◆第四章◆ 不胜少女奋斗记
- ◆第五章◆ 多样性之国
- ◆第六章◆ 灰之魔女的减肥计划
- ◆第七章◆ 黄昏之赫尔维
- ◆第八章◆ 新月魔女克拉丽丝



# 第一章 追夢的阿休莉

在一個位於鄉間的小國裡。

一位魔女突然敲門，前來造訪某戶人家，老爺爺打開門後對她心懷戒心的問「你是哪位」。

我是正在旅行中的魔女伊雷娜。這也介紹自己的同時，我也告訴他我是您孫女的朋友，就好像是暗號一樣，爺爺的態度一下子改變了，於是我便順利地進入了這戶人家。

可我覺得他有點缺乏戒心，你們鄉下人通常都是這樣的嗎。

又或許只是想在這寬敞的屋子裡消磨時間吧。

老爺爺把我帶進了餐廳，並問我他的孫女現在在哪裡在做什麼。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毫不保留的全盤托出。老爺爺始終安靜地側耳傾聽，然後深深地嘆了口氣，並喃喃自語道「是嗎」。

然後老爺爺低著頭，像確認每句話的意思似的慢慢講道。

「要不了多久，無可救藥的後悔就會像毒素一樣蔓延至全身。」

眼中刻著濃重的線條，俯視著桌子，手肘撐在桌子上，雙手交叉。老爺爺擺出一副懺悔的姿態，開始慢慢地向我講述起過去的故事。

那是一個無可救藥的後悔的故事。

那是一個明明沒有做壞事，明明竭盡全力拼命努力，卻還是無能為力的悲傷的故事。

「……………」

聽完所有內容後，我能做的就只有轉移話題。

「事實上呢，我這裡有一個您的孫女托我帶來的東西。」

「是什麼？」

痛苦的時候，只要把話說出來，心裡就會變得放鬆起來。老爺爺此刻的表情和剛才相比，看上去多了幾分生氣。

我深感歉意的把包放在桌上，慢慢的打開。

裡面裝著他的孫女——艾希莉小姐托我帶給他的東西。

這是身為冒險者的艾希莉小姐一直珍藏的發著暗光的藍色寶石。

那是一個被稱為『女神之淚』的特別代用品。

「……這是？」

老爺爺睜大眼睛，俯視著包裡的東西。

裡面是女神之淚——的殘骸。那不過是由一堆零零碎碎的小碎片拼湊在一起的東西，且早已黯然失色，現在看來，不過就是一個帶著顏色的玻璃而已。

「我把我能撿到的都盡可能的收集起來了——」

這個連複原成原本狀態都無能為力的零散散落的寶石，在這包裡也僅占一半左右。在這裡也只有這麼一部分。

這既不是我的錯，也不是艾希莉小姐的錯，更不是這位老爺爺的錯。

這裡所剩下的，就只有因為無可救藥的後悔而產生的結果。



優美的滿月懸掛於夜空之中。

然而在這良辰美景當中，卻感覺不到一絲的明亮。

寒風無情地從這裡吹過，使得在這風和日麗的夜空中的雲朵緩緩飄過。在雲遮住月亮的這一刻，天空就會變得昏暗起來，整個世界亦因



此被黑暗所籠罩。環顧四周，仿佛海底一般，更加冰冷，更加深邃的黑暗在這一帶蔓延。

仿佛一切都被黑暗所包圍。

魔女把一根樹枝丟進搖搖晃晃的篝火裡。從開始露宿到現在就一直在燃燒著的篝火，像是在尋找新的獵物一般啪啪地彈開，搖曳著這位魔女的影子。在火堆旁邊有兩條被竹簽紮著的河魚。大概馬上就要開吃了吧。

「真冷啊……」

在旅行的途中，往往都會有預料之外的事態發生。

就拿某位正在旅行的魔女來說吧。像往常一樣，她一邊麻利地眺望著地圖，一邊以「嘛，就這麼點距離，只要用掃帚飛個半天就可以了」這般輕蔑的態度離開了某個國家，結果在那之後卻成了一個迷路的孩子，回過神來時，自己就已經在一片夜幕降臨的森林當中。

無奈之下只得露宿荒野，然後就像現在這樣把手放在篝火邊。

此刻的季節正值晚冬或者初春。

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竟然會在這種地方裡迷路。真的好沒出息的說。」

話說回來。

這位正在不斷嘲諷自己失態之舉的無比空虛的魔女，到底是誰呢？

沒錯，就是我。

那充滿焦躁的話語，亦會在這空虛的夜色中消逝。夜晚的森林裡只有我的聲音和點燃的篝火的聲音。夜晚的森林裡就只有我和被點燃的篝火的聲音。寧靜的夜晚雖然有種夢幻的感覺，但說句實在的，連我自己都有些怕了。

在旅行的途中，往往都會有預料之外的事態發生。而意料之外的事態，往往會招致比這更大的意料之外的事態。一旦發生不好的事情，就好像會被什麼東西給吸引一般，接連不斷地發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要是能相安無事的迎接新的早晨就好了——」

唉，每次一說出這樣的臺詞多半都會有事清發生。當我把這話說出口時才意識到。

沙沙沙沙……從我的背後傳來了這樣的聲響。

是因為控制不住自己才打算從我背後靠近嗎。在這安靜的森林裡，連樹木搖動樹葉的聲音都能聽得一清二楚。我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自己的耳朵裡。

「哈啊……哈啊……」

該不會真有變態出沒吧。

該說是情欲旺盛還是什麼呢，從我的身後傳來了正在瘋狂喘氣的聲音。在確認不是野生動物的時候，我為了不讓對方察覺而伸出了魔杖。

窸窸窣窣，對方一邊啊啊的喘氣，一邊從這茂密的樹林中步步逼近。

在充分吸引了這樣的對手後，再來用魔法問候一聲。無需剝奪對方的性命。為了避免再次靠近篝火，只要做到稍微把眼睛給弄疼的那種程度就完事了。

我在魔杖的末端注入了足夠多的魔力，另一方面。

對方走出樹叢，站在了我身後。

「離我遠點，變態！」

回過頭看的同時，我也釋放出了有魔力變化而成的塊狀物。啪的一聲，射出的藍光正好擊中了對方的腹部。一擊命中了呢。

「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伴隨著壯烈的叫聲，那位變態戰敗了。

「哼哼哼。如果你認為我只是一介普通的弱女子的話，可就大錯特錯咯。連自己都保護不了的人怎麼可能會在在荒郊野嶺裡露宿呢。」

一臉得意的魔女順是對著自己的魔杖末端吹了口氣。沈醉在勝利的喜悅中的同時，也順便窺探了一下那個被覆蓋在樹叢上的那位變態的臉。

「……………？」

竟然是個女的。

金黃色的髮髻在頭髮後面紮成雙股馬尾。年紀大概十來歲左右。有著可愛的容貌。裹在身上的是看起來很厚的皮革制鎧甲。胸口只要一擊就會倒下，防禦力簡直和外觀如出一轍。

背後背著一個很大的弓。看起來應該是個冒險者。

只見她有氣無力的伸出了一只手，手裡還握著一袋錢。

嗯，突然想到一點。

假設她就是打算襲擊我的那位變態的話，為何手上會沒有武器呢。假設她用她身後的那個用大弓來威脅像我這位可愛的少女的話，我或許乖乖地舉手投降吧。

可為何她手裡拿著的不是武器，而是錢呢。

「請給我……魚吃……」

在用盡最後的力氣說出了這麼一句話後，便一下子失去了意識。

原來如此，你是想用錢來換取我在篝火上烤著的魚啊。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那就可以理解她的呼吸為何如此急促了。或許是在旅行的途中餓的受不了，因而體力也到了極限吧。可就在這個時候，卻有人往她的肚子



裡狠狠地來了一發。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歹勢咯。」

哎呀哎呀。

意料之外的事態還在繼續。



我拿起烤得恰到好處的河魚串，然後在她的面前晃來晃去，不知道叫什麼的她很快就隨著腹部的慘叫驚醒了過來。

「這個氣味是！」

在她驚醒過來的同時，也下意識地正張著嘴向前傾。

可就在嘴向前傾的她快要靠近烤魚的時候，她停住了。身體被綁在樹上的，無法離開她所到達的範圍之外，我依舊在她面前搖晃著烤魚。

看到她醒過來我就放心了。我一邊撫著胸口一邊對她說了，

「晚上好啊。我叫伊蕾娜。是位正在旅行中的魔女。」

這樣的寒暄。

「？唉，啊，你好。初次見面……我是冒險者艾希莉的說……？」  
艾希莉小姐這樣回答我的同時，也很有禮貌地鞠了一躬，由此可見她也算很有教養。同時也看得出她似乎有點天然呆，直到低下頭的那一刻才意識到自己被綁起來了。

「那啥，為什麼我會被綁起來……？」

會有這個疑問也是理所當然。

「不好意思。我之所以把你綁起來是有原因的。」

「難不成你是想對我.....？」

「沒有的事。」

說什麼傻話啊，沒睡醒嗎你。

「容我問一句，你是怎麼來到這裡的？」

我一邊搖著河魚一邊問。

「啊，就是，那啥，我現在感覺，肚子好餓。」她此刻的視線就像貓一樣左右擺動著，寸步不離地盯著那條魚。「還有，就是，可以的話，希望你能允許我——」

用錢買下我手裡的這條魚。

原來如此，看來是\*\*之過急了。

「原來是這麼回事啊……」真是不好意思，我一邊道歉，一邊替她解開繩子。

「這是你要的魚。」

雖說是誤會，但我並不想在她的心窩裡狠狠地給她來了一發讓她昏過去，然後再收她的魚錢。於是我決定免費送給她吃。結果她突然兩眼放光起來。

「哎！可以嗎？太好了！你一定是女神對吧？」

「把一見面就裝傻襲擊你的人稱為女神真的好嗎。」

「在我們的故鄉，女神這個詞一般都是這個意思。」

「你到底是從多麼危險的故鄉出身啊.....」

「那個國家盡是些奇怪的人。」

艾希莉小姐的嘴裡正咀嚼著剛咬下來的那口魚。據說她的故鄉是離這裡非常遙遠的深山之國，從兩年前開始作為冒險者在世界各國旅行。

「這是什麼魚啊……我已經有好幾個月沒吃過這麼好吃的魚了……」

哈，艾希莉小姐深深地嘆了口氣。只是一條普通的河魚就能讓她如此欣喜，對於親自進行燒烤的人來說，固然是一種喜悅。

「真的很辛苦呢……」仔細想想，過去兩年所走過的路也並非寬闊平坦。

「旅途都是如此艱難的吧。目的越艱險，路途也越是艱險。」

艾希莉小姐理所當然地回答道。

目的越艱險嗎。

「請問你的冒險目的是什麼？」

當我問及這個的時候，艾希莉小姐的嘴裡還在咀嚼著剛咬下來的那口魚然後吞了下去，她停頓了一下，盡管她很清楚自己走的是一條艱難的路，但她卻露出一臉茫然的笑容對我說道。

「我在找女神。」

你知道女神嗎？她一邊這樣問，一邊指著正上方。

此刻的天空盡管雲層密布，卻還是可以看得到月亮。



「那是流傳自我故鄉的傳說。」

艾希莉小姐像給睡前的孩子講故事一樣，細心而溫柔地講著。

在她出生成長的故鄉，女神的傳說似乎根深蒂固。據說她們那裡所謂的女神，是指那種長著鮮艷的藍色羽毛的巨大的鳥。

軀體約有一戶人家那麼大。藍色的翅膀充滿了光芒，優雅地浮在空中，看起來就像流星一樣。

「真是個漂亮的生物呢。」



「不僅如此，我相信在這只鳥的體內一定隱藏著某種特別的力量。從翅膀上掉落下來的她的羽毛擁有極強的魔力，只要一碰到它，任何疾病都會立刻治癒，爪子會變成能夠撕裂一切的刀刃，掉在地上的眼淚會變成隱藏著特殊力量的寶石。」

「那可真是只不得了的鳥啊。」

「所以古人才會尊稱這種鳥為女神。」

「原來如此。」

「順帶一提，據說女神還會隨心所欲地噴出青色的火焰。」

「那豈不是害獸遍地嗎。」和神尊貴的名字截然相反，簡直是個相當粗暴的生物呢。

「要想接觸到這種盡善盡美的鳥，就必須要有相應的覺悟。不管是鳥的羽毛、爪子還是眼淚，只要得到一個，人生就一定會有很大改變。」

「所以，你是為了尋找那只鳥而展開旅程的嗎。」

這話讓我越聽越讓我納悶。「容我問一下，那是真實存在的鳥吧？你有親眼見過嗎？」

「一次也沒有。」

「……………」

「你該不會是在想『總覺得好詭異哦』這句話吧？」

「我就是這麼想的。」

「我就知道。看到你的表情就是這樣的時候就在想，你會不會真的是這麼想的。」

我此刻的表情就如同傻瓜一樣老實。真是一個糟糕的表情。真的好難為情啊。

「可你既然沒有見過的話，就不能斷言女神的存在了吧？」我順勢問了一句。

「不，我可以斷言——作為你請我吃魚的謝禮，給你看一個好東西。」

艾希莉小姐一邊搖晃著頭，一邊拉起了纏繞在自己脖子上的細繩。

在繩子的末端，也就是隱藏在衣服裡面的是一顆發著暗光的藍色寶石。然後她接著說道。

「這個就是女神之淚。就是那顆蘊藏著特殊力量的寶石。」

「特殊力量嗎……」之前也聽她說過。「那這個有著什麼樣的力量？」

「能大賺一筆。」

「這效果聽著比羽毛和爪子還要樸素呢。」

「還有一種說法是，擁有這個的人可以獲得幸福。」

「真是個莫名其妙的效果。」

「據說還能把你帶到女神的住處。」

「那你見過女神了嗎？」

「還在艱苦的旅途中……」

「那就是沒見過咯。」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總之我就只是適當的點了點頭。只見她一直眯著眼睛看著這樣的我。

「你該不會又在想『總覺得好詭異』這句話吧？」

「這你也能看得出來？」

「你明顯就是這樣的表情。」

話雖如此，她也清楚自己這兩年以來一直在追尋的東西其實是個多麼稀有的存在吧。

我在她的身邊扭扭捏捏的時候，只見她一邊仰望著一望無際的天空，一邊這樣說道。

「但是總有一天，我一定會見到女神的。」

因為這是一——我的夢想。

與那些總是在做白日夢的少女們相比，她的雙眼裡充滿了決心。



在森林深處和她的相遇並與之交談，已經是發生在很久以前的事了。

不管經過多少歲月的流逝，我都不會忘記她。

初次見面那天晚上的事，我至今都記憶猶新。

真是不可思議啊。這是為什麼呢？

每當滿月浮現在這美麗的夜空中時，我或許就會想起她所說過的夢吧。又或者是在我每次在旅行途中眺望天空時，連我也在不知不覺中，尋找著那個被稱為女神的青鳥的身影了吧。

「啊，是伊蕾娜小姐啊。好久不見——」

「哎呀，好久不見。」

也可能是因為我在旅行途中經常遇到她的緣故吧。

.....

我和她幾乎都在同一個地方打轉呢。

第一次見面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事了，自那以後，我們每隔幾個月就會在旅行途中見上一面。

第二次見面是在森林裡請她吃魚之後一星期左右，就和我之前說的一樣，伴隨著輕鬆的寒暄，我們在輕鬆的感覺中再會了。

因為是時隔一周的重逢，當時閒聊的氣氛也顯得有些熱烈。當我問她有沒有找到女神的時候，她笑著對我說，只有一周的時間怎麼可能找到嘛，然後嘆了口氣。大概是在進行這樣的交談之後，總有一種再也不會見面的感覺。彼此間總有種說不出的感覺，但是也沒有什麼特別要說的，因為這是今生今世的永別吧，於是我們當場就分開了。臨別時，我擺出一副社交辭令的樣子，一邊說著「若是有機會再見面的話，我們再一起吃一頓好了」這樣的話，一邊對她揮了揮手。

「哇。伊蕾娜小姐！好久不見！就你一個人？」

「啊。是艾希莉小姐啊。」

再次見到她是在那之後的兩個月左右吧。

在某個國家很有名氣的餐廳裡，出現在我面前的她對我翩翩揮手。

「你可真夠有錢的啊。」

在擁擠的店內，某位魔女占據了四人座位置的樣子，從某種不好的意義上講，似乎很顯眼的說。

「我進去之後就開始變得擁擠起來了。」我一邊辯解，一邊指著對面的座位。

「不介意的話，一起去如何？」

「哎？可以嗎？太感謝了。」

「因為覺得自己的肩膀很窄，所以幫了大忙。」正好在我被周圍的視線嚇得坐立不安的時候——我搖了搖頭。

令人驚訝的是，我們以重現上次分別時說話的形式面對面，一邊閒聊一邊吃了晚飯。當我問她是否見到女神的時候，她還是笑著說還是完

全找不到。可那個表情看上去比我們倆之前見面那時更加疲憊了。

那天我就這樣和她告別了，臨別之際，我對她揮手說了句「下次再見」。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有一種以後可能還會再見到她的預感。

我的預感理所當然的應驗了。我在那之後的三個月又見到了她。

「你也是冒險者？可以的話，和我們一起如何？」

那天晚上，在某個國家漂泊的我正在尋找旅館。

剛好看到幾個奇怪的男人圍在一名女性身邊，說著「拜托了，和我們一起去狩獵吧」「只要一次就好」之類的話。哎呦喂，這不明擺著是搭訕嗎，我半開玩笑似的觀察著，然後從那邊走了過去。

緊接著又走了三步，我的眼睛突然一下子瞪大了。

那個因被男人們包圍而滿臉困惑地皺著眉頭的女性，竟是我認識的人。

是那位正在尋找女神的冒險者艾希莉小姐。

「不是……就是……那啥……」

她應該是在想可以逃離現狀的借口吧。然而不善言辭的她，竟對那群男人說了句「就算只有一個人也沒問題的……」然後搖了搖頭，且話越說越少，最後甚至都說不出話來。

出乎意料的是，這群男人反而越來越中意這名懦弱的女性了。

「沒事的！你看我們也很強大不是嗎？在一起的話會更可靠的！」

其中一個男人牽著她的手開始走起來。

要真有這麼厲害的話，不帶她去也沒問題的吧？

「不好意思。她是和我一起行動的。」



作為上次見面時的謝禮，我從後面拉起她的手。雖然我很清楚我這是在多管閑事，

「！伊蕾娜小姐……！」

總不能對被一群陌生男子帶走的她不管不顧吧。在我的拉扯下，她從那群男人的手中掙脫了出來。然後在她喊了一聲「就是這麼回事！」之後，她就像一只躲在暗處遭到威脅的貓一樣飛快地躲在了我的身後。

反之亦然，那群男人對我們兩人投來了粗魯的目光。

「啊，啥？就你們倆？乾脆你也一起——」

「恕我拒絕。」

然後我立刻轉身往回走。我也偷偷準備了魔杖，打算在他們追上來的時候對他們使用魔法，幸運的是他們也並沒有愚蠢到這種程度。

我們很快就離開人群，然後在安靜的地方回過頭看了看。

她看起來很不安。我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你還不習慣這樣吧？」

真叫人意外呢，我是這麼跟她說的，然後她尷尬地低下頭。

「我也知道要拒絕的……可一想到要是和那些人一起行動說不定可以見到女神，要是就這麼拒絕掉未免太可惜了……該怎麼說呢……我不知道？這種感覺。」

「靠和那些人一起行動尋找女神也未必是件好事啊。」

真是被逼到走投無路了呢。

我問。

「見到女神這個夢想，對你來說真的有這麼重要嗎？」

「那是當然的了。不然我又是為了什麼才去當這麼多年的冒險者的。」

「……………」

那時是我和她的第四次見面，我對她的情況也並沒有多了解。

為了追尋鳥而離開老家的冒險者。我對她的了解就只有這個程度。

於是我問道。

「可以的話，能告訴我，你是為了什麼才想去追尋女神的嗎？」

「……這事說來話長，沒問題嗎？」

「沒問題的。」多年來一直在追逐的夢想，要是就這麼結束了，那多沒意思啊。

「不如我們先到那間店裡吃一頓吧。為了報答你剛才幫了我，這一頓我請客。」

說著說著，這次換成是她拉著我的手往前走。哎呀呀呀，那可真是求之不得呢。

「我很期待。」

我點了點頭，擡頭仰望著夜空。

就和初次見面的那天一樣，滿月的旁邊正飄著烏雲。



她從小和爺爺相依為命。在艾希莉小姐剛出生後不久，母親便去世了。而他的父親也是個冒險者，幾乎成天不在家。

對她來說，最大的樂趣就是聽時隔多月才回一次家的父親講述冒險故事，還有弓箭的訓練。

每次都不會有任何聯絡，偶爾回來的時候，她的父親都會向她講述他在周遊世界時的所見所聞。像是在旅行途中遇到的奇怪的人的故事啊。偶然到訪的奇怪國家的故事。以及做生意失敗的故事。

父親每逢進行弓箭特訓的空余時間，都會向她講述許多故事，這是生活在一無所有的鄉下的她為數不多的樂趣。

女神的故事，便是她的父親講述的其中一個故事。

「在這個世界上有一種被稱為女神的傳說中的鳥，你知道嗎？艾希莉。」

「我知道！就是那種一靠近就會噴火的可怕鳥的對吧？」

「呵呵呵。艾希莉，其實那並不是女神的真面目。」

父親調侃道。受到煽動的她「哎？這話怎麼說？」這樣歪著頭問道。父親就好像是在說著任何人都不能聽到的秘密似的，對她低聲細語道。

「在這附近一帶的人們，都說女神是一種很危險的鳥，可事實上女神是一種非常美麗的生物——」

她的羽毛擁有極強的魔力，只要一碰到它，任何疾病都會立刻治癒，爪子會變成能夠撕裂一切的刀刃，掉在地上的眼淚會變成隱藏著特殊力量的寶石。

她的父親突然說出了如此令人難以置信的話。

這是多麼有魅力的鳥啊。

「這樣的鳥真的存在嗎？」

年幼的艾希莉小姐問道。父親點了點頭。

「爸爸我啊，正是為了見到那位女神才出去旅行的。」

若是一無所獲的話，會很困擾的。

父親在說了「這絕對是個秘密。」之後，便把身子湊近艾希莉小姐，然後給她看了一顆寶石。

那是一顆發著暗光的藍色寶石。

「這便是女神真實存在的證據。」

被稱為『女神之淚』的東西。

看起來一點都不漂亮，且閃耀著渾濁的光輝。但不可思議的是，那是一種能在眼睛裡烙下奇妙魅力的寶石。

她的父親很快就又去旅行了。

自那天起，她父親就再也沒有回來。日複一日，年複一年。身為冒險者的父親從此再也沒有回來過。

等待父親歸來的日子，對她來說是相當痛苦的。

「艾希莉。你可千萬不能像他那樣啊。」

她的爺爺似乎討厭身為冒險者的兒子。自記事以來，每逢父親回來的那天，爺爺和父親總是在沒完沒了的吵個不停。想必是關係不和吧。

「把年幼的女兒拋在一邊，然後到處去找那種不存在的鳥，這是只有笨蛋才會做的事。那些冒險者都不是什麼正經人。你以後可不要成為那樣的父母。可以在家裡健康成長，想想都覺得好呢。」

正因為關係不和，所以才會這樣說的吧。

可她非常喜歡自己的父親。

她每天都在為爺爺那些無心的話語感到心痛不已。

出於對父親的憧憬，她立志成為冒險者。長大後，她對自己小時候父親傳授給她的弓箭實力精益求精。

對冒險者深惡痛絕的爺爺理所當然的強烈反對這樣的她。

「真是個傻瓜！要我說幾次你才明白！不要去當冒險者！這世上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女神！」

爺爺總是勸她要適可而止，要清醒過來。

最開始被這麼說的時候她都會退縮。

習慣的時候就會用一句「討厭！」來反駁。

終於忍不住的時候，就會像「吵死了！」這樣強硬的回答。

隨著歲月的流逝，她的弓箭技術通過磨練而更上一層樓，在她的故鄉，甚至已經達到了無人能及的水準。若是有著如此強大的實力，一定可以成為一名出色的冒險者。

然而爺爺卻還是固執己見地不願承認她。

「你只要能做到這一步就可以了！不要為了追逐毫無意義的東西斷送自己的人生！」

「有沒有意義由我來決定！真的有夠煩的！」

不知不覺，爺爺也開始和她每天吵個不停。爺爺似乎非常討厭冒險者。又或許是他不希望艾希莉小姐離家出走。哪怕只是稍微走出家門，哪怕只是想去山裡打獵，爺爺也會一如既往地「不要成為冒險者」「冒險者就是不行」這樣念叨著。甚至覺得擺脫束縛是一種病態。

為什麼人們都這麼討厭冒險者呢？

抱著這種複雜心情的她，就這樣在故鄉裡度過了每一天。

直到有一天。

她為了整理一直沒有回來的父親的行李，進入了家裡的倉庫。

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呢。從什麼時候開始就再也沒回來了呢。

過了很久也沒人來領取的諸多行李早已布滿塵埃。



她像想起父親一樣整理著行李。

有點眼熟的東西。大部分都是沒見過的東西。父親給艾希莉小姐講的故事，想必只是長年冒險中的一部分吧。危險的武器和可疑的書籍。倉庫裡堆滿了她從未見過的東西。

「爸爸他，可真厲害啊……」

父親從未說過的故事的痕跡，讓她眼前一亮。

「——？」

接著。

在這之中，混入著一個奇怪的東西。

那是一顆散發著渾濁的光輝的，又藍又暗的寶石。

那是父親曾經擁有的女神真實存在的證據。對於長年追尋女神的父親來說，沒有比這更重要的東西了。可到底為什麼會任由其在倉庫裡蒙上一層灰呢。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艾希莉小姐當即把那顆寶石拿給爺爺看。

「這顆石頭怎麼了嗎？」

爺爺一臉茫然地歪著頭對艾希莉小姐問。真的什麼也不知道嗎。這種可能性也不能否認。

然而，在艾希莉小姐的腦海裡，另一種可能性正不停地盤旋。

爺爺不停地罵父親不負責任，可即便如此，身為一名冒險者的父親，想必是有什麼難言之隱吧。

或許也曾思考過，怎樣才能讓他放棄夢想。

比如，在冒險中發現的重要的寶藏，若是把它藏了起來，就會迫使他放棄夢想嗎。

又好比是，想要我把寶石還你就必須得給我辭去冒險者的職務，你會為此放棄當冒險者的夢想嗎。

不，父親可是即使遇到這種時候也絕不輕言放棄旅行的純粹的冒險者。

仔細回想起來。

最後見到父親的那一天，他和爺爺也還在激烈地爭吵著，但這和之前完全不能相提並論。

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他再也不回來了呢。

肯定是徹底決裂了。

「太差勁了。你就這麼想把爸爸給束縛在這家裡？爸爸他不過是在追逐自己的夢想啊！」

「可他拋下了自己的女兒。」

「我不覺得自己被拋棄了！」

「不管你再怎麼想，世人都會用這樣的眼光去看待留守在家的你。」

「這也太偏激了。」

「這個世道就是這樣。」

「執著於那些盡是腐朽不堪的家夥的國家的理由是什麼？爸爸給我講的旅行故事裡出現的國家可是比這更有魅力的多！」

「……等你長大了自然就會明白。冒險沒有任何意義，更重要的是在故鄉——」

「沒有意義？開什麼玩笑。不正是爺爺奪走了他的意義嗎！」

如果是真的，本應帶著女神之淚，帶著女神存在的證據的父親，應該還在全世界旅行的。可現在，父親被剝奪了女神存在的證據，恐怕正在這世上流浪著吧。

她無法原諒這些。

「我要走了。」當場脫口而出的這句話，正是在好幾年前就已經準備好的。

「我要離開家，成為像爸爸那樣的冒險者。」

這句話讓爺爺激動不已。

「傻瓜！你就這麼想成為你父親那樣的人嗎！」

「我就是這麼說的！」

「追尋那種不存在的女神又有什麼意義！」

「女神是存在的！這顆寶石就是女神存在的證明！」

「說什麼呢。那個女神不過就只是個傳說。你就這麼情願被那塊破石頭給蠱惑而斷送自己的人生？」

「這才不是什麼破石頭！這是女神之淚。是一顆有著特殊力量的寶石。」

「哼。不就是愚弄持有者頭腦的力量嗎？」

「……夠了。」

不管再怎麼說，彼此間也不會相互理解的吧。手握寶石的她不顧爺爺的制止，氣勢洶洶的衝出了家門。

她拼命地跑，直到聽不見爺爺的怒吼聲。

她的旅行就這樣開始了，從那以後，已經有好幾年都沒有回到過這個家裡。

就和她的父親一樣。



第一次見到她的那天，她告訴我自己的旅途充滿艱辛，在那之後，她的旅途依舊充滿艱辛。

雖然是一位冒險者，可她也不過是個不諳世事的鄉下人。一個人旅行是她這一生中從未經歷過的，而掌握的知識也只是從她的父親偶爾講給她的冒險故事那裡了解到的。唯一值得炫耀的，就只有她掌握到的弓箭技術了。

更準確來講，她就是只是一名馬馬虎虎、容易應付的冒險者。長著一張和藹可親的臉，又年輕又溫柔。因為在訪問多個國家的時候，深受人們的信賴。

「那個，你是冒險者對吧？事實上我這裡遇到了點小麻煩——」

在某個國家遇到了一位老婆婆，她希望她能幫忙驅除每天晚上都在破壞田地的獸群。

「好啊！包在我身上吧！」

她二話不說接下了這個委托。因為對她來說，冒險者就是給人們帶來希望的人。積德行善對她來說更是理所當然的行為。

「完事了！」雖說是理所當然的行為，但驅除獸群是一個體力活。工作結束時的她雖然早已筋疲力盡，但她還是用笑容來掩蓋。畢竟冒險者可是給人們帶來希望的人。

「真的很謝謝你。雖然不是很多，但還是希望你能收下。」

「哪裡哪裡。我只是做了自己該做的事情而已——」

謝禮什麼的就不用了吧，艾希莉小姐擺手說道。老婆婆硬是把報酬塞給她，然後對她說道「沒關係，沒關係，盡管收下就好了」。

「哎呀，這可真叫人困擾啊，可以嗎？那真是謝謝了。」嘴上這麼說，結果還是收下了報酬。畢竟旅行還是需要點盤纏的，但對於標榜善行大義名分的她來說，「這是，錢幣？要我收下這些真的好嗎？」這樣的故作姿態也是很重要的。

收到錢的她在老婆婆離開後偷偷的確認了一下。

裡面是三枚銅幣。

舉個例子，三枚銅幣的價值就相當於可以買到。

三片麵包。

就這些。

——真的很少呢。

就在這時，從她的腦海裡閃過一些真心話。

不不不，這樣可不行。明明打從一開始就沒有提出要收取任何費用卻還是接受了委托，人家好心好意給了報酬，就應該對老婆婆的善意感恩戴德才對吧。她這樣告訴自己。

身為冒險者就必須做有益於他人的事。

但也需要盤纏。

伴隨著這兩種煩惱的她繼續冒險著，結果，她卻還是一直上當受騙。像她這樣的爛好人，難免會成為壞人們的犧牲品。

「冒險者小妹妹。聽說你在尋找那個被稱為女神的鳥對吧？這麼說來，我好像見過那樣的鳥。」

在某個國家，有個看似輕薄的男人對她這樣說道。「如果你想知道的話，就替我工作吧」，艾希莉小姐對這個一看就知道是正確信息的男人的這句話毫不懷疑，便答應幫了他的忙。

像是捕獵野獸，還有搬運行李什麼的。幫忙工作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那個男人把一張紙片遞給她，「謝謝你了！你瞧，這上面就有那個女神



的住所了。」，在說了這話之後便離開了。

「謝謝你，大叔！」

她打開紙一看。

——是一張白紙。

「哎，等一下，这不就是一張白紙嗎？等等啊！大叔！快回來！」

說白了就是把女神的信息當作誘餌來利用。結果那個大叔早就逃走了，沒有得到任何報酬，這幾天的努力也只是白費功夫。

她就是這麼一個容易被騙的極度爛好人，只要一遇到麻煩就會主動出擊。

只要遇到迷路的孩子她就會立刻伸出援手。對她來說，冒險者這麼做是理所當然的。

「幫助困難之人正是冒險者的職責所在。」



某一天。我和她再次相遇，當我問她「你在這裡做什麼？」的時候，她是這麼回答我的。

環顧四周後她也這樣問我。

再次見到她是在與世隔絕的山區。此刻的她正位於四周被巖石覆蓋的場地中心那裡。在手拿獸肉的她面前，一群出生不久的雛鳥們正為了覓食而鳴叫著。

「看起來不是人呢。」

「真細心呢。」

她一邊鼓起臉頰，一邊給那群有需要的雛鳥們喂食。那是一種身體是黑色，且身長大約有我的膝蓋那麼長的鳥。雖然大小一般，但它們似

乎很親近艾希莉小姐，從巢裡唧唧地催促著食物。就好像把她誤認成是母鳥一般。

「這些孩子怎麼了嗎？」

我走近鳥巢那裡窺視著。緊接著，雛鳥們突然哇啦哇啦地叫著，又是吹火，又是扔小石子的，甚至在我腳邊吐東西。

.....

我好像被它們給討厭了。

「你剛才做了什麼，伊蕾娜小姐？」

「我沒做什麼。」於是，我又問了一遍。「話說這些沒禮貌的雛鳥到底是什麼」。

「貌似只對伊蕾娜小姐你不講禮貌來著……那是一周前我在冒險途中偶然發現的。鳥媽媽似乎不回來了，我發現它們的時候看上去已經非常消瘦，眼看就要死了。」

「哦。」

所以才想代替鳥媽媽擔負起照顧孩子的重任吧。想必是頻繁地來往吧。那些啾啾叫著的雛鳥們，看起來真的很信任她。

她一邊撕肉給黑羽毛的雛鳥們吃，一邊對我說。

「我現在就住在附近的國家，只要一有時間就會過來給它們喂食。」

「附近的國家……？」這一帶咋看之下都不像是有國家的樣子啊。

「這一趟需要多久？」

「只是騎馬的話就要兩個小時。」

「那你是怎麼把握時間的？」

「這些孩子要是無人喂食的話肯定會死的……再加上來回就要花上四個小時，現在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你還挺認真的嘛。」

「我只是在做理所當然的事。」

等待家人回家的這個過程也是很辛苦的。

她小聲嘀咕著。

「……………」

真是個超級爛好人啊。「那你打算堅持多久？」

「要不？堅持到這些孩子可以自己飛起來好了。」

她半開玩笑似的哧哧地笑著。

可從她迄今為止的言行來看，也許真就不是鬧著玩的吧。

她現在所停留的國家正好也是我接下來要去的國家，因此我們並非只是互相打招呼，而是一起前往那個國家，然而是一到國內就去逛精肉店，似乎是在為給雛鳥們尋找食物吧。

結果她就是這麼一個爛好人。小的時候從父親那裡聽來的許多旅行故事中，並沒有包含得失計算在內。

盡管如此，她還是想成為自己小時候理想中的冒險家，或許這個過程有著連她自己都無法想象的困難吧。

「……………」

望著來回挑著食物的艾希莉小姐的背影的我忽然想到。每天光是騎馬，來回就要兩個小時。如果換做是乘坐掃帚飛過去的話，我想只要用不到一半的時間就可以到了吧。

冒險者總是在幫助別人。

但是追求理想往往都是相當困難的。不管工作也好，學校也好，總之什麼都好。原本夢想著美好的世界飛奔而出，可一到目的地的時候，卻發現那裡連一朵花都沒有盛開，這種事也是常有的。盡管很多人都會對這樣的現實感到沮喪，但還是習慣了這樣的生活。

「那個，伊蕾娜小姐。你覺得那些孩子更喜歡哪塊肉？」

在這樣的世界裡，一直懷著夢想著她的身影，在旁人的眼裡相比都很耀眼吧。原來如此，這樣就可以理解那些奇怪的人總想接近她，甚至想把她給騙來利用的原因了。因為像她這樣的人真的很顯眼。

「我想不管挑哪個它們都會高興的把。」

只要是你給的東西都可以，我是這麼跟她說的。

「我想不管挑哪個它們都會高興的把。」

「有你這麼回答的嗎。」她就好像是在責備我似的鼓起臉頰，緊接著，她「嗯……」了一聲，當場陷入了沈思。

在她眼裡，這個世界是怎樣的呢。

「算了，不管了！兩個都買總行了吧。」

結果她放棄了思考，一邊哎嘿嘿的笑著，一邊拿著兩塊肉回到了我的身邊。

「……………」

我原以為會有一些奇怪的人會想要欺騙她，利用她，說不定她本身就有吸引人的特質。

自那天起，我自然而然的投入到她的興趣當中——說白了就是我也在照顧那些鳥。沒有明確要求我幫忙，反正我也閒來無事，所以沒什麼的。

「小姑娘，你好像是在找那個叫做女神的鳥對吧。最近這附近也有一支和你一樣在尋找女神的冒險者的集團，你知道嗎？只要你肯付錢，我就可以把你介紹給他們。嘿嘿嘿……」

「哎？真的嗎？哇，太感謝了！多少錢？」

「嘿嘿嘿嘿……那麼要多少呢……」

.....

嘛，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對她有點擔心過頭了。

「還是你自己去吧，艾希莉小姐。不要理那種人。」我硬是拉著她離開那家店。回過頭一看，那個可疑的店主正在仔細打量著艾希莉小姐。

總覺得好可怕……

「等等，伊蕾娜小姐！你這是幹什麼呀！好不容易才有了女神的線索！」

我也理所當然地妨礙了她，盡管生氣的她了一個勁的抗議。

「和那種人一起找女神也未必是件好事啊。」

那些總想著要說服艾希莉小姐的男人們，只要是和女神有關係的人，就沒有一個是像樣的。

不管怎麼說，從那天起，我就開始在幫她了。

說到要做的事，早中晚都只是在重複著同樣的事情。

到市場去給鳥買肉吃。僅此而已。也沒說那麼難的。根本用不著去多想。畢竟像這樣的事情不管是誰都可以做得到。

也並非絕望到運氣不佳。

「好，好，今天也帶食物過來了哦——」走出國門來到雛鳥們身邊的艾希莉小姐，開始把剛剛買來的肉撕碎給它們吃。

雛鳥們高興地在巢中活蹦亂跳起來。

艾希莉小姐看到它們這副樣子，臉上也露出了笑容。



「討厭！超可愛的！」

「在我看來一點也不可愛。」

「可愛得讓人想吃。」

「我覺得把這話用在鳥的身上太不合適了。」你該不會是把這當成是雞肉了吧。

「就算把這些孩子放在眼睛裡也不會痛的……！」或者應該說是母性在生根發芽吧。她拿著食物向巢伸出手，眼裡充滿了愛的情懷。

話說又回來，這些雛鳥們看上去都很餓啊。

其中一只雛鳥用力咬住了艾希莉小姐的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山中回蕩著她的叫聲。

大概雛鳥們覺得艾希莉小姐也可愛到讓它們想要吃吧。回去的時候，我以「真是絕妙的相親相愛呢」這句話鼓勵著她。

給雛鳥們喂食的錢都已經花完了，她自然地開始否定到現在為止都在給肉店付錢的日子，以至於她說出了「唉，我好歹也是個弓箭高手啊？肉什麼的難道就不能自己去捕獲的嗎——」這樣的話。

「嘿。是這樣嗎。」

「難得你來了，正好在你面前露一手。」

說著說著，她帶著我來到了附近的森林。放眼望去，剛好看到在水邊佇立著一只小鹿。艾希莉小姐認為這正是她在當地練就的本領的好機會，於是便開始從暗處拉弓。她的眼神看起來很認真。瞪著獵物的眼睛絲毫沒有半點平時那版爽朗的感覺。

接著，在她深呼吸的那一刻，箭從她的手上滑溜溜地射出。

咻的一聲！

一頭紮進了樹幹。「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

由於她的怒吼，森林裡的野獸立刻全部逃走了。

「我現在只看到了你不好的一面。」

那天晚上，我和她在餐廳一邊和她吃飯，一邊和她閑聊著。只見她一臉得意地說道「啊，伊雷娜小姐，你只是還不了解真正的我而已。」她把放在桌上的瓶子拿起，然後把水倒進了自己的杯子裡。「伊雷娜小姐也需要水嗎？要不我來給你倒一杯。」

「不了，謝謝。」我倒是更想見識一下艾希莉小姐真實的一面。

「還有就是，艾希莉小姐。」

「什麼？」

「這是醬汁。」

「撲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

目前在我看來，艾希莉小姐是個從不說不的人，縱使是被馴養的雛鳥咬了，箭掉了，連裝有醬汁和水的容器都分不清，她也就是那種過分天然呆和缺乏運氣的人。

我很好奇這樣的她到底是怎麼冒險到現在的。在那些時運不濟的日子裡，她也只是全心全意的投入到自己眼前的事物當中。

她是為了尋找女神才出來旅行的。即便如此，此刻的她依舊每天都辛苦地跑到雛鳥身邊，代替它們的親人喂食。並沒有誰要求她這麼做，就只是她自己的意願。

要是繼續在這裡喂食，只怕她會離女神越來越遠吧。

晚飯結束後的閑聊中，我委婉地問了她一句。

你不會覺得不安嗎。

「……爸爸曾對我說過一件事。」

或許是因為她吃得太飽的緣故，艾希莉小姐的眼皮顯得有些沈重，她用迷糊的眼睛說道。「只要一心一意地努力，總有一天會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所以才不會對對在眼前困擾的人和鳥都視而不見啊。

「你可真是個徹頭徹尾的爛好人啊。」

「這句話對一個和爺爺吵架後就離家出走的不良少女來說有點可惜了吧。」

說著說著，她溫柔地笑了。

沒過多久，她在談話的時候嗯的一聲，一下子睡著了。她雖然總是笑口常開，但還是很容易被來歷不明的人糾纏，甚至卷入麻煩的事情當中，以至於她在無意識之中累積了疲勞。

「真拿她沒辦法。」我也沒打算打擾她，而她也開始發出舒服的呼嚕聲。

「請問你們是在尋找女神的那兩個人嗎？」

.....

就連睡覺的時候都能被奇怪的男人搭訕，這是想怎樣啊？難道在她體內散發出能夠招來古怪人類的氣味嗎？

突然出現在我們座位上的是一個舉止沈穩的男人，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他拉出我旁邊的椅子坐了下來。

「我聽朋友說了。有一個由魔女和弓手組成的二人組正在尋找女神。」

擅自開始進行談話了啊。

不是，這會讓我很困擾的。

「很不巧，我並沒有打算和誰一起去尋找女神。」或者說，我壓根就沒打算去尋找女神。

「是嗎？那真是太遺憾了——」男人這樣說著，可卻絲毫沒有想要退縮的意思。

不僅如此，他還是用很親昵的語氣說道。

「女神的話，我們已經找到了。」

等等。

「……你剛才說什麼來著？」

是我耳朵不好使了嗎？

「我是說，我們這邊已經找到女神的住所了。剩下的就只有捕獲了，為此，即使一個人也會想要很有實力的同伴吧？所以我才回過來跟你們打聲招呼。」

之後，他提出了與他可以的外表完全相反的非常有魅力的條件。只要從女神那裡采集羽毛和爪子就可以換取報酬，同時也會支付一部分給我們。

對於一直過著不幸日子的艾希莉小姐來說，沒有比這更理想的條件了吧。

「可以嗎。」

男人再次問我。

「不好意思。事實上我也只是在幫她的忙——」我戳了戳正在對面酣睡的她的頭。「決定權在她這邊。」我說。

真的是時運不濟啊。

就在被帶入絕好的話題的時候，她竟悠然自得地睡著了。

「嘛，說的也是。那還是等那邊的孩子醒來之後再——」

大概是想說句話吧。只見這個男人突然盯著正在熟睡中的她，固若金絲。

謔，這是怎樣？結果這個男人也是被她的魅力所吸引的奇怪男人之一嗎？我對眼前的他投來懷疑的目光。

然而男人低聲說出來的話，竟是我意想不到的。

「……艾希莉？」

他說出了她的名字。

與其說是第一次見面時就猜到了她的名字，倒更像是從很早以前就知道她的名字。

「……………嗯？」

男人的聲音把艾希莉小姐給吵醒了。

她微微睜大了眼睛，隨即倒吸了一口氣。

並不是因為陌生的男人就在眼前。

和他一樣，她好像從很早以前就認識了。

「你是，爸爸……？」

那正那個告訴她只要一心一意努力總有一天會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的始作俑者，同時也是她全心全意的努力奮鬥所換來的結果。

「事實上呢，我從很早以前就已經找到了女神的住處了。」

長年從事冒險家工作的艾希莉小姐的父親說，女神這種生物其實並不是什麼傳說中的生物，而是一種極其普通的生物。

或許正是因為其擁有美麗的身姿和特別的身體，且十分罕見，警戒也很強，因而很少在人們前露面。

「人們常說女神是傳說中的生物，這個說法是錯誤的。但女神是確實存在的。」

艾希莉小姐的父親從口袋裡取出一根藍色的羽毛。閃閃發光的羽毛蘊含著魔力，湊近一看，哪怕只是觸碰一下，似乎就能讓身體切實感受到有力量在湧現。

「它還具有治癒能力，只要有它在，傷口就能很快痊愈。自從有了它，就再也沒有擦傷和撞傷了。」

「這個我知道！」

與父親久別重逢的她，似乎比平時更有活力了。她也隨即從口袋裡取出了一塊閃閃發光的藍色寶石。

「我相信你一直都在。」

她把寶石抱在胸前，如此說道。

「……那個是。」父親倒吸了一口氣。寶石散發出的光芒比他的羽毛還要微弱，但還是具有足以吸引他人眼球的魅力。

「艾希莉，這個，你到底是從哪兒……？」

「是我從家裡帶來的！」

說著說著，艾希莉小姐硬是把寶石塞給了父親。

「……讓我收下真的好嗎？」接過禮物的父親看起來有些不知所措。

「也沒什麼大不了的，而且這本來就是爸爸你的東西對吧？我是為了等到和爸爸見面後能親手交到你手中才一直帶著的。」

所以是時候還你了，她笑著說道。

「這樣啊……」父親摸了摸手上的寶石，用手指劃過確認觸感。很快就被昏暗的光線迷住了。「謝謝你，艾希莉。」

接著他撫摸了她的頭。

「啊，這……在朋友面前不要這樣……會讓人家笑話的。」她就像長大後的女兒那樣害羞了呢。

雖然沒做什麼讓我發笑的事，但在眾人面前踮起腳尖的她多少還是有點可笑，最後連我也忍不住笑了。

時隔多年的父女重逢。

不正是值得讓人會心一笑的情景嗎。

「既然艾希莉你把這個給帶來了，那可就真是幫了我大忙了。這樣一來，明天開始的計劃也能順利進行了。」

「？這話怎麼說？」

艾希莉小姐歪著頭。父親說「事實上呢，我之所以打算招募弓手和魔法師作為夥伴，是因為我打算在明天的作戰中稍微粗暴地模仿一下那個。」

「粗暴的模仿」又是什麼？我也像艾希莉小姐一樣歪著頭。

「女神的戒心很強，且是一種兇暴得讓人無法控制的鳥——為了捕獲它，無論如何都要冒著生命危險。可若是強行進攻的話，很有可能會把女神殺死。情況多少難以控制。」

「……嗯。」

據說女神是一種非常反複無常且異常敏感的生物，由於其過於兇殘，有時也會因為被捕獲的壓力而死去。

「上次捕獲的時候就是這樣，我和我的同伴們本來是已經一起捉到它了，可在搬運的過程中，它卻被自己吐出來的火焰給燒死了。」

結果沒能采集到爪子和羽毛，唯一得到的，就只有他剛才舉起的那根羽毛。

我問他「就連女神之淚都也沒有得到嗎？」話說回來，要是被火包圍的話，那眼淚估計也不會留下了。

他理所當然地搖了搖頭。

「當然沒有。」他接著說道。「順便說一下，魔女小姐，女神之淚其實並不是女神哭泣時留下的眼淚所變化而成的寶石。」

「嗯？」

是這樣嗎？

「眼淚怎麼可能會變成這麼如此漂亮的寶石呢。」他一邊搖頭，一邊懇切地教導對此一無所知的我。

據說，女神之淚凝聚了女神本身的力量。

「這是我們父母那一輩的魔法師和冒險者做的，具有能夠偽裝女神存在的效果。」

「偽裝存在？」

「總的來說呢，只要有了這個，女神就會誤以為是自己的夥伴在靠近。上次捕獲的時候若是能有這個的話，就不至於眼睜睜的看著它用火焰燒到自己的身體了吧。」

確實，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只要有了艾希莉小姐帶來的這顆寶石，對於瞄準女神的他來說，無疑是一大喜訊。

在這裡，我忽然想起了她被雛鳥們親近的樣子。

「……………」

問題是艾希莉小姐知道女神之淚所具有的效果嗎？

「唔……原來還有這樣的效果啊……」

實在是太厲害了，她啪啪地拍了拍手。原來如此，你是真的什麼也不知道啊。

「真的很謝謝你，艾希莉。托你的福，我的願望會實現的——」

他激動萬分地擁抱住了艾希莉小姐。



她在出發前就一直在尋找的女神。那個夢想近在咫尺，而引導他實現夢想的正是因憧憬著他而成為冒險者的自己的女兒。

對他來說今天無疑是最幸福的一天了吧。

恐怕對她來說也是。

「……唔。」

她已經不會再說什麼害羞之類的話了。

只是用力抱住父親。然後對他回答道，「明天要加油哦」。

然而在這種時候不懂得察言觀色的正是我這個旅人。

「明天幾點？在哪裡集合」

我在一旁說道，既然要早起，那就趕緊先回旅館睡覺吧。

進入了只有兩人世界的父親不顧別人的目光，只是苦笑著離開了艾希莉小姐。

「沒必要早起。因為女神的巢穴就在距離這裡不遠處。」

他這麼回答。

「是這樣嗎？」

「嘛。巢穴就在騎馬大約要兩小時的地方——」

所以中午在我們的據點前碰頭吧，他這麼說。

據點又在哪裡？當我這樣問他的時候，他拿出這個國家的地圖，並做了標記。就在我們現在說話的餐廳附近的倉庫。據說他現在就住在那裡，和同伴們一起作為冒險者進行活動。

那麼女神又在哪裡呢？當我這麼問他的時候，他半開玩笑地對我說「可千萬別跑偏了哦。」一邊用釘子釘著，一邊在地圖上做了記號。

「……原來如此。」

我點了點頭。

「……………哎？」

艾希莉小姐發出一聲驚呼，然後又很快閉上了嘴。

我一直都很確信艾希莉小姐的運氣總是這麼背。

因為她父親標記的地方，正是山嶽地帶。

而那正是艾希莉小姐常去的地方。

那些雛鳥們的住處。

第一次見到她的那天，她告訴我自己的旅途充滿艱辛，在那之後，她的旅途依舊充滿艱辛。雖然是一位冒險者，可她也不過是個不諳世事的鄉下人。一個人旅行是她這一生中從未經歷過的，而掌握的知識也只是從她的父親偶爾講給她的冒險故事那裡了解到的。唯一值得炫耀的，就只有她掌握到的弓箭技術了。

更準確來講，她就是只是一名馬馬虎虎、容易應付的冒險者。長著一張和藹可親的臉，又年輕又溫柔。因為在訪問各國的時候，深受人們的信賴。

「那個，你是冒險者對吧？事實上我這裡遇到了點小麻煩——」

在某個國家遇到了一位老婆婆，她希望她能幫忙驅除每天晚上都在破壞田地的獸群。

「好啊！包在我身上吧！」

她二話不說接下了這個委托。因為對她來說，冒險者就是給人們帶來希望的人。積德行善對她來說更是理所當然的行為。

「完事了！」雖說是理所當然的行為，但驅除獸群是一個體力活。工作結束時的她雖然早已筋疲力盡，但她還是用笑容來掩蓋。畢竟冒險者可是給人們帶來希望的人。

「真的很謝謝你。雖然不是很多，但還是希望你能收下。」

「哪裡哪裡。我只是做了自己該做的事情而已」

謝禮什麼的就不用了吧，艾希莉小姐擺手說道。老婆婆硬是把錢塞給她，然後對她說道「沒關係，沒關係，盡管收下就好了」。

「哎呀，這可真叫人困擾啊，可以嗎？那真是謝謝了。」嘴上這麼說，結果還是收下了這些錢。畢竟旅行還是需要點盤纏的，但對於標榜善行大義名分的她來說，「錢？不是，要我收下這些真的好嗎？」這樣的故作姿態也是很重要的。

收到錢的她在老婆婆離開後，偷偷的確認了一下。

三枚銅幣。

在這裡給大家舉個例子吧，三枚銅幣的價值就相當於可以買到。

三片麵包。

就這些。

——真的很少呢。

就在這時，從她的腦海裡閃過一些真心話。

不不不，這樣可不行。明明打從一開始就沒有提出要收取任何費用卻還是接受了委托，人家好心好意給了錢，就應該對老婆婆的善意感恩戴德才對吧。她這樣告訴自己。

身為冒險者就必須做有益於他人的事。

但也需要錢。

伴隨著這兩種煩惱的她繼續冒險著，結果，她卻還是一直上當受騙。像她這樣的爛好人，難免會成為壞人們的犧牲品。

「冒險者妹妹。聽說你在尋找那個被稱為女神的鳥對吧？這麼說來，我好像見過那樣的鳥。」

在某個國家，有個看似輕薄的男人對她這樣說道。「如果你想知道的話，就替我工作吧」，艾希莉小姐對這個一看就知道是正確信息的男人的這句話毫不懷疑，便答應幫了他的忙。

像是捕獵野獸，還有搬運行李什麼的。幫忙工作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那個男人把一張紙片遞給她，「謝謝你了！你瞧，這上面就有那個女神的住所了。」，在說了這話之後便離開了。

「謝謝你，大叔！」

她打開紙一看。

——是一張白紙。

「哎，等一下，這不就是一張白紙嗎？等等啊！大叔！快回來！」

說白了就是把女神的信息當作誘餌來利用。結果那個大叔早就逃走了，沒有得到任何報酬，這幾天的努力也只是白費功夫。

她就是這麼一個容易被騙的極度爛好人，有著只要一遇到麻煩就會主動出擊的性格。

只要遇到迷路的孩子她就會立刻伸出援手。對她來說，冒險者這麼做是理所當然的。

「幫助困難之人正是冒險者的職責所在。」

某一天。我和她再次相遇，當我問她「你在這裡做什麼？」的時候，她是這麼回答我的。

環顧四周後她也這樣問我。

再次見到她是在與世隔絕的山區。此刻的她正位於四周被巖石覆蓋的場地中心那裡。在手拿獸肉的她面前，一群出生不久的雛鳥們正為了覓食而鳴叫著。

「看起來不是人呢。」

「真細心呢。」

她一邊鼓起臉頰，一邊給那群有需要的雛鳥們喂食。那是一種身體是黑色，且身長大約有我的膝蓋那麼長的鳥。雖然大小一般，但它們似乎很親近艾希莉小姐，從巢裡唧唧地催促著食物。就好像把她誤認成是母鳥一般。

「這些孩子怎麼了嗎？」

我走近鳥巢那裡窺視著。緊接著，雛鳥們突然哇啦哇啦地叫著，又是吹火，又是扔小石子的，甚至在我腳邊吐東西。

我好像被它們給討厭了。

「你剛才做了什麼，伊蕾娜小姐？」

「我沒做什麼。」於是，我又問了一遍。「話說這些沒禮貌的雛鳥到底是什麼」。

「貌似只對伊蕾娜小姐你不講禮貌來著.....那是一周前我在冒險途中偶然發現的。鳥媽媽似乎

不回來了，我發現它們的時候看上去已經非常消瘦，目艮看就要死了。」

「哦。」

所以才想代替鳥媽媽擔負起照顧孩子的重任吧。想必是頻繁地來往吧。那些啾啾叫著的雛鳥們，看起來真的很信任她。

她一邊撕肉給黑羽毛的雛鳥們吃，一邊對我說。

「我現在就住在附近的國家，只要一有時間就會過來給它們喂食。」

「附近的國家.....？」這一帶咋看之下都不像是有國家的樣子啊。

「這一趟需要多久？」

「只是騎馬的話就要兩個小時。」

「那你是怎麼把握時間的？」

「這些孩子要是無人喂食的話肯定會死的.....再加上來回就要花上四個小時，現在也只能走一

步算一步了。」

「你還挺認真的嘛。」

「我只是在做理所當然的事。」

等待家人回家的這個過程也是很辛苦的。

她小聲嘀咕著0

真是個超級爛好人啊。「那你打算堅持多久？」

「要不？堅持到這些孩子可以自己飛起來好了。」

她半開玩笑似的哧哧地笑著。

可從她迄今為止的言行來看，也許真就不是鬧著玩的吧。

她現在所停留的國家正好也是我接下來要去的國家，因此我們並非只是互相打招呼，而是一起前往那個國家，然而是一到國內就去逛精肉店，似乎是在為給雛鳥們尋找食物吧。

結果她就是這麼一個爛好人。小的時候從父親那裡聽來的許多旅行故事中，並沒有包含得失計算在內。

盡管如此，她還是想成為自己小時候理想中的冒險家，或許這個過程有著連她自己都無法想象的困難吧。

望著來回挑著食物的艾希莉小姐的背影的我忽然想到。每天光是騎馬，來回就要兩個小時。如果換做是乘坐掃帚飛過去的話，我想只要用不到一半的時間就可以到了吧。

冒險者總是在幫助別人。

但是追求理想往往都是相當困難的。不管工作也好，學校也好，總之什麼都好。原本夢想著美好的世界飛奔而出，可一到目的地的時候，

卻發現那裡連一朵花都沒有盛開，這種事也是常有的。盡管很多人都會對這樣的現實感到沮喪，但還是習慣了這樣的生活。

「那個，伊蕾娜小姐。你覺得那些孩子更喜歡哪塊肉？」

在這樣的世界裡，一直懷著夢想著她的身影，在旁人的眼裡相比都很耀眼吧。原來如此，這樣就可以理解那些奇怪的人總想接近她，甚至想把她給騙來利用的原因了。因為像她這樣的人真的很顯眼。

「我想不管挑哪個它們都會高興的把。」

只要是你給的東西都可以，我是這麼跟她說的。

「我想不管挑哪個它們都會高興的把。」

「有你這麼回答的嗎。」她就好像是在責備我似的鼓起臉頰，緊接著，她「嗯.....」了一聲，

當場陷入了沈思。

在她眼裡，這個世界是怎樣的呢。

「算了，不管了！兩個都買總行了吧。」

結果她放棄了思考，一邊哎嘿嘿的笑著，一邊拿著兩塊肉回到了我的身邊。

我原以為會有一些奇怪的人會想要欺騙她，利用她，說不定她本身就有吸引人的特質。

自那天起，我自然而然的投入至I」她的興趣當中——說白了就是我也在照顧那些鳥。沒有明確要求我幫忙，反正我也閒來無事，所以沒什麼的。

「小姑娘，你好像是在找那個叫做女神的鳥對吧。最近這附近也有一支和你一樣在尋找女神的冒險者的集團，你知道嗎？只要你肯付錢，我就可以把你介紹給他們。嘿嘿嘿.....」

「哎？真的嗎？P主，太感謝了！多少錢？」

「嘿嘿嘿嘿.....那麼要多少呢.....」

嘛，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對她有點擔心過頭了。

「還是你自己去吧，艾希莉小姐。不要理那種人。」我硬是拉著她離開那家店。回過頭一看，那個可疑的店主正在仔細打量著艾希莉小姐。

總覺得好可怕……

「等等，伊蕾娜小姐！你這是幹什麼呀！好不容易才有了女神的線索！」

我也理所當然地妨礙了她，盡管生氣的她了一個勁的抗議。

「和那種人一起找女神也未必是件好事啊。」

那些總想著要說服艾希莉小姐的男人們，只要是和女神有關係的人，就沒有一個是像樣的。不管怎麼說，從那天起，我就開始在幫她了。

說到要做的事，早中晚都只是在重複著同樣的事情。

到市場去給鳥買肉吃。僅此而已。也沒說那麼難的。根本用不著去多想。畢竟像這樣的事情

不管是誰都可以做得到。

也並非絕望到運氣不佳。

「好，好，今天也帶食物過來了哦——」走出國門來到雛鳥們身邊的艾希莉小姐，開始把剛剛買來的肉撕碎給它們吃。

雛鳥們高興地在巢中活蹦亂跳起來。

艾希莉小姐看到它們這副樣子，臉上也露出了笑容。

「討厭！超可愛的！」「在我看來一點也不可愛。」「可愛得讓人想吃。」



「我覺得把這話用在鳥的身上太不合適了。」你該不會是把這當成是雞肉了吧。

「就算把這些孩子放在眼睛裡也不會痛的……！」或者應該說是母性在生根發芽吧。她拿著食

物向巢伸出手，眼裡充滿了愛的情懷。

話說又回來，這些雛鳥們看上去都很餓啊。

其中一只雛鳥用力咬住了艾希莉小姐的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山中回蕩著她的叫聲。

大概雛鳥們覺得艾希莉小姐也可愛到讓它們想要吃吧。回去的時候，我以「真是絕妙的相親相愛呢」這句話鼓勵著她。

給雛鳥們喂食的錢都已經花完了，她自然地開始否定到現在為止都在給肉店付錢的日子，以至於她說出了「唉，我好歹也是個弓箭高手啊？肉什麼的難道就不能自己去捕獲的嗎——」這樣的話。

「嘿。是這樣嗎。」

「難得你來了，正好在你面前露一手。」

說著說著，她帶著我來到了附近的森林。放眼望去，剛好看到在水邊佇立著一只小鹿。艾希莉小姐認為這正是她在當地練就的本領的好機會，於是便開始從暗處拉弓。她的眼神看起來很認真。瞪著獵物的眼睛絲毫沒有半點平時那版爽朗的感覺。

接著，在她深呼吸的那一刻，箭從她的手上滑溜溜地射出。

咄的一聲！

一頭紮進了樹幹。「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

由於她的怒吼，森林裡的野獸立刻全部逃走了。

「我現在只看到了你不好的一面。」

那天晚上，我和她在餐廳一邊和她吃飯邊和她閑聊著。只見她一臉得意地說道「啊，伊雷娜小姐，你只是還不了解真正的我而已。」她把放在桌上的瓶子拿起，然後把水倒進了自己的杯子裡。「伊雷娜小姐也需要水嗎？要不我來給你倒一杯。」

「不了，謝謝。」我倒是更想見識一下艾希莉小姐真實的一面。

「還有就是，艾希莉小姐。」「什麼？」「這是醬汁」

「噗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

目前在我看來，艾希莉小姐是個從不說不的人，縱使是被馴養的雛鳥咬了，箭掉了，連裝有醬汁和水的容器都分不清，她也就是那種過分天然呆和缺乏運氣的人。

我很好奇這樣的她到底是怎麼冒險到現在的。在那些時運不濟的日子裡，她也只是全心全意的投入到自己眼前的事物當中。

她是為了尋找女神才出來旅行的。即便如此，此刻的她依舊每天都辛苦地跑到雛鳥身邊，代替它們的親人喂食。並沒有誰要求她這麼做，就只是她自己的意願。

要是繼續在這裡喂食，只怕她會離女神越來越遠吧。

晚飯結束後的閑聊中，我委婉地問了她一句。

你不會覺得不安嗎。

「……爸爸曾對我說過一件事。」

或許是因為她吃得太飽的緣故，艾希莉小姐的眼皮顯得有些沈重，她用迷糊的眼睛說道。「只要一心一意地努力，總有一天會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所以才不會對對在眼前困擾的人和鳥都視而不見啊。

「你可真是個徹頭徹尾的爛好人啊。」

「這句話對一個和爺爺吵架後就離家出走的不良少女來說有點可惜了吧。」

說著說著，她溫柔地笑了。

沒過多久，她在談話的時候嗯的一聲，一下子睡著了。她雖然總是笑口常開，但還是很容易被來歷不明的人糾纏，甚至卷入麻煩的事情當中，以至於她在無意識之中累積了疲勞。

「真拿她沒辦法。」我也沒打算打擾她，而她也開始發出舒服的呼嚕聲。

「請問你們是在尋找女神的那兩個人嗎？」

就連睡覺的時候都能被奇怪的男人搭訕，這是想怎樣啊？難道在她體內散發出能夠招來古怪人類的氣味嗎？

突然出現在我們座位上的是一個舉止沈穩的男人，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他拉出我旁邊的椅子兵坐了下來。

「我聽朋友說了。有一個由魔女和弓手組成的二人組正在尋找女神。」

擅自開始進行談話了啊。

不是，這會讓我很困擾的。

「很不巧，我並沒有打算和誰一起去尋找女神。」或者說，我壓根就沒打算去尋找女神。

「是嗎？那真是太遺憾了——」男人這樣說著，可卻絲毫沒有想要退縮的意思。

不僅如此，他還是用很親昵的語氣說道。

「女神的話，我們已經找到了。」

「……你剛才說什麼來著？」

是我耳朵不好使了嗎？

「我是說，我們這邊已經找到女神的住所了。剩下的就只有捕獲了，為此，即使一個人也會想要很有實力的同伴吧？所以我才回過來跟你們打聲招呼。」

之後，他提出了與他可以的夕蔔表完全相反的非常有魅力的條件。只要從女神那裡采集羽毛和爪子就可以換取報酬，同時也會支付一部分給我們。

對於一直過著不幸日子的艾希莉小姐來說，沒有比這更理想的條件了吧。

「可以嗎。」

男人再次問我。

「不好意思。事實上我也只是在幫她的忙——」我戳了戳正在對面酣睡的她的頭。「決定權在她這邊。」我說。

真的是時運不濟啊。

就在被帶入絕好的話題的時候，她竟悠然自得地睡著了。

「嘛，說的也是。那還是等那邊的孩子醒來之後再——」

大概是想說句話吧。只見這個男人突然盯著正在熟睡中的她，固若金絲。

謔，這是怎樣？結果這個男人也是被她的魅力所吸引的奇怪男人之一嗎？我對眼前的他投來懷疑的目光。

然而男人低聲說出來的話，竟是我意想不到的。

「……艾希莉？」

他說出了她的名字。

與其說是第一次見面時就猜到了她的名字，倒更像是從很早以前就知道她的名字。

「.. 嗯？」

男人的聲音把艾希莉小姐給吵醒了。

她微微睜大了眼睛，隨即倒吸了一口氣。

並不是因為陌生的男人就在眼前。

和他一樣，她好像從很早以前就認識了。

「你是，爸爸……？」

那正那個告訴她只要一心一意努力總有一天會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的始作俑者，同時也是她全心全意的努力奮鬥所換來的結果。

當我們在第二天回過神來的時候，一切都結束了。

到了中午，我們就去了艾希莉小姐的父親所在的據點。他們是以四人左右的小團體而展開行動的，所有人都拿著用舊了的武器。似乎也有魔法師在裡面。從團體的年齡層來看，身為魔法師的女性看起來在二十五歲左右，而其余三位男性看起來在三四十歲左右。

據說這裡的每個人都是老練的冒險者，特別是靠以捕獲稀有生物賺錢為生。

即使是驍勇善戰的他們，也依舊被像女神這樣的對手陷入苦戰。

「這次對上的女神是雛鳥。因此需要比上次更加小心——這次我們家的艾希莉帶來了女神之淚，可算是幫了大忙。」

只要有了女神之淚就再也不用擔心了，父親豪言壯語地說。

在他看來，她現在能出現在這裡可以說是奇跡。因此他異常興奮。

「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很簡單，只要帶著女神之淚的人走到它們身邊，然後同伴用網捕捉，這樣就可以了。」據說只要擁有女神之淚，就可

以讓雛鳥們就能輕易地落網。

接下來的過程也很簡單。只要把女神之淚放在旁邊，雛鳥們就不會亂動，然後它們就會靜靜的自動送上門來。

「為此，我需要一個人來扮演手持女神之淚的誘餌——艾希莉，要不要試試？」

目光炯炯的他在說著這單純的作戰計劃的同時，把手放在了使自己的夢想更进一步的愛女的肩上。「托你的福我才能走到這一步，為此我想把這個重任交給你，以示紀念。」

「……………啊，你是說要我…………來做這個…………？」

艾希莉小姐顯得有些狼狽。父親則給了她勇氣。

「沒事的。你和我們一樣都是冒險者，所以可以做到的。只要擁有女神之淚就絕對不會遭到襲擊。更何況就算你會被襲擊，我們也會幫助你。所以要不要來試試啊？」

這一定是父親對女兒的感謝吧。

又或許是想盡身為父親應盡的本分吧。

「…………唔，嗯…………那個…………」

艾希莉小姐不敢說不，她也只能隨波逐流地朝著雛鳥們走去。

到達山嶽地帶的艾希莉小姐按照安排的那樣站在雛鳥們面前。接下來展現的就是我們熟悉的景象了。饑腸轆轤的雛鳥們為了向親鳥撒嬌，一邊大叫一邊張大嘴巴。

雛鳥們一定把每天送肉過來吃的艾希莉小姐當成是它們的親生父母了吧。

「——對不起。」

就在她微微說出這句話之後，躲在周圍的冒險者們一齊撒網捕獲雛鳥。接著，他們用熟練的動作封住雛鳥們的喙。為了不讓它們亂動，

他們還將它們的身體和腿給綁了起來，接著便一只一只地分別放進不同的籠子裡。

在此期間，雛鳥們一次也沒有鬧過。很有禮貌地慘遭拘禁。

然而，在籠子裡一動也不動的鳥兒們，在旁人看來也是相當悲哀的。在工作結束的時候，艾希莉小姐一直坐在鐵籠的旁邊。

「……………」一邊悲傷地垂著眼睛，一邊在一旁坐著。

父親溫柔地撫摸著她的頭。

「沒事的。搬運時盡量不要刺激它們。我可不想這些孩子像它們的父母那樣死去。」

之後雛鳥們被運到了艾希莉小姐父親的據點那裡。

他們可高興了。

多年來的辛苦終於有了回報。女神的羽毛和爪子都是相當稀有的，其利用價值可以說是無法估量的。特別是帶有魔力甚至具有治癒能力的羽毛，孰能不愛呢。

如果能人為地增加羽毛該有多好啊。或許在今後的人生中，就會有多到用不完的財產吧。

這是值得高興的事情。

「……………」

可即使知道，對於艾希莉小姐來說，也還是無法發自內心地高興起來吧。

「那個，爸爸——」

無法用語言表達感情的艾希莉小姐緊緊抱住了父親。

是不是哪裡有什麼不對。這不該是一件皆大歡喜的事情嗎。此刻的她大概是這麼想的吧。

「怎麼了，艾希莉，這樣我們就可以給更多的人帶來夢想了。」他高興地笑著說。

「你就是為此才成為冒險者的嗎？」

「當你一直追逐的夢想與自己的理念不同時，該怎麼辦呢？」

在這一切結束後，一言不發的我們去了常去的餐廳，然後她問了我這個問題。

她的眼睛茫然無措，沈浸在悲傷中。

「這可真是個難題呢。」

與實現了多年夢想的父親不同，她滿臉失望。理想和現實實在相差太大。孩提時代的她從父親那裡聽到的，終究只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也許人就是無法在理想中生存。追求理想生活是很難的。夢想著美好的世界飛奔而出，卻發現所到達的地方連一朵花都沒有盛開，這種事也是常有的。

這種時候該怎麼辦呢。

「儘管很多人都會對這樣的現實感到沮喪，但還是習慣了這樣的生活。」

因為無法實現理想的現實是無可救藥的。

「所謂夢想一般就是指放棄夢想，一邊忍耐一邊生活。」

「……………」

「要不了多久，就會忘記自己有過怎樣的夢想了吧。」

「……總覺得挺傷感的。」

「就是說啊。」

「……………」垂下眼睛的她又問了一個問題。「伊蕾娜小姐你呢？」



「什麼？」

「當你所追求的理想與現實不符時，換做是伊蕾娜小姐會怎麼做？」

「這可真是個難題呢。」

如果是我的話會怎麼做呢。

當我夢想著前往從書中讀到的故事中的地方旅行，卻發現實際並不像故事所說的那樣美好時，我會怎麼做呢。我一邊回憶，一邊描摹記憶，像講故事一樣這樣告訴她。

「我也許會和其他人一樣吧。」

被絕不僅僅是美好的殘酷現實所傷害，感到沮喪，並在此基礎上適應現在的生活。

「……………」看來她好像對我的回答不太滿意。她臉上的表情也依舊是陰陰沈沈的。

「果然是這麼回事啊。」

「就是這麼回事。」我一邊點頭，一邊接著說道。

「——不過，即使和理想中的不一樣，人生也並沒有因此產生太大的變化。」

「……………？」

見她歪頭不解的樣子，我便一臉自豪地挺起胸膛對她說道。

「我的夢想就是旅行，我從不旅途不理想而放棄旅行。」

「……………」

「憧憬僅僅是我選擇走這條路的理由，並不是我的人生。」

講到這裡，我正好有個疑問。

「你離家出走的理由，不正是為了尋找女神嗎？」

「哎？」

「從你剛才的樣子看來，就好像是這個世界的一切都結束似的，可就我所知道的看來，你的夢想不正是因為憧憬你父親的故事嗎？」

「……是這樣沒錯。」她壓低聲音說，像是在回避不在眼前的父親。

「可是，我爸爸現在所做的事情，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





「你還是不明白自己追逐夢想的理由嗎？」

「我在想，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至少我所追求的，並不是強抓雛鳥這一出，她如此抱怨道。

是的，沒錯。

「我到底該怎麼做？」

艾希莉小姐有些手足無措。

「那你想怎麼做？」

換做是以前的你，你會怎麼做？我問。

「……………」

然後她回答了我。

這麼說來，我倒是想起了一件事。

她在身為爛好人的同時，也是一位不良少女。

「沒想到你的女兒竟然真把女神之淚給帶來了。這次作戰得以成功可以說是奇跡啊！」

大獲成功的他們，白天圍著桌子沈溺於酒中。背著弓箭的那位便是艾希莉小姐的父親。其中還有一名男劍士正拍打著他的肩膀，為這次的成果感到高興。那裡還有一位安靜嗜酒的斧頭手先生。以及一位正在整理魔杖的魔法師。

一共有四個人。

「嗯，真要說是奇跡，其實也算是個奇跡吧。」艾希莉小姐的父親點了點頭，不過他的語氣感覺有些奇怪。「不瞞你們說啊，其實我早就知道那孩子出現在這個國家的附近了。」

哎呀哎呀？原以為是奇跡般的重逢，卻不過只是逢場作戲而已嗎？原本感人的父女團圓，竟一下子被毀於一旦了呢。

「這話怎麼說？」和我抱著同樣疑問的斧頭手先生插入到這段對話當中。

只見艾希莉小姐的父親這樣說道，

「我聽冒險者的朋友說，有位年輕的冒險者在這附近的國家裡徘徊。」

據說那位年輕的冒險者有著一頭金髮，背著大弓，為了尋找女神而四處旅行。

如果是在尋找女神的女孩子的話，說不定會成為協助者——他想要盡快把她作為同伴給拉攏過來。他就是這樣在那裡遇到了艾希莉小姐。

他大概是在看到她的樣子後才確信的吧。

自己的女兒成了冒險者。

「我很高興，而且更讓我驚訝的是，那孩子竟然也有女神之淚呢。」

「這麼說來，你好像以前就有了對吧？雖然是第一次聽說。」

魔法師小姐眯起眼睛說。父親揮了揮手，否定了她的這番話。

「不是，那女神之淚不是我的，那是我爸的。」

「令尊的？」

「雖然他以前也是個冒險者，但他老早就退休了——算得上是發現女神生態習性的始作俑者吧。女神之淚就是他和他的魔法師同伴做的。」

這時的我突然意識到，他所說的不正是那位討厭冒險者的老爺爺嗎。

「啊，難不成艾希莉小姐的爺爺之所以討厭冒險者，就是因為他對那些把女神之淚用於商業利用的人感到厭煩了嗎？」

不知不覺突然插嘴的是我。

他們嚇得轉過頭來，然後下意識地拿起了武器。畢竟是預料之外的人突然來訪，會有這種反應也是理所當然的吧。

「……………我記得你是，和艾希莉在一起的那個魔女對吧。你到底是從哪兒進來的——」

艾希莉小姐的父親一面對我放下戒備，一面對我問道。

從門那裡。

「……那鑰匙呢？」

「這個嘛，稍微……用了一點魔法。」

「……………」艾希莉小姐的父親對我含糊其辭的回答嘆了口氣。

「你那根本就是非法入侵吧。」

「別這麼說嘛。咱好歹也是一起捕獲女神的夥伴關係不是嗎。雖說是雛鳥。」

所以就請你們原諒我吧，我這麼對他說道。

「……………」我輕描淡寫的回答令他一臉苦澀。「所以呢，你是有什麼事嗎？」

「我忘東西了。」

「忘了什麼？」

我指著房間裡面的鐵籠。那裡有一群可憐的雛鳥和一顆被其誤認為是親鳥的女神的寶石。不管怎麼說。

兩邊都是吧。

「……你這是什麼意思？」

真是個不懂得察言觀色的父親呢。

「您的女兒正處於叛逆期。」

「哈？」

話音剛落，突然傳來一陣聲音。

咻的一聲——有支箭從我們之間穿過。同時切斷了父親的箭弦。

「……哈？」

同樣的聲音再次傳了過來，接著他們四人就好像是沿著弓箭的軌道一般，把目光投向剛才我走進來的那扇門外。

「——對不起。」

就在他們把視線聚集在一起的時候，她早已放出了第二支箭。只不過這次被斧頭手先生用斧頭給砍飛了。

他們從她射出的第二發中，感受到了明顯的敵意。

「——艾希莉！你這是在做什麼！」

父親大叫一聲，扔掉了沒用的弓然後拔出劍來。似乎終於理解到我們的意圖了吧。

在那裡等待著我們的，就只有不可避免的衝突而已。

斧頭手先生和劍士先生還有父親，三個人一起向艾希莉小姐發動了攻勢。

儘管艾希莉小姐連一只鹿也射不中，但此刻的她在這裡所展示的實力可謂是熟能生巧，一邊冷靜的跑著，一邊用箭一支一支的緊逼他們的武器。

斧頭手先生想要抓住她，卻被她轉身避開，然後這個男人被她用弓給打了一頓。

看來她已經沒有什麼問題了。

不管怎麼樣，還是先去回收女神的雛鳥和寶石吧。

我趁亂悄悄靠近籠子那裡——就在我快要靠近的時候，視線突然停留在那附近。身為冒險者的他們在平日的冒險中收集到的各種寶物被隨意放置。像是武器啊、魔杖啊、寶石啊，還有各種各樣的東西在這地上滾來滾去。

不愧是經驗豐富的冒險者。

「哎呀哎呀……」我撿起了一個武器。「值錢的東西總是被帶在身邊嗎……真好啊……」

「伊蕾娜小姐？你這是在做什麼？」

門那邊傳來了艾希莉小姐的聲音。從平穩的臺詞中，多少可以感受到一種「盡管放手去做吧」這樣的氛圍。盡管晚了一步。

「那邊的！快去攔住那個魔女！」

艾希莉小姐的父親大叫一聲。回過頭一看，只見魔法師小姐一臉不情願的朝著我小跑起來。順便一提，艾希莉小姐的父親倒在她身後的地上。似乎被她的女兒用弓給揍了一頓。

我本打算趁著混亂把鐵籠給一把奪過來。

似乎被看穿了呢。

這下尷尬了。

「那個，這些孩子要是被搶走的話，會很困擾的……」

所以請你投降吧，一臉謙虛的魔法師小姐把魔杖指向我這邊。

哎呀？

「啊，那根魔杖，不正是在『妮可的冒險譚』裡提到的，妮可使用的那根魔杖嗎？」

「哎。你也知道這個？」

「你也喜歡嗎？」

「呵呵呵呵。事實上，我正是因為憧憬魔女妮可才成為冒險者的。」

「哎呀哎呀。」是個相當狂熱的粉絲呢。

「雖然對你來說有點過意不去，但是這根魔杖我要沒收了。」

我隨即用魔法將魔杖給彈飛了出去。

「啊！我的魔杖！」

順便說一下，在『妮可的冒險譚』中出現的魔杖，是從很早以前就流通的古董魔杖。同樣作為她的粉絲，我可不希望它的上面留下半點劃痕。

為此我在將其彈飛的同時在空中又附上了一個魔法，使其處於緩慢飄落的狀態。

「啊。真溫柔啊……」

我們兩個都靜靜的看著緩慢下落的魔杖。

……現在可不是悠悠哉在的時候。

我從鐵籠裡取出了女神之淚。



作為雛鳥們的母鳥——的替代品被奪走，之前的寂靜就好像是謊言一樣，它們很快開始慌亂起來。為了能讓它們在籠子裡自由活動，我也順手將繩子給解開了。

它們開始在籠子裡劈劈啪啪的亂撞。

「伊蕾娜小姐。」

背後傳來一個聲音。

當我再次回過頭一看，眼前就只有倒在地上的三人和在他們面前舉起弓箭的艾希莉小姐。

那支即將射出箭的軌道，似乎要延伸到我這裡。

更準確的說，是我手中的女神之淚。

「請把那個，丟出去。」

恐怕這並不是為了把它交給艾希莉小姐才把它給丟出去的意思吧。

只要還有這顆女神之淚在，雛鳥們就會誤以為親鳥一直在它們身邊。只要還有女神之淚在，就一定還會再有像他們那樣利用它的人出現。

「可以嗎？」

「當然。」

這樣的東西最好不複存在。為此我想要毀掉這顆女神之淚。

這才是她真正想做的事吧。

我把這顆女神之淚給丟了出去。

「艾希莉！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倒在地上的父親發出了近乎慘叫的悲鳴。

「我知道！」

她點了點頭。

然後把箭給射了出去。

「就只是一塊破石頭而已。」

緊接著，那顆女神之淚，碎了。

「要不了多久，無可救藥的後悔就會像毒素一樣蔓延至全身。」

在一個位於鄉間的小國裡。

艾希莉小姐的爺爺就好像懺悔一樣，向我講述了以下內容。

「女神之淚這顆寶石是一個偶然的產物。我和我的同伴們本打算用稀有的鳥的遺體做些什麼，反複試驗，最終做出來的就是那顆寶石。」

艾希莉小姐的爺爺在剛把寶石做出來後不久，就與女神相遇了。「那是一種美麗的鳥。它有著魔力般的羽毛，還有能切斷一切的爪子。我從未見過如此美麗的鳥。」

令人驚訝的是，出現在他們面前的女神竟把他們當成了同伴。他們很快就意識到，如果擁有女神之淚，女神就會毫無戒心地靠近自己。

然後他們開始研究女神。

可不管怎麼調查，他們終究還是被這完美無瑕的鳥所吸引。並對它愛不釋手。不久，他們便開始為爭奪女神之淚而起了爭執。

「之後我們就自然而然的不歡而散了。」

就不該拿著那樣的東西——老爺爺不屑地說。

這是他的第一個後悔。

第二個後悔是，他把自己身為冒險家時的故事講給自己的兒子聽。

「我的兒子在他的小時候就被我說給他聽的旅行故事給迷住了。結果他也變得和我的同伴們一樣。這都是我害的——」

然後，他的第三個後悔是。

「我希望我的孫女，艾希莉她，不要再重蹈我的覆轍……」

然而這樣的想法，卻沒能夠傳達給她。

身為孫女的艾希莉小姐非但不顧爺爺的再三勸告，反而離家出走，成為了一名冒險者。

無可救藥的後悔，正侵蝕著這位老爺爺。

日複一日，年複一年。

「……………」

最後一次見到艾希莉小姐，是在距今約半年前。

自我和她一起把女神的雛鳥放回巢的那天起，就再也沒有見過她了。

「接下來你有什麼打算？」

失去了女神之淚這一虛假至親，在牢籠中掙紮的雛鳥們好不容易回到巢中，在那之後，我問了艾希莉小姐這個問題。

雙手抱著肉的她在說了句「什麼？」後，面帶笑容的回過頭來看我。

「那些雛鳥們也許不會再像從前那樣親近你了。在那之後你打算怎麼做？」

「還是和以前一樣啊。喂養它們，照顧它們，直到它們可以自立。」

看來還是沒法像從前那樣黏在一塊的照顧它們了呢——看著那些隱藏著威嚇的雛鳥們的她苦笑了起來。

畢竟對她來說，冒險者本應是給她人帶來救贖的人。

小時候的她憧憬著書裡的冒險者，至少對她來說是這樣的。

即使小時候憧憬的故事主人公的真實身份與理想中的相距甚遠。

也沒有什麼關係了。

眼前的現實也許會否定憧憬本身。

但這並不意味著之前度過的每一天都是白過的。

「我想好了，等這些孩子能飛了，就回趟老家。」

「這樣啊。」

「我得向我爺爺好好道個歉。」

親手打碎了女神之淚。不聽他的忠告就擅自離去。而且還對他說了很過分的話。

之後的事我想等回到家之後再做打算，她是這麼跟我說的。

「啊，對了，伊蕾娜小姐。」

她把肉從遠處丟給雛鳥們之後，又接著對我說道。「伊蕾娜小姐你是旅人吧。有打算去一趟我的老家嗎？」

「可我不知道你老家在哪兒。」

「那我把地圖給你好了。」

「是有什麼事想讓我幫你跑腿嗎？」

在這麼問她的同時，大致上是有了點頭緒。

「可以的話，希望你能代替我，把女神之淚的的碎片交還給我的爺爺。」

她一邊說著我好像還要再花一點時間，一邊把包遞給我。裡面塞滿了碎得七零八落的寶石碎片。然後她把地圖遞給我，連問都不問一聲，只是對我說了一句「拜托你了」。

她好像已經打算要我替她過去拜訪他了。

「嘛，要是你沒什麼意見的話我可以過去看看。」

就是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當時的我是這麼回答的。

在那之後大概過了半年。

按照約定，經過了半年的歲月，我來到了她的故鄉，把碎片遞還給她的爺爺，然後向他講述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總之呢，最後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她過得很好，現在應該也過得很好吧。」

知道了父親的情況的艾希莉小姐心裡多少有些不安，而她的不安也正是在那一瞬間產生的。還有就是她總是表現得很開朗，現在也一定也做得很好吧。

「那她有說什麼時候回來嗎？」

「沒有，她沒說具體什麼時候回來。」

「這樣啊——」

他大概是在擔心孫女的安危吧。

「不過我想，她應該很快就會回來的吧。」

所以說，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大概吧。

我一邊漫不經心地說著，一邊擡起頭望向窗外。

在那耀眼的藍天中。

宛如女神般美麗的鳥，正一臉愜意的在那裡飛著。

## 第二章 旅行的殺人鬼

「喂。跟你說個恐怖故事可好？」

我初次聽說那個殺人鬼的事情還是在昨天。

「這是在這片地方很有名的一個故事。殺人鬼的樣子、年齡誰都不知道。畢竟，不可能有目擊者嘛。不過他一直是用同樣的手法殺人。據說，這在國與國之間巡遊的殺人鬼，也不知何時起就被叫做『旅行的殺人鬼了』呢。」

在一個城市很有人氣的咖啡店。

她坐在我的面前，一邊將叉子插進巧克力蛋糕，一邊很愉快地跟我滔滔不絕。

她的頭髮黑而長，腰上別著短劍和杖子。

她的名字叫莉塔。

聽說平時是和夥伴三個人一起在國家國家之間旅行的魔法使來著。

「是嗎。」

但是，要說為什麼這位旅行者和我兩個人單獨一起吃飯呢，那只能說是單純的命運的巧合了。

非常坦率地說的，我是在旅行半途中，輕飄飄地大腦放空，然後不知不覺中就排進了一個人氣店家的隊列當中。對於想消磨時間的旅行者來說，遇到個隊就去排不是理所應當的事情嘛。

「客人您是幾位……誒？一個人？……請稍等。……那個，對面有客人也可以嗎……？」

隊伍排成長龍的結果是我在店員的引導下坐到了莉塔小姐的對面。

「呀謔～」

面對初次見面的我，莉塔仿佛和我是舊識一樣自來熟地打招呼。

之後我們互相簡單地做了自我介紹。

「我是灰之魔女伊蕾娜。」我說道。

「Hmm。伊蕾娜小姐嗎。請多關照。你的衣服很不錯呢。」

「是嗎。」

「雖然不是我的菜吧。」

「您在說什麼呢？」

才剛見面幾句話聊下來，別的不清楚，唯獨她是個怪人這一點我算是明白了。

之後，她也報上了自己的名字，告訴我她是一名旅行者。

聽她說她是暫時和旅行夥伴二人分開行動。問她原因，她就指了指自己正在吃的蛋糕。

「我是聽我夥伴說的嘛，說這邊的蛋糕不來尝尝就虧大了」

那麼店前的隊伍排這麼長的理由也就明白了。

之後，我們的話題轉到了閑談，不知道為什麼，她就突然開始說起殺人鬼的故事了。

「真是不安的故事。」

「對吧對吧！——」

「並且不是在吃飯時候該說的故事。」

「是這樣嗎——」莉塔小姐悠閑地回答，一邊嘴巴鼓鼓地咀嚼著食物。

她大概是那種不聽別人說話的類型嗎。之後她也一直在跟我說「旅行殺人鬼」的故事。

「一言以蔽之就是，這一切是提醒人的注意哦。旅行的殺人鬼的目標，基本都是旅行者呢。」

「那是盯上旅行者的旅行者殺人鬼嗎？」

這特性也夠怪的。

「這殺人鬼的目標，主要是女性的旅行者。而且，非常讓人惡心的是，這殺人鬼呀，他一定會把衣服全部盜走。」

「盜走衣服？」

我歪頭不解。

她點頭肯定。

「把對方穿著的衣服呀，啪嚓——，這樣撕下來，然後啪嚓——這樣再給他換上衣服」

「不好意思我完全不懂」

聽完全沒有詞匯量的她解釋說， 這個連續殺人鬼在殺人的時候一定要把被害者衣服全部脫下來，之後再給替換上另一位陌生人的衣服，這才離開。

「然後？那位陌生人又是誰了？」

「是上一位被害者」

「……」

「同時也是片刻前殺人鬼的樣子」

「……」



也就是說呢，這位旅行殺人鬼把殺死的人身穿的衣服穿到自己的身上，變成了那個人，厭倦了之後再犯下另一樁殺人罪行，穿上被害者的衣服成為另一個人……就這樣子，在國與國之間流竄，似乎這就是他採取的一貫手法。

「用換裝的感覺犯下殺人罪，真是危險人物呢。」

「是呀」

「但是，為什麼要刻意去換衣服呢？」

「你問我我也不知道呀。我又不是專家。」雖然這麼說，還是滿嘴臆測呀，這位莉塔小姐。「大概，是為了虛榮吧。」

「虛榮嗎？」

「這位連續殺人鬼想要以迄今為止的殺人而自傲。所以，他才刻意留下讓人能夠發現犯人線索的痕跡才逃離呢。然後，作為殺人的紀念，要奪走下一個被害者的衣服。就這樣循環往複。你在街上見到好的衣服的時候，都會想『這衣服真不錯呀——』『啊，但是，這邊的衣服看著也很好呢』，會這樣斟酌考慮起來的，對吧？然後當你買到新衣服以後，一定得試穿，對吧？大概對於殺人鬼來說，殺人就是這種感覺吧。」

「……原來如此」這份臆測倒是感覺能說的通。「這可真是不得了的危險人物呀。」

「是。所以我才要提醒人注意呀。」穿著漂亮衣服的話，就可能會被盯上哦——她說著，一邊露出壞壞的笑容。

旅行殺人鬼的故事似乎在這一片的旅行者之間還是挺有名的故事。那可是剝下別人全身上下衣服然後變成他人的兇犯。明明有這樣明顯的特征廣為流傳，卻到現在還沒有被抓住，是不是因為他太過於擅長變裝呢。還是說他太過於擅長躲藏呢。

不管哪一種，這確實是很有價值的信息。

「魔女小姐也要小心喲。旅行殺人鬼可是主要在夜裡活動的。被害者都是在旅店被殺的。」

對於夜裡的訪客，要特別留心為妙哦——莉塔小姐說著嘻嘻地賊笑著。

「這算是恐嚇嗎？」真是令人不安。

我不悅地眯縫起眼睛，莉塔卻悠悠地說了下去。「在這世上，不是有些事情是不知道為妙嗎？大概，我覺得這個故事也是那一類吧。」

「畢竟嘛，要是聽別人說了這種事情，之後一段時間，旅店的夜晚都會變得很恐怖吧？」

有一說一，確實。

「所以這種事，你還刻意在吃飯的時候說嗎……」

「因為我也是聽旅伴說的，超級恐怖的嘛。就送給你聽了」

「那還真是多謝您吉言了」

我還是不覺得這是適合在吃飯的時候嚴肅談論的話題。

「不管怎麼說，我們都小心為上吧。」

莉塔一邊笑著，一邊嘴裡蛋糕塞的滿滿的，像是很享受美味的樣子。

而接到發現莉塔遺體的報告，是在第二天。

○

那天，我所處的國家是一個很小的國家，所以殺人事件的報道傳到我這樣的旅行者的耳中並不需要花多少時間。

莉塔的遺體好像是在旅店被發現的。

正如她前日和我所說一般，衣服被換下，人氣絕身亡。

橫躺於地板的她面目被布蓋上，表情無法看見。唯獨冰冷的身體無力地癱在地上。

「啊……莉塔……。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在她身邊抱住她身體的是她的旅伴吧。

聽他們講，今天早晨，兩位旅伴來找莉塔吃早飯而造訪旅店，之後發現了她的遺體。

兩人因為昨天就分頭行動了，所以最後看到她就是在前天，之後就沒見過她了。

「……」

犯人應該是平常地從房門進來，殺了莉塔後又平常地從房門出去。房間裡何處都沒有被搞亂的痕跡，窗戶緊閉。旅店的牆壁看上去很薄，旅店外士兵們為了了解莉塔的最新行蹤而問詢城市的居民的聲音在房間裡也能聽清。

但是，終歸旅人接觸過的人，想要很快查清楚實在是難以做到。

結果，除了她的旅伴之外，在她的房間集合來的人除了我之外就沒別人了。

也沒有人聽到過她的響動。

「毫無疑問，這是旅行殺人鬼犯下的罪行吧——」

來查看現場的一位士兵十分迷茫，就來到最後和莉塔說過話的我這裡來。

「魔女大人，能否詢問你一下詳情呢」

他的表情，陰雲密布。

「好的」

雖然w來這裡的半路上對其他的士兵也做過一次簡單的說明，但在這種場合也常常需要你重複相同的話。

我點點頭再次做了說明。

「我和她見面，是在咖啡店與她成為對席——」

我說著這一切，仿佛是為了自己找不在場證明一樣，一五一十地說下去。

「……hmm，是這樣啊……」

士兵的表情，還是陰雲密布。「順便問一下，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應該是昨天中午的事情吧」

毫無疑問。我的記憶很確切。

我回答後，士兵卻說「……奇怪了啊」，表情變得很嚴峻，且疑惑。

而他接下來是這麼說的。

「她死去是在前天。」

「……哈？」

對著困惑的我，士兵先生繼續說道。

「她是前天的晚上在這個房間裡被殺的。昨天的中午應該不可能在咖啡店才對——」

究竟是怎麼回事……我感到困惑，而士兵先生向莉塔小姐的遺體走去，把蓋在她臉上的布掀起來，給我看了。

「魔女大人，你所見的莉塔，是這位女性沒錯嗎？」

露出在外的，是恐怖的蒼白容顏。

那是扭曲的，恐怖的臉。

我呆然了。

「……那究竟是誰呢？」

沒錯，就是我。（bushi）

在那裡的。

是我所不認識的，宛若全然陌生的一張臉。





「尊敬的客人。很抱歉在吃飯的時候打擾你，但是現在店裡非常的擁擠——」

某國的餐館中，一位旅行者正在獨自吃著飯，而侍者正對他點頭哈腰。

側耳一聽，似乎是店裡人太多，席位不夠了的樣子。要說僅剩的空位，似乎也只有占了兩人位的旅行者的桌子了。

換句話說就是問她能不能讓一個位置給其他客人。

「好呀」

旅行者很爽快。

畢竟是承蒙店家款待。讓出一邊的位置又有何問題呢？

之後沒多久，一位客人就坐在了她的面前。

「呀謔」

仿佛舊識一樣，她就對在座的人打起了自來熟的招呼。雖然對方有些困惑，但是一邊解釋著一邊聽對面的這位女性說，似乎她是最近才開始旅行的新人呢。

確實，對面坐著的這位面容天真無邪的女性，仔細一看，穿著很美麗的衣服。

「你穿的衣服很不錯呢。」

無論是臉還是衣服，都十分美麗而充滿魅力。

「不過還真是奇遇呢，實際上呀，我也是旅行者——」

之後，旅行者開始講起自己的故事。

不只是因為身為同行而心底湧起親近之感呢，還是不知不覺因為能遇到旅行者的前輩而喜悅呢，新人旅行者和她的交談，要比想象中更加投緣。

接著，旅行者在對話的半途中忽然說道。

「喂。跟你說個恐怖故事可好？」

### 第三章 傘和掃帚和雨天的故事

那天是一個雨天。

天空忽然變得如鉛般陰沈，然後豆大的雨滴嘩嘩地傾盆而下。視野仿佛被霧氣所遮罩住了，整個世界都暗淡下來。

「真討厭呢……」

記得我剛進餐館的時候，天空中還只是醞釀著奇怪的積雲而已。結果當我填飽了饑餓的肚子離開店時，發現外邊的世界已經完全變了個模樣。

外邊的瓢潑大雨給人一種仿佛很久前就在下了的感覺，而短時間內也不像是有停下來的意思。

我張開傘，向返回旅店的路走去。

我不怎麼喜歡下雨。因為雨天又是濕漉漉的，又是陰沈沈的，讓人容易情緒低落。話雖如此，就算回到旅店，看看書消磨時間，濕氣也依舊，心情無法變好，只不過一味地度過一段毫無生氣的時光。那仿佛就像是吸滿了雨水的布片一樣絲毫動彈不得，只能淒慘地癱在床上。

明明什麼都沒做就累的不行了。

「今天就這麼回去，趕緊睡覺算了吧……」一點都沒有幹勁的我嘆息著自語道。

然後在我身邊並排走著的她，擡起雨傘向我這邊看過來。最近我在旅店都沒怎麼睡過好覺，趁機休養生息一下不是正好嗎？

「有我這樣的物在身邊還要直接一頭睡過去嗎？」

真是的……！

這位略帶誇張地向我表達著驚訝與悲哀之情的，就是一人旅行的我平日裡一起同行的女性，或者說是物。



掃帚小姐。

就如同武器不定期維護就會生鏽，從而沒法派上用場一樣，魔法也需要定期地使用，否則就會衰弱。特別是，複雜到將物變成人類這樣程度的魔法，如果長時間不使用的话，甚至難免會最終忘記。

而從一名魔法使用者理應時不時地鍛煉自己的手法的角度來說也是一樣的，定期使用複雜的魔法是有著很重大的意義。

因此，今天我久違地將掃帚小姐變成人類，順便與她一起吃了午餐，一直到現在。反正，我本來也想要精進自己將掃帚小姐變成人的魔法，到即使我睡著了也能始終施放出來的水準。

但是，在這樣一個日子卻下了場可恨的雨，運氣也是真差呀。

「雨，不是很好的東西嗎？雨聲可以將城市的喧囂抹去。這些流淌的雨滴，可以留給我們一段靜謐的時光呀。」

我很喜歡雨哦，她仿佛是像是十分在意那些從天流淌而下的雨一樣，將手從傘下伸出，對我微笑。

「靜謐，嗎……」

我側耳傾聽雨聲。那是落在石磚上的雨聲。那是在屋檐上彈落的雨滴。那是在水窪中飛濺的雨粒。無數多樣音色的雨滴不住地向這街市傾瀉下來……好不容易聽到一聲能摻雜進入這雨聲的大合唱之中的雜音，也就僅是城市中幼犬的叫聲寥寥。

幼犬的叫聲？

「嗚嗚……嗚嗚……」

忽然注意到什麼，我擡起頭來。一瞧，結果發現在道路的角落裡擺放著一把張開的黑傘。在它的下邊，有一個小盒子。幼犬的叫聲就是從那裡傳來的。

「……是被遺棄的狗嗎？」

我下意識地朝那邊走了過去。因為我是流浪的旅人，就算我在這裡撿起一條小狗也做不了什麼。但是，這種事總是一旦自己在意了，就會變得想要追根問底。

我朝那個木盒稍稍地帶點小跑地走過去。

「……能做出遺棄小狗這樣無情的事，卻又為了不弄濕它而特意拿傘罩住，我都不知道該說這是溫柔還是殘酷好了呢」

我正這麼說著，正在向木盒中窺探的時候。

「……………？」

我疑惑不解了。

「嗚嗚……嗚嗚……」

能夠聽到這樣的叫聲傳來。

但是，木盒中卻空無一物。別說狗了，什麼都沒放進去。

「伊蕾娜大人，發生什麼事了？」

掃帚小姐從我背後小跑追過來詢問道。她言下之意，與其說是問我「是不是發生什麼奇怪的事了？」，倒不如說是在問我「您究竟在做什麼呀？」，這樣多半是困惑的感覺。

接著她兩手都拿起傘，困惑地對我說道。

「在哭泣的不是盒子裡的東西，是這個孩子哦？」

「誒？」

我注視著剛剛被拾起來的那把傘。

「嗚嗚……嗚嗚……」

被雨打濕的傘，正在鳴叫著。

.....

這是怎麼回事？



「這到底是怎麼個原理呢？」

發出哭泣聲的傘——這種不知道多麼稀罕的物品讓伊蕾娜大人興趣滿滿。她把它帶回旅店，擦乾雨水，張開來又合上，從各種角度仔細觀察這把傘。

雖然是無關的話題，說起來，好像在研究活動中，從外表進行觀察是非常重要的。以前伊蕾娜大人告訴我的。通過觀察外表，可以從大致上了解一個東西是怎樣的一種東西。

因此，伊蕾娜大人在調查物的時候，首先要從外表上去好好地看。

但是當伊蕾娜大人對我這樣說的時候，我也作為物的立場陳述了自己的意見，「但是物的裡面也有害羞的孩子，所以請不要一直死死地盯著看哦」。

恐怕伊蕾娜大人是把當時我說的話給忘了吧。

「鳴叫聲究竟是從哪裡……？」

戳戳、摸摸、敲敲。伊蕾娜調查著傘的全身上下。

而我則觀察著被點燃了好奇心的伊蕾娜大人，注意到了一件事情。

「伊蕾娜大人，難不成，您聽不見那孩子的聲音嗎？」

我不解地歪著頭，伊蕾娜大人也像鏡像一樣不解地歪著頭。

「那孩子的聲音？啊，不是，倒是鳴叫聲從剛才起就一直能聽見。」

「鳴叫聲，對嗎？而不是，哭泣流淚的聲音？」

「是呀……」

「原來如此。」我到這裡才總算發覺了。「那麼，對伊蕾娜大人來說，應該是聽成了動物一樣的鳴叫聲了吧？」

「？誒，哎？是嗎……」伊蕾娜大人說道，「我聽起來像是小狗一樣的叫聲，掃帚小姐聽的不是嗎？」她詢問道。

是呀。

「在我聽起來，就是普通的，人類一般的聲音。」

我低頭，望向傘。

『咿呀啊啊啊啊啊啊！不要呀！在看哪裡呀！把我當成什麼了呀！真是的！』

被伊蕾娜黏膩膩肆無忌憚用手蹂躪來蹂躪去的傘小姐發出高聲悲鳴。

「伊蕾娜大人，順便問一下。現在，傘發出的聲音是怎樣的？」我問道。

「啊噢～～。發著這樣的聲音。」

「那不是狼嚎嗎。」

「難到它說的不是這樣的聲音嗎？」

「完完全全說的不是一種東西。」

看來，很明顯我和伊蕾娜大人之間的認知有著巨大的差異。

『不要呀！不要讓這樣的人張開傘呀！』

「哎呀呀。發出的叫聲真是好聽呀。它是在喜悅嗎。」

「是在抓狂中。」

『給我適可而止啊！你不要想著做了這種事還能安然無事！——咿呀！不要啊，在，在碰哪裡呀！』

「哎呀哎呀？這傘的叫聲怎麼忽然變得柔和起來了呢？難不成是在撒嬌嗎？」

「不，是在抓狂中。」

『嗚……，我還是頭次承受如此的屈辱呀！——好吧！我做好覺悟了！來！要殺要剮，就隨你處置了！』

「啊，現在又變成了在生氣一樣的叫聲呢。」

「不，這個聽上去反而是稍微有點在高興一樣的來著。」

對我的回答，伊蕾娜大人困惑了。

「這可真複雜呀……」

我點點頭。

「傘這種東西，就是神經質的孩子比較多。」

竟是這樣啊。伊蕾娜大人點點頭。而就在此時，伊蕾娜大人提出了一個根本性的疑問「話說回來，究竟是誰把這把傘扔了呢？」

確實，這事我也很在意。

「為什麼？」

我問傘。

『哈？？什麼呀。不過區區掃帚而已不要對我問話啊。』

原來如此。

「看來你是不想開口了是吧？」

伊蕾娜大人毫不留情地把傘來回來去地一張一合。

『咿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說！我說就是了請不要這樣啦！』

唔哇。

「然後呢，傘小姐。究竟是發生了什麼？」

「『嗚嗚嗚嗚嗚嗚……我明明是有著正經主人的孩子……卻被奇怪的女人這樣隨意地對待……』

「她說什麼了？」

「她在抹眼淚呢。」隨著傘逐漸晾乾，沾在傘上邊的水都逐漸地流到地上。

「這就是眼淚嗎。」

哎呀呀，伊蕾娜大人說這把傘收起來。這時傘也開始了講述。

傘小姐很喜歡雨天。

因為雨天是傘最活躍的日子，這也是當然。作為老鋪子的制傘匠手中誕生的她，算是大戶人家的小姐了。當雨天到來的時候，她就會十分激動地從店內向著窗外眺望，對靜靜地一直做著傘的工匠先生說話。

『啊啊，真高興呀，真高興呀！究竟會是怎樣出色的人來購買我呢？喂，叔叔，你覺得會是怎樣的人呢？』

她的傘柄是用森林之木做成的。長年以來都是賣剩下的她，逐漸變得能夠發出聲音了。那些長年累月被反複使用的物，常常會具備不可思議的力量呢。工匠先生回頭看她，說話了。

「啊？什麼鬼啊？怎麼從傘那裡發出奇怪的聲音啊。這玩意也放舊了嗎？……成這樣就賣不出去了呀。算了，扔了吧。」

『誒』

第二天，她就作為不可燃垃圾被扔掉了。她的說話聲人根本聽不見。

「在店的深處藏著的傘發出奇怪的聲音，也確實挺毛骨悚然呢。」伊蕾娜大人說了句正論。

「不要這樣說，伊蕾娜大人。就算是正論，根據場合也會變成羞辱。」

還是扯回剛才的話吧。

被作為不可燃垃圾拋棄的她，一邊悲傷地度日，一邊仰望著垃圾場上面的天空。

那是鉛色之空。

啊啊——我的一生就在這種地方收場嗎？

從大戶人家的小姐，瞬間變成無職又無依靠。這是多麼跌宕起伏的變化呀。落差也太大了吧。她都呆然無措了。

接下來就是一場傾盆大雨。

雨毫不留情地打濕了她的身體。

就在這個時候，「喂喂突然間怎麼就下雨啊……真煩啊——」一個男人路過了她的面前。

男人忽然看到了她，說，「喔。這裡不是有把傘嗎。真走運！」就把她撿起來。

『呀！……真是強橫的人……！』大戶人家的小姐傘對於突然間被男性張開而感到驚愕而又困惑。『停手，你這無禮者！我才不是能在你這樣的男人面前把自己張開的便宜傘呢！』

雖然嘴上是這樣說著，但是同時也確實，胸中什麼東西在高聲響起。

『為什麼……為什麼我的胸口會如此地咚咚鼓動呢……？』

看上去心蕩神馳的她已經墜入愛河。

既然已經聽到這個份上，我就問了一句。

「那就是你的主人了嗎？」

她搖搖頭。

『不是，是我的第一個男人』

如她這話所說，雖然墜入愛河，但是結果，和這位第一次的男人的關係很快就迎來了終結。

『他之後去了咖啡館，就這樣把我扔在店門口的傘架了……』

哎呀哎呀。

「真是過分的男人呀。」

但是為什麼會被扔掉？

『因為我無論如何不想被扔掉，所以被他撿起來之後就一直在不停說話，結果他說「唔哇，這傘什麼鬼呀！好惡心！」，就被扔了。』

「原來如此，被扔掉也是理所當然啊。」

「好過分！你在說什麼呀！」

抽泣抽泣。傘小姐再次哭出來。「明明我剛剛擦乾才對呀……」伊蕾娜大人有點煩躁地說道，腮幫子氣鼓鼓地用抹布擦拭著地板。

在伊蕾娜大人的上方，傘小姐依然在哭泣垂淚。。

「『和第一個男人到那裡就沒有下文了……我啊，甚至都沒能被他帶到家裡去……』」

可以說她和第一個男人的關係，終歸也不過是路上偶遇的一場雨沒什麼兩樣。

『真過分……我，這明明是第一次呀！』

第一次還是怎麼樣這種事先不管吧。

「那之後又發生什麼了呢？」我催促他繼續說下去。



她說，從那之後——總之就是在許多個主人手裡輾轉。

『我啊，在那之後不論男女，在許多的人手中傳來傳去啊……』可以說，沒有什麼物能像傘這樣容易被偷了吧。也不知道是為什麼，似乎對於為了應付一時的雨而盜走別人的傘這件事，人們下意識都抱有一種可以諒解的想法。

結果就是，她始終在路邊、傘架上徘徊輾轉。

「真是的……突然之間下雨好麻煩啊……」

她的第二位主人是一位年輕的女性。「啊——。平時的話那些卑賤的男人總會給我送來傘的呀。」平日裡這位少女就是換男人如換衣服一般，按傘的看法就是，所謂的糞女人。

「算了，雖然有點髒了吧，不過有傘就不錯了」

少女拾起傘，把她張開。

『嘎嚕嚕嚕嚕嚕嚕嚕！』

傘小姐抓狂了。坦白說，這樣的少女和傘小姐是最八字不合的。

「嘎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傘說話啦！！」少女把傘小姐插到邊上咖啡店的傘架，然後使勁竄到雨中，跑回去了。

『呸！這下舒服啦！』她身在傘架上，還在唾罵。

那以後，不過幾分鐘後她又被別的人給取走了。

她的下一位主人是從衣著打扮上看去年收入很高的男性。

「哎呀？真是場突然的雨。這可真是糟糕。」

剛從咖啡館出來的他將手掌舉向天空來試著感受落下的雨滴，然後嘆了口氣。

「但是我這樣的人要是淋了雨，那可是社會的損失啊。」

這位優質男性堂堂正正拿起了傘，仿佛從一開始傘就是他的東西一樣。

『咿呀……！真是強橫的人——』

傘小姐心動了。男人外表看上去很有錢，而且這種天塌下來都能雲淡風輕的性質，正好刺中了傘小姐的性癖。而我呢，對於不得不聽剛剛才認識的物講述自己的性癖，那種感覺難以名狀。

她和這位優質男性先生的關係持續了一段時間，但是傘小姐說道，這個男人其實卻是一個非常不得了的人渣男。

「喂，今天要帶人家去哪兒啊？」在傘下，有一位少女。

優質男性先生明明都有了傘小姐這個物，竟然還將其他的女人拉到傘下面來！

「你想去哪裡呢？只要是你喜歡的，天涯海角都帶你去喔！」

「你喜歡我嗎？」

「當然啦！你可是我的最愛！」

「真是噠！你肯定是對其他人也說了一樣的話吧？」

少女啪塔啪塔地小拳拳捶著男人的肩頭，但表情上卻並不像是有什麼怒氣。

幾天之後。

讓別的女人又進來到傘下面的優質男性，又輕輕在她的耳邊囁嚅「你就是我的最愛……」。

我覺得，這個男人就是一個渣滓。

優質男人明明都有了真愛的女友，卻依然說「最近，和她處的不怎麼順利呢……」，用這種感覺故意地曬出自己的苦惱，袒露自己的脆弱給對方，擺明是圖謀刺激女性的母性本能，單方面地將女性的感情玩

弄在股掌之中。對他來說，女性就是可以簡單地拿到手，又簡單地舍棄的東西嗎？傘小姐的下邊，每次都會進來不同的女孩子。

傘小姐下邊，已經進來了不知道多少人了。

接著，大概過去了三周左右，某一天，突然，她被扔掉了。悲傷的是，因為草率的理由被撿的傘小姐又再一次被簡單地舍棄，成為了棄物的一員。

她被扔在了她與他相遇的咖啡店。

那之後，她也在人與人之間轉手。某一天是壯年的大叔，有一天是年輕女性，有一天是老大爺，有一天是大媽。

許多許多的人打著她在雨中行走。

只是為了應付一時之雨。

『呵呵……所以說呢，我已經是被許許多多的人，玷汙過了……』

她帶著自嘲的意味笑著，說出招人誤解的臺詞。我權當作沒聽見。

「那麼你和現在的主人是什麼時候遇見的呢？」

『問的好啊！』

她的聲音高昂起來。

「唔喵嗚喵……」

而就在此時，伊蕾娜大人已經開始說夢話了。似乎是我們話說得太久，她就睡著了。不過從幾天前開始伊蕾娜大人就沒有睡過安穩的好覺，這也是無可奈何呀。

聽傘小姐說，她和現在的主人「他」的相遇，就仿佛是命運的相遇一般。

在那個雨天，她在路邊等待著被誰給撿起來。

就和她初次被拋棄的那天一樣。

「嗚嗚……嗚嗚……」

她悲傷地哀鳴。每個下雨天，她都在人和人之間被轉手來轉手過去。每一天都是這樣度過。我究竟是在做什麼呢？不應該是這樣的。作為一把高貴的傘的矜持已經蕩然無存了。

我的一生，就要這樣一直持續下去嗎——這麼想，眼淚就止不住。

而就在那一天，她也被素不相識的人撿了起來。

「真是——，忽然就下雨好難辦呀」

那是一個方才十歲左右的少年。

她大哭出聲。

『啊啊真是悲傷啊……！我竟然淪落到要被這樣的小屁孩撿走了……！』明明身為一把高貴的傘！

她悲嘆不已。這真可謂是一朝失足便跌落傘生的最谷底！從少年的角度來說的話，她的哀嘆聲聽起來則只是一種很奇怪的聲音，又或者說僅僅只是幼犬的叫聲吧。

但是，無論是哪一種，少年都完全沒有在聽就是了。

「好強！這傘看上去好帥耶！」

將黑色的傘完全張開，少年在雨中旋轉著她。

『哼。我可是高級上流的傘哦？帥氣不是理所應當的嗎。這小屁孩，怎麼回事……』

她嘴裡一句一句發著牢騷，卻努力地扛著雨，讓少年不要被打濕。

少年心情大好地在雨中漫步。

『反正這個孩子最後還是要把我扔了的……』

她對於被別人撿起來已經沒有喜悅之情了。迄今為止她究竟被多少人拋棄過了呢。

反正這小孩最終還是要扔掉我。抱有任何期待都是徒增悲傷。

她甚至都已經不再去發出什麼悲鳴聲了。她已經變成了一把普通的傘。

「我回來啦！」

少年回到家之後，就把傘直接帶進了浴室。

「被雨淋的相當髒了呢，不給你洗得乾乾淨淨的可不行」

少年把傘沾上的雨滴全部用清水洗淨，接著放在房間裡晾乾。

傘小姐身上長時間積累的污垢都被流水衝淨。

『呼啊……雖說是個小屁孩，卻挺懂的嘛……對待傘的方式』

即使受到觸動，傘小姐還是不由自主地告誡自己，這孩子終歸還是要把我舍棄的。不可以去期待什麼——

但是少年，卻是相當怪的人。

「不是，這傘也太帥了吧……」

傘小姐在房間裡晾乾之後，少年就一直望著她。也不知道是不是太閑了，他就對著傘畫畫消磨時間到了晚上就抱著傘小姐睡覺。

『這少年怎麼回事……』

之後少年的怪異舉動也沒停下來。少年真的是很中意傘小姐。

早晨，當然要抱著傘小姐起床，接著一直到去學校為止，都一直單方面對傘說話，回家之後也要報告傘小姐學校發生的事情。

傘小姐迄今為止的傘生中，一次也未曾經歷過這等事情，不由地十分困惑。也是啊。我聽了這種事也是覺得不明所以。

話雖如此，少年方才十歲。

正處於多愁善感的時期。

人小時候就是很容易把什麼特異之處都沒有的東西當作寶貝寵著。一定，對於他來說，這把偶然見到的傘簡直就是那種東西吧。

但是她已經不可能在對人敞開心扉了。

反正最終都會被拋棄的。

「呼呼，傘小姐。你聽我說。今天呀，我在學校被老師表揚了！你覺得是為什麼？那是因為我的成績可優秀了呢。」哼哼，少年顯得很自豪。

一周後，兩周後，又或者是一天之後？反正這孩子最後一定會厭倦我的。

「傘小姐，今天是休息日，我們一起出去玩吧！」

但少年每當有閒暇時間就會帶著傘小姐出去。

「今天去圖書館吧？」

休息日始終都和她在一起。

「下雨啦！該你出場了哦！」

下雨天，他就毫無意義地跑出去。

「啊——啊——。看樣子雨下不來啊。好想快點能打傘啊。」

晴天他也翹首企盼著下雨。

「自從撿來傘小姐，每天都很開心呀。」

即便如此，她相信他終歸會厭倦自己，所以始終閉嘴不語。

「要是能一直下雨就好了呢。」

但是對這樣笑著的少年，她慢慢地敞開了自己的心房。

她與少年，二人獨享的時間靜靜地流淌。

再往後就是一周前的事情了。

「——哇呀！真是久違的雨啊！」

在那足以澆滅所有人的精神頭的茫茫大雨中，唯獨只有少年仿佛見的是陽光燦爛的日子一般，激動萬分。

對他來說，雨天才是晴天。

「傘小姐，今天去哪兒啊？」

今天可是久違的休息日。他十分鄭重地打著傘，在街上漫步。

不知從何時起，她也變得想要回應他的感情了。

『……』

想去的地方，究竟是哪裡呢？

雖然心知一定無法讓自己的話語傳達到他心中，她依然，開口說話了。

『去哪裡都行哦。』

那是她坦率的心情。『只要是我作為傘可以為你擋雨的地方，無論是哪裡都——』

那是她作為物的本心。

——僅僅是希望被非常非常長久地、被非常非常珍視地、好好地被人所使用。

那番心意，能否抵達少年的心中呢？

他所聽到的一定是奇怪的聲音吧。一直都是這樣的。

「……」

他沈默不語。

啊，果然。她嚇壞了，因為自己因為發出奇怪的聲音而被發覺了。

正在她這麼想的時候。忽然傳來說話聲。

「——哎呀，你這家夥，在這種地方做啥呢？」

但是，歸根結底，其實她的話語，還是說發出的聲音其實根本什麼都傳不到他的耳中。

「在學校裡看你規規矩矩的，現在倒是開心的很啊？」

在少年的眼前，站著三個個頭差不多的男孩子。

「啊，唔……」

剛才還活潑歡快的少年的活潑勁忽然間消失了。

平時一直快活地對雨傘小姐說話的那個少年，不知去了哪裡。

「哎？這什麼啊這把傘！就像個老大爺用的！你自己沒傘嗎？」

「啊，唔……那個……」少年雙手忽然握緊，傘不由擡起目光。

「啊、嘿嘿、我是、和老爹借來的……」

「啊，這——樣子啊。」

圍在少年身邊的他們其實也不是出於惡意說的這些吧。僅僅只是過於「坦率」了而已。這些孩子，根本不懂什麼叫體貼。

「但是，你的老爹打的傘也真怪叻。」

「好——土！」

「超——老！」



雖然有啥說啥，但這也絕不是出於惡意的。

雖然明白這一點。

小孩子這物種，就是這個德性。

但是，撿起了她這把傘並且無比珍視的少年卻被他們如此嘲弄，她感到自己湧起了憤慨之情。

希望他們，不要幹擾自己。

明明自己每天的生活都變得快樂起來了。

『你說老土？？老？？別給我胡說八道好嗎！我可是高貴的傘啊！』

這也太失禮了呀！她大聲怒斥道。但恐怕那聲音傳到那些孩子耳中後，就和伊雷娜大人時不時聽到的小狗的叫聲差不多吧。

當然了，這對於普通的傘來說原本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唔哇哇哇哇啊！」

「這啥玩意啊這個傘！好可怕！」

「怪物！怪物啊！」

小孩子們嘴裡嚷嚷著這些，從少年的手裡把詛咒之傘搶走，扔到了路邊。

「啊——」

少年向被扔掉的傘伸出手。

「走哇！你丫的，趕緊走哇！都說了那傘很危險的！」

孩子們中的一個人拉著少年的手朝另一邊跑。雖然看上去很害怕，但孩子們之間卻縈繞著莫名興奮的氣氛，他們隨後把少年一路拽到了街的另一頭，跑遠了。

而在寬闊的大路上就這麼被放置不管的傘小姐被某個溫柔的路人塞進了路邊的盒子裡。

傘小姐企盼著能在之後被少年再度撿起，別的人一旦想要去拾起她，她就會發出嗚嗚的聲音抗拒。

她始終等待著少年的到來。

接著，就是昨天發生的事了。

傘小姐看到了，看到了那個少年和孩子們一起行走在街上。

『……』

少年方才十歲而已。

正處於多愁善感的時期。

被夥伴牽著手跑走了，之後肯定也會意氣相投吧。

看那少年，正很開心似的與夥伴們走在一起。他曾在傘下展露出的笑容，此刻看上去卻那麼的遙遠。

「——啊」

和夥伴們交談的時候，少年的視線忽然飄到了傘小姐這邊，她與他對上了視線。

「……」

但是啊。

少年卻沒有再去把她拾起。對他來說，傘一定已經成了一個被詛咒之物吧。

她在那一瞬間領悟了。

領悟了自己又被舍棄了的事實。

『嗚——嗚——……』

那之後，就是我們所知的情況了。

傘小姐在路上發出嗚叫聲，接著被伊雷娜撿起來的事情。

『我明白的——像我這樣的舊物能被人所愛？這怎麼可能呢……』

講完這段很長的回憶，傘小姐再次哭出來。

啊呀、這下伊雷娜大人又要生氣了——。

「呼咻——」

但是伊雷娜大人睡的好好的。那麼就無所謂了。

我好好地安撫著無精打采的傘小姐。「那個，傘小姐，不要灰心喪氣呀……」

『請你把我就這樣毀掉吧……我感覺活著也只是痛苦……』

「啊呀！」你在說什麼呀！我十分的驚訝。

所謂破壞掉，對於物來說就等於是死亡。

「你真的痛苦到了那種地步嗎……？」

『被最珍視的人所拋棄的痛苦……你應該也明白吧？』

「不，很抱歉。我沒有被拋棄過的經驗。」

『嗚啊！——』

傘小姐在此大哭出來。結果地板上浸了水，仿佛是從天花板開了個洞，雨全漏下來似的。

啊啊，這可怎麼辦才好。

我就像是在哭泣的孩子面前慌張的大人似的，當場只能看著地上積起的水窪發愁，束手無策。

『小姐……你的痛苦，我懂的哦』

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的對話裡唐突插進來地板的木板先生。『你讓我想起了以前的事情叻……我在年輕時也像小姐那樣，對於使用自己的人類抱著夢和希望啊……真是被你的眼淚浸染了啊……』

木板先生所說的話是語帶雙關呢。雖然不知道他的表情是什麼樣，不過估計現在是一臉得意。雖然臺詞有些惡心，讓我有點興味索然。

『嗚啊！——』

一瞬間就把傘小姐的淚水給引出來了。雖然他們在煩惱上能互相感同身受是甚好，但這效果有些過於立竿見影了。

但是那先不提，對於想要舍棄生命的傘小姐，我有種很想要好好說教她一番的心情。

「傘小姐，請你一定要好好冷靜下來。放棄生命什麼的……對於物來說這可不是能隨口亂說的事情哦。」

「『煩死了呀！你能說出這種話是因為每天都在被好好地使用不是嗎？』」

「呼呼呼～」

『嗚啊！我受夠了！』

把我弄壞吧！傘大聲叫起來。

『剛才起就吵得不行喂！』聽到傘大叫某物哐哐搖晃起來做出回應。是窗戶先生。『你丫的，對被拋棄耿耿於懷整天抱怨來抱怨去的，老子可是別說被拋棄的經驗了，根本能抱怨這種事的對象都沒有啊？你知道為啥嗎？』

因為是窗戶唄。

『因為老子是窗戶啊！！』

就說嘛。

『傻子！』接著與窗戶產生共鳴一般跳起來的是床小姐。

『像我這種，每天每天都換客人如流水呀！不管怎樣盡心盡力，客人也不會對我有任的想法。無論何時，只限於一夜之緣。明明我溫暖了客人，我的心卻只是如墜冰窟。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是床唄。

『因為我是沈重的女人呀……』

我對於伊雷娜大人是靠在椅子上就睡著了而感到十分慶幸。

『嘛，反正啦。概括一下就是說，你還有機會的。』

把剛才所有的話擅自概括總結起來的是房門先生。

『你是傘，無論何時都能從這裡飛出去。因為能把你帶出去的物，就在這裡嘛。』

哎呀？難道說，話題推進到讓我來幫忙了？

『但，但是……少年在哪裡……我也不知道呀……』傘小姐消沈了。

房門先生對她用自己的門把手笑了起來。

『嗨呀。喂喂，你以為這個國家裡究竟有多少物呀？』接著，他續道，『我的朋友們已經開始尋找你的那位夥伴啦』。

『房門先生！……』

不不，並非只有房門先生而已。

在場的所有物，都在為她撐著腰。這些物因為無法挪窩而無數次經歷了十分不甘大思念，也同樣因此，團結力十分了得。他們都同樣地興奮地鼓動著傘小姐：『快去見他呀！……』

「我想，如果能見到少年的話，你一定可以再次成為他的所有物的。」

『……為什麼你就可以斷言啊？』

認真地說，我是有證據的。

我就像平時的伊雷娜大人，在這種場合想到了感覺很好的臺詞時會做的一樣，我沈默半響，然後對傘小姐笑著說道。

「要說為何，因為少年，正值多愁善感的時期呀。」



少年心裡一定也是後悔的。

他在雨中一人行走著。即使被雨水打濕也不以為意，當和打著傘的行人交錯時，他一個接一個地窺探著他們手中的雨傘，就這樣，他走在路上走啊走。

這是街上的物們所轉述的情況。

『我覺得馬上就能找到那孩子的哦。』

我剛傳達出去少年的樣貌特征，就立刻從街上的物們那裡聽說了少年的行蹤。

『那孩子，從中午起就一直在接上走來走去找東西』、『不知道在街道口來回來去走了多少次呀』、『一定馬上就會來了才對』，它們說。

所以我就這樣打著傘，在大路上等待著少年。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一直在四處尋物所以變得疲憊不堪呢，又或是因為已經放棄了希望呢，少年的眼神已經暗淡無光了。

像是勉強拽著自己被雨浸濕的身體一般，少年的步伐沈重而踉蹌。

他沒問題嗎？

「這樣會感冒的哦。」

在這種時候居然不打傘到處亂逛，真是的。我笑著向少年搭話，叫他來到我的傘下。

想要向原主貼近，傘小姐傾斜著，守護著少年不再被雨所淋。

「大姐姐、那個是、從哪裡——」

「在小的時候，看到的世界是很狹窄的吧。」

我無視少年的話而說道。「僅僅是被周遭的孩子們說個三言兩語，價值觀就會動搖。只是被一句話刺痛，自身的全部都變得仿佛一無是處。」

正因此，就像是被傘所遮蔽的視野，僅僅有一小部分的世界映照在眼簾上。而原本，明明傘對面的景色是如此廣闊。

「……大姐姐，你是誰？」

「呼呼呼。究竟是誰呢……」我是誰在此刻是無關緊要的。「稱我物之妖精就可以吧。」

「物之妖精……」他的視線在傘小姐和我之間打轉，接著低聲嘟囔道，「聽起來好可疑……」。我就權當沒聽見了哦。

……物之妖精這個詞，倒是絲毫沒有說錯就是。

怎樣都好。

「外表的樣子，是那麼重要的嗎？」

我對迷茫的少年說道。

「討眼前之人的好，是那麼重要的嗎？」

比方說，就像是那些少年既聽不見說話、也無法與之交談的物們，其實卻非常理解著關於他的事情。而人，我覺得，即使互相之間沒有什麼瓜葛，也應當要好好地看著別人才對。

「……」



少年心裡一定也是後悔的。

他在雨中一人走著。即使被雨水打濕也不以為意，當和打著傘的行人交錯，他一個接一個地窺探著他們手中的雨傘，他就這樣走在路上。

這是街上的物們轉述的情況。

『我覺得馬上就能找到那孩子的哦。』

我剛傳達出去少年的特征，就立刻從街上的物們那裡得到了少年的行蹤。

『那孩子，從中午起就一直在接上走來走去找東西』、『不知道在街道口來回來去走了多少次呀』、『一定馬上就會來了才對』

所以我就這樣打著傘，在大路上等待著少年。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一直在四處尋物所以變得疲憊不堪呢，又或是因為已經放棄了希望呢，少年的眼神已經暗淡無光了。

像是勉強拽著被雨浸濕的身體似的，少年的步伐沈重而踉蹌。

他沒問題嗎？

「這樣會感冒的哦。」

在這種時候居然不打傘到處亂逛，真是的。我笑著向少年搭話，叫他來到我的傘下。

想要向原主貼近，傘小姐傾斜著，守護著少年不再被雨所淋。

「大姐姐、那個是、從哪裡——」

「在小的時候，看到的世界是很狹窄的吧。」



我無視少年的話而說道。「僅僅是被周遭的孩子們說個三言兩語，價值觀就會動搖。只是被一句話刺痛，自身的全部都變得仿佛一無是處。」

正因此，就像是被傘所遮蔽的視野，僅僅有一小部分的世界映照在眼簾上。而原本，明明傘對面的景色是如此廣闊。

「……大姐姐，你是誰？」

「呼呼呼。究竟是誰呢……」我是誰在此刻是無關緊要的。

「稱我物之妖精就可以吧。」





「物之妖精……」他的視線在傘小姐和我之間打轉，接著低聲嘟囔道，「聽起來好可疑……」。我就權當沒聽見了哦。

……物之妖精這個詞，倒是絲毫沒有說錯就是。

怎樣都好。

「外表的樣子，是那麼重要的嗎？」

我對迷茫的少年說道。

「討眼前之人的好，是那麼重要的嗎？」

比方說，就像是那些少年既聽不見說話、也無法與之交談的物們，其實卻非常理解著關於他的事情。而人，我覺得，即使互相之間沒有什麼瓜葛，也應當要好好地看著別人才對。

「……」

少年沈默著。

我繼續對他說著。

「只在乎眼前之人的活法，可是很累的哦。」

又或許，該這麼說吧。「請好好地看著，對你來說真正重要的人呀。」

「……………」

雖然嚴格來說傘小姐並不算是人吧。

『嗚嗚……』

像這樣子打著小聰明，在他的手中鳴叫起來給他聽，這位奇妙的傘小姐。能夠好好地對她傾注自己心意的，也就只有這位少年才能做的到了吧。

「請一定要，對這孩子好一點哦。」

被放在一邊人就那麼走掉，她是多麼不安呀。

就算是沒說出口，也請你一定放在心上。

「……………」

於是，少年緊緊握住古舊的傘柄，盯著它。

擡手，將傘舉起。

「嗯。」

他點頭。

眼前，寬闊的視野在傘下鋪開。

○

「在伊雷娜大人熟睡的時候，發生了如上所說的事情。因為這樣的緣由，傘小姐回歸到了她原主的那位少年手中。」

「我沒睡。」

不知何時從屋裡消失了的掃帚小姐回來的時候，她的頭髮都沾濕了，我一邊把毛巾交給她一邊問道，「你跑哪兒去了呀」。

然後她的回答便是那些，所以我理解了，「原來如此」，我點點頭。

「醒來的時候地板濕漉漉的（同：嘮嘮叨叨），我還想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是這樣啊。」

「誒？伊蕾娜大人，你還是睡了呀？」

「我沒睡。」

就算賭氣完也不想承認。

在話說到一半的時候失禮地睡著了的魔女究竟是誰呢？不對，我可是一點頭緒都沒有呢。

「最近您很疲憊呢。」

擦著頭髮的時候，掃帚小姐擔心地看著我。請你先好好注意一下自己的身體如何呢。多少有點想這樣吐槽。

但是，我確實讓她白白地操心了。

「因為最近，發生了各種各樣的事情嘛，所以一直警戒，沒怎麼睡好呀。」

呼啊……我一邊說著一邊打了個哈欠。

「不過，僅從交談來看，他也是個相當古怪的少年呢。」

「畢竟他是一把能發出狗叫的傘的主人呢。某種意義上說傘小姐和少年是非常搭的一對兒。正如他對於傘小姐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一定對他來說，傘小姐也是必不可少的。」

「那方面倒的確，不過，初次見面的掃帚小姐突然遞過來一把傘，他卻沒怎麼表現出困惑呢。就算我把他當作可疑人士也沒什麼問題吧？」

「……………」

「你能平安無事地回來，我就踏實了。」

「伊蕾娜大人！……」

竟然會特意擔心我……！您的話語真是讓人感激涕零！她變得開心得不行。

不是不是。不是那個意思啦。

「是說，如果沒有你的話我就沒法旅行了。我指的是這個哦。」

○

第二天，我決定離開這個國家，結果。

「又是雨……」

擡頭一看鬥大的雨滴已經劈裡啪啦掉下來了。在我滯留該國的最後時光，我走進咖啡館，那時還沒有下雨。看來是我在店裡享受咖啡的期間，天氣又一下子壞起來了。

我可不喜歡在雨中旅行。

「拜、拜托了……！等一下我！別拋棄我啊！」

我在店門口發呆的時候，一個長得很有型的男人在路上鬼哭狼嚎。他一身上等的衣服被完全打濕，弄得很有型的髮型恐怕也全泡湯了。即便如此這個男人也不以為意，抱著一個女性的腳不放。

「你真煩啊！明明事到如今都不知出軌多少次了，還在這裡腆著臉說這種話啊你這渣男！」

另一邊的年輕女性，不留情面地用腳踩踏著他。

「只有你才是我的真愛啊！相信我——」

「去死吧你！」

結果蓋過男人說話的卻是另一個女人。仔細一看，男人邊上是顏色形形色色的好幾把傘，幾位女性正圍觀著他這人不人鬼不鬼的慘樣。

「明明還說只喜歡我一個人呢……」「殺了你！」「真是太過分了……」「腳踏八只船是怎麼回事呢？」「垃圾！」

在雨中，男人被無休無止地唾罵著。女人們對他可以說是毫無憐憫。

看這個情況，大概他是花言巧語騙了許多女性吧。

「大姐姐，你在這裡做什麼呢？等人？」

「嗯，差不多。我的朋友正在去回禮——」我轉向聲音傳來的方向。

一個十歲左右的少年歪過傘，擡起頭朝我看過來。

「回禮？」

他應該沒怎麼聽過這個說法吧。少年不可思議地歪著頭。

「就是，去跟那些照顧過自己的人打個招呼。因為在這個國家被很多人幫助過呢。」

「是這樣啊！」與正垂落大雨的淤滯天空所完全不相稱的，是少年盛放的明亮笑臉。

「向重要的人表達感謝的話語，是好事呢！」

「是這樣的。」

「說起來，姐姐，你沒有傘嗎？」

「嗯，的確，我沒有傘哦。」

「是這樣啊！說起來，我拿的這把傘，你看怎麼樣？」

少年嗖的把傘遞過來給我瞧。

那是一把看上去很舊很舊，並且還不住發出「汪汪！」這樣仿佛狗叫一樣聲音的不可思議的傘。

「和你很搭哦！」

「誒嘿嘿。果然就是這樣嘛！謝謝你！」

就好像他等的就是這句話似的，他再次高興地笑起來，「那拜拜嘍！」說完他就這樣非常珍惜地舉起傘，走掉了。

「……………」

不嫌棄的話讓她也進傘下來吧？

不，不必了。對素不相識的女性說那種事情的話就會變成「那樣子」的哦。

哇啊，「那」是啥情況啊。

大概是所謂的渣男吧。你要是不想變成他那樣的話，就別學他那樣胡亂勾搭女人哦。

……大概類似這樣的對話。

——我推測傘和少年之間，應該進行了這樣的交流。

少年就這樣平平常常地走掉了。在我等雨的時候，一個突然出現的素不相識的少年，僅僅是朝我炫耀了一下自己的傘，就走掉了。

「——您久等了，伊蕾娜大人。我去和各種各樣的物挨個打了招呼，結果花了超出預想的時間……」我身後傳來一個聲音。是掃帚小姐。

「——伊蕾娜大人？您怎麼了？」

她像是跟隨著我的視線，朝道路的另一邊看過去。

那是顏色多種多樣，許多的傘交錯著的地方，是大街上。

雖然那裡有很多傘樣式相似、顏色相似，但一把完全相同的傘都沒有。形形色色的傘們，構成了傘之群。

而我盯著那其中的一把，說道。

「我和怪人少年見過面了。」

那個打著舊傘的少年逐漸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

「……啊，原來如此。伊蕾娜大人，你見過他了呀。」

掃帚小姐和我注視著同一個方向，看似了然於心似的點了點頭。

接著她溫柔地微笑著，說道。

「但是，伊蕾娜大人，那位不是怪人，應該說是一個渣男吧，我認為。」

「我說的不是那邊的。」



## 第四章 必敗少女奮鬥史

「今天就來做個了斷吧，我的競爭對手！」

就是這樣，我們的決鬥就要開始了。

……在那之前還是先說清楚我是誰我在哪兒在做什麼吧。

我的名字是柯蕾切爾。

我住在國外的偏遠草原上，是一位有著深藍色頭髮且聲音音調較高的魔法師。現年十七歲。長相可愛。魔法水平還算不錯。重要的是臉長得可愛。

學習成績總是名列前茅。即使是在魔法名門高校，能取得和我比肩成績的人也就只有這麼一個。我可真是完美啊。

文武雙全，才色兼備，就算要說這句話是為我而生的也不為過。我甚至都想主張這個針對我的語源是正確的。

說了這麼多就能知道我是個怎樣的人了吧，即使是用四條腿站立的小鹿也能理解得來。

然而這樣的我，卻剛好有一個可以稱之為競爭對手的人。

「哎？做個了斷……？可今天不是打算野餐嗎？」

這位一邊在平原上鋪開地毯一邊歪著頭的就是我的競爭對手。都這時候了還想著要野餐！真不愧是我所認可的文武雙全才色兼備的勁敵。

無論是在學習成績還是在魔法技術方面，在同齡人中唯一能與我相提並論的就只有我眼前的這位納朵娜了。

即便說是實力不相上下也不為過。

可既然是針鋒相對，就應該分清黑白了吧。

為此我把納朵娜叫來這片國外的偏遠草原上。

現在是時候決定誰是更厲害的魔法師了。

當然，這可不是為了和睦相處而進行的野餐。

「當然是為了戰鬥才把你叫來的啊，笨蛋！」

「哎？是這樣嗎？難得收到小柯的邀請，我還以為你是想和我一起去野餐呢——」

「不對。是戰鬥。」

「哎？這麼好的天氣居然還要進行魔法對戰嗎？還是野餐更有意思。」

「不，我就是要戰鬥。」

「是因為在意上次考試第二名的事嗎？」

「少囉嗦。」

「而且我都沒聽你說想要戰鬥的事，所以今天沒帶魔杖也不要緊吧？」

「哈？」你剛才說了啥來著？

「不是，你想啊，我本來就沒有想要戰鬥的打算，所以就算你說想要戰鬥也不行。」

.....。

哈？

此時的我有多生氣應該不需要我多說了吧。

「那你來這裡幹嘛！」

「都說了是來野餐的啊……」

不要這麼生氣嘛，嘿嘿的笑著關懷我的納朵娜隨即從包裡拿了一個法棍出來。從她的樣子看來，似乎是準備要吃東西了。

「這樣好了，要是你能借我一個魔杖，我倒是可以試試和你決鬥。」

就好像在哄撒嬌的孩子一樣，她無可奈何地站了起來。這個納朵娜是把我們之間的決鬥當成是飯前運動了吧。

淨會說些瞧不起人的話。

於是我笑了。

「哈哈！醜話說在前頭，納朵娜，你以後可不要抱怨說是用了借來的拐杖才會輸給我的，知道不？」

「好好好。沒有關係啦。」

我的這個競爭對手對我擺擺手，嘿嘿的笑著。

看來有必要讓這丫頭搞清楚自己的立場了。

「話說在前頭，今天的我早已今非昔比了，納朵娜。哼哼哼。我還在擔心接下來會不會弄哭你呢。」

「哎，真的嗎？好可怕呀。可以請你對我手下留情嗎？」

自始至終都在用一種很輕浮的語氣去回應我的納朵娜。也就只有在現在才能露出如此從容的表情了。

就這樣，我和納朵娜的決鬥開始了。

算起來這已經是我們之間第四十二次的決鬥了。

「就因為這樣，我現在才在為了尋找一位適合當我師傅的人而在城裡徘徊。然後我就遇到了你。或許這就是命運的安排吧。請你一定要成為我的師傅，哪怕只有三天也好。」

她是在我剛入境的時候來到我面前的。

說點題外話，很少有人會盯上那些不了解國家情況的旅人，然後進行毫無意義的買賣。

對於剛入境之後不久就突然跟我打招呼的人，我多少還是會存有一絲戒心的。

「原來如此。」

這位自稱是柯蕾切爾的少女突然悠然自得的出現在我面前，這點倒是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在對她產生興趣的基礎上，我開始傾聽起她的個人經歷。

據說她好像是有個競爭對手。

總之先總結一下她所說的這些，

「因為輸得太慘所以想要報仇，是這樣沒錯吧？」

大致就是這麼一回事了。

站在我面前的柯蕾切爾小姐的衣服上都沾滿了泥巴。明明是在晴空之下都還能摔了個狗啃泥，搞得渾身上下都髒兮兮的。

都這副打扮還想拜她人為師，決鬥的結果可想而知。

「哼哼哼。你的洞察力可真敏銳呢。」

「我只不過是說了看了之後的感想而已。」

「不，這位魔女大神。我誇的是我自己竟能找到如此洞察力超群的魔女當我的師傅這點。」

「……………」

「不愧是我……簡直可以稱得上是文武雙全姿容端麗才色兼備的集合體啊。」

你確定不是自戀的集合體？

似乎從頭到腳都像是在說「我很厲害吧？」這樣的話。這位名叫柯蕾切爾的少女，可以說是一個全身上下都被自尊心覆蓋，且自我評價異常誇大的家夥呢。可不知為何，總感覺仿佛看到了從前的自己，真的好羞恥啊。

「可你不也在單方面輸給她了嗎，虧你敢稱自己是文武雙全呢。」

「呃。你這話說的也太難聽了吧，魔女大神。再說了，我也並沒有在單方面輸給她的說。」

「這話怎麼說？」

「不管怎麼說這次也只能稱得上是惜敗。只是剛好情緒不太好所以那次只是碰巧輸了而已而且說起來我今天什麼都沒吃所以肚子餓也是我失敗的原因再有就是我還擔心自己離家前是否有把房門鎖好可以說我不能集中精力和她一決勝負然後輸掉和這點是脫不了幹系了。總的來說就是我會輸掉純屬偶然。我說的這些你都明白嗎魔女大神。」

「這語速未免也太快了吧。」

「不管怎麼說魔女大神。我這次會輸剛好就只是我身體不適而已。若是換做平時的我是絕對不會出現這樣的醜態的。」

「這樣啊。」這麼說起來。「你和你的那位競爭對手之間的勝負記錄是？」

她說這已經是她們之間第四十二次的決鬥，盡管還是輸了。那麼勝利的比例又是多少呢？

「我想想看啊，四十二戰四十二負的說。」

「你就不知道要保守一點嗎？」

根本就是爽快的輸得一敗塗地嘛。

「所以我想在我們接下來的第四十三場決鬥中畫上完美的句點，魔女大神。」

「哦……」

所以才專程過來找魔女的嗎。

倒不如說明明輸了這麼多次卻還能裝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模樣，這孩子也是夠厲害的呢。

「魔女大神。你現在是不是正在想著『明明輸了這麼多次卻還能裝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模樣』這樣的話呢？」

「厲害啊你。你竟然能一字不漏的猜出我心裡的想法。」

「知道為什麼嗎？」

「是因為我臉皮太厚了？」

「因為我每次輸的時候都是這麼想的。」

「厚厚的臉皮下還帶哭泣的嘛……」

其實她也不是真的認為自己就是個天才吧。盡管所說的話有些言過其實，但大概有八成是在開玩笑的吧。

像這種經常做出那種讓人們覺得不太正經的言行的人，我可以說是見得多了。

那個人到底是誰呢？

沒錯，就是我。

「不過我覺得還是不要過分拘泥於勝負的好。再怎麼說你也已經不是小孩子了。」

「請不要說這麼庸俗的話。難道魔女大神你這是在愚弄生活在勝負世界裡的人們嗎？」

「對你來說，同競爭對手戰鬥是和勝負世界同等意義的大事嗎？」

「當然的說！」她的聲音更大了。「在勝負的世界裡，勝敗乃兵家常事。不管再怎麼天資聰穎，都會有敗北的經驗之談。」

「……確實是這樣沒錯。」

我很坦率的點了點頭。確實是很有道理來著。

「失敗的時候能分析出什麼樣的問題，這便是天才與凡人之間的差距啊，魔女大神。」

嗯嗯。

「那麼身為天才的你又得出了怎樣的結論呢？」

在我這麼問的時候，她停頓了一下，以無比清澈的眼眸看著我說道，

「因為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是得請教天才的好。」

「嗯哼？」

咦？天才嗎？哎呀呀呀？到底是在說誰呢？

「我的對手也是個絲毫不遜於我的天才。為了對付天才就必須得聽取另外一個天才的建議，魔女大神。」

「原來如此，真虧你能看出我是個天才呢。」

「其實在你進行入境審查的時候我就一直在觀察你，那個充滿自信的表情還有那行為舉止，以及那足以能夠證明自己充滿自信的星星形狀的胸針。不難看出這正是一位年紀輕輕就能成為魔女的天才魔法師吧。」

「哎呀呀呀呀呀呀。」

「如何，魔女大神。我有哪裡說錯的嗎？」

「看來你的洞察力真的很不一般呢……」

「哼哼哼，對吧。所以我想在接下來的這三天裡，向魔女大神你學習各種各樣的東西。你覺得如何？」

「哎？不是要學魔法嗎？」

「為了了解納朵娜，魔女大神。我想要了解天才的一切。為此我想不僅限於魔法，我還想了解你的生活習慣、興趣和特長。通過了解天才，說不定可以讓我變得更強，魔女大神。」

「原來如此。你可真是貪得無厭呢。」

「請不要說這種庸俗的話，我只是單純的渴望包括知識和技術在內的一切而已。」

哼哼哼，她又露出了那種無所畏懼的笑容。

「老實說我真的是連腸子都悔青了，魔女大神。我的對手不僅靠從我這裡借來的魔杖贏了我，而且還說了『今天能贏你純粹是我運氣好而已』之類的話。簡直就像敵人從我傷口上撒鹽一樣屈辱。所以我無論如何都想要給她一點顏色看看。」

「竟然如此關心輸給自己的對手，看得出來她可真是個心地善良的好孩子呢。」

「或許是看我這麼大把年紀都還哭的這麼傷心，所以才會於心不忍吧。」

「那你哭了嗎？」

「連續輸了她四十二次總會心力交瘁的吧。」

「我倒也不是不能理解來著……」

「總之我想要深入了解天才。所以說魔女大神，請讓我把你的心動都一一記錄下來吧。」

倒也不是在這三天不間斷的教她魔法，而是作為談話的對象，展示自己平時的樣子，若是有空的話也順便教她點魔法。貌似就是這樣的立場吧。

對我來說是幾乎沒有負擔的好條件。

是否接受，全取決於她打算支付我學費的多少了。



「順便一說，魔女大神。身為文武雙全姿容端麗才色兼備的集合體的我因為小有名氣的緣故，現在可是很有錢的哦。」

「盡管包在我身上吧。」

我二話不說，決定接受她的提案。

「那麼魔女大神。既然你決定好了，那就請你無需在意我，就和往常一樣，讓我看你在入境後都在做些什麼吧。」

「和往常一樣嗎……」

那絕不是在經過思考後所才做出的行動，這個就很難應對了吧。換做平時的我會怎麼做呢？人在意識到自己要自然行動的那一刻，就會變得不自然起來。

我稍微思考了一陣後說道，

「總之先去咖啡廳好了。」

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辦法就是毫不猶豫的隨手在附近選擇一家店面。

「不介意的話，這頓我請吧。吃過早餐了嗎？」

「不了，謝謝！」

「你這是吃過了嗎？」

「就在剛才我吃了一個三明治。」

「你不僅得到了對手的安慰，還得到了她的施舍嗎。」

「味道還不錯。」

「那可真是可喜可賀……」

「今天就來做個了斷吧，我的競爭對手！」

那是在我經歷第四十二次惜敗後的第四天。

有位魔法師氣宇軒昂的說出了和四天前完全一樣的臺詞。不過首先我還是得先說明我是什麼人。

「哎……又來……？」

「別說這種沒出息的話，我的競爭對手。竟然是競爭對手，那麼我們之間會有戰鬥也是理所當然的吧。」

出現在我這個毫無幹勁的競爭對手納朵娜面前的是一位名叫柯蕾切爾的少女，也就是我。

我是一個有著深藍色頭髮且聲音音調較高的魔法師。現年十七歲。長相可愛。魔法水平還算不錯。有著充滿自信的容貌，不管怎麼說，我的臉就是長得這麼可愛。

再重複一遍。

我的名字是柯蕾切爾。

這是遲早會在魔法師之間威名遠揚的一位魔法師的名字。

「也是這次一定會將你徹底擊垮的女人的名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一聲巨響！一封來自我給她的挑戰書閃亮登場。

我以通過這三天以來觀察魔女伊蕾娜大神所獲得的知識和技術為武器，為這共計第四十三次的勝負發起挑戰。一切早已萬事俱備了。

「要我在這裡和你決一勝負嗎……？」

我的競爭對手露出了驚訝的表情。

若是換做平時，我肯定會把她叫到國外的那片偏遠草原上，但這次可不同。

這次是在附近的咖啡廳。

「哼哼哼，或許你沒有意識到吧，我的競爭對手。就在我把你叫來這裡的那一刻，你我之間的勝負早已經開始了！」

「就是說名為決鬥實為外出遊玩咯？不過和朋友一起來到這樣的店裡我還是第一次呢。」

納朵娜雙手合十貼在臉側，嘿嘿的笑著。不久後，一盤巨大的芭菲擺在了我們面前。

正如我說的，勝負從這一瞬間就已經開始了。

通過和魔女大神一起生活，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

這三天以來，我隨魔女伊蕾娜大神一起去了很多地方。像是書店啊，很普通的咖啡廳啊，還有附近的公園之類的。

魔女伊蕾娜大神可謂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將自己置身於流逝的時間中，這樣的生活真是讓人羨慕不已啊。

「柯蕾切爾小姐。看到我如此自由自在的樣子，是不是覺得很令人羨慕呢？」

有一天，伊蕾娜大神就好像看透我心思似的對我說了這些。我很敏銳的察覺到她接下來可能有話要說，於是便打開了記事本。

伊蕾娜大神對我說，旅人看起來很自由其實是錯的。

「不住在特定的國家，不被學校、工作等固定框架的生活方式所束縛，在如此框架中生活的你看來也許這很煜煜生輝吧。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看似自由的旅人也會有她自己的煩惱。」

例如當我問她為什麼而煩惱時，只見她兩手捧著咖啡杯，望著天空說道，

「對未來的不安，還有在年老之後的生活資金收入方面，之類的吧。」

「其實這點小事我也會煩惱。」

「正是如此。所以和你們之間並沒有什麼不同。」

「……………」

對於無法理解的我，她安慰我說。

「就是說魔女和旅人都不是什麼特別的人。」

普通的煩惱，普通的思考。她這樣說著。

在此基礎上，她給了總是輸給那個人的我一個建議。

「即使立場改變了，人還是人，沒有什麼人是不會煩惱的。」

正如再完美的你也會有無法戰勝的對手一般——魔女伊蕾娜大神是這麼對我說的。

那時我才意識到。

「就是說納朵娜也有弱點……？」

「是啊。或許真的有也說不定。」

魔女大神一邊喝著咖啡一邊對我這樣說。然後她還補充了一句，「依我看啊，與其去研究素未謀面的魔女，還不如去研究身邊的競爭對手會比較省事。」

也就是說。

我所欠缺的，是對對方的了解。

「今天這頓我請了，想吃多少你盡管吃吧。」

於是。我決定今天就像和伊蕾娜大神度過的那幾天那樣帶她四處走走，研究她的生活習慣。

「好吃！」

我的競爭對手在絲毫不知我目的的情況下，對著一盤巴菲喜笑顏開著。原來如此，她似乎喜歡吃甜食。這麼說來，上次決鬥的時候她吃的三明治是水果三明治來著。

吃完東西後我們便一起去購物了。

首先要去的是書店。

「那好，我要這本書。」

納朵娜小心翼翼的抱著一本最近剛出版的推理小說走到前臺。她的腳步聲就如同在跳舞一般輕盈。

這麼說來，在我和伊蕾娜大神共度的這三天裡我也去過書店。

在我排隊結賬的時候回過頭一看，看著向我揮手說「等我一下」的納朵娜，讓我想起了之前和伊蕾娜大神之間的對話。

「這本小說可真不錯呢。今後好幾天在睡前，或許可以度過一段美好的時光。」

伊蕾娜大神呵呵呵的抱著一本推理小說笑著。

面對這樣的她，我不禁挺起了胸膛。

「伊蕾娜大神，知道什麼是速讀嗎？」

「嗯，這我知道。只要隨便一翻書就能理解其內容了。」

所言甚是！我在店裡大聲的說道。

「我正是那位精通速讀的孩子，如果是伊蕾娜大神你現在拿著의這本書，只要五分鐘就可以讀完。」我真為自己感到驕傲。

然而，伊蕾娜大神卻對著昂首挺胸的我嘆了口氣。

「就算被人炫耀，我也完全羨慕不起來。」

「不用這麼客氣。只要你願意，我隨時都可以教你速讀的方法哦。」

「不必了。」她就像是扇走煙霧似的對我揮了揮手。「在我看來，讀書就像吃飯一樣，是需要經歷品味享受的過程的。」

「可吃飯也不過只是補充營養而已。」

「看來你我的想法是完全不能相容的呢。」

「可通過速度可以有效利用好有限的時間。」

「靠騰出來的時間去做傳播速讀經驗的活動，我倒覺得有些諷刺。」

總之就是不需要——她似乎並沒有打算理解。

原來如此，看來天才也並非都是那種為了追求效率而縮短時間的人。又學到了一課。

那麼我的競爭對手又是怎麼做的呢。

我問了問正小心翼翼的抱著袋子裡的書的納朵娜，只見她歪著頭，理所當然的回答道。

「哎？急著閱讀有什麼好處？」

「原來你和伊蕾娜大神是一樣的啊。」

「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這是我自己的事，你無需在意，我揮了揮手，和納朵娜一起離開了這家書店。

接著我們轉了幾家店鋪，像是陪納朵娜一起去看衣服啊，又或者是漫無目的的在街上散步什麼的，剛好沒有什麼事情可做，我便走到了廣場附近的長椅那裡坐了下來。

順便說一句，我所做的這一切不過只是在滿足納朵娜的需求而已。

「我喜歡像這樣漫無目的的在街上散步。」

她一邊說著和伊蕾娜大神完全一樣的臺詞，一邊眺望著這本性已經看慣的這個街道。

「我喜歡在這裡踏踏實實的渡過每一分每一秒。」

說著說著，她便坐到廣場那邊的長椅上。

說起來昨天伊蕾娜大神也像現在這樣坐在這裡。該不會她被伊蕾娜大神附體了吧？

「謝謝你，今天邀請我。」坐在我旁邊的納朵娜凝視著遠方，身上散發著充滿陽光的味道，對我說。「能主動邀請我出來玩的人，在我身邊真的一個都沒有，所以我對此感到很高興。」

「不邀請身為天才的你，對周圍的人來說未免太沒有眼光了。」

「天才嗎……」納朵娜嘆了口氣。平日裡一向笑口常開的納朵娜，現在竟露出了如此陰沈的表情。「被人說成是天才什麼的，我真的是一點也高興不起來。」

「這話怎麼說？」

「周圍的人都認為什麼都能做是理所當然的，這讓我倍感壓力。我還經常聽人說，因為總是笑嘻嘻的，所以看上去不會有什麼煩惱。」然後納朵娜搬出了魔女大神曾對我說過的話。「其實我和大家也一樣在煩惱著。」

果然她是被伊蕾娜大神給附身了嗎？

被稱為天才的人，也會為自己與眾不同而感到煩惱嗎。這可真是新的發現。從明天開始，我也要學會為與他人與眾不同而煩惱起來。

「說起來你今天是為了什麼邀請我？」納朵娜歪著頭問。

或許是因為向我傾訴了煩惱的緣故，納朵娜的表情又恢復幾分開朗。

姑且不說這個。

要是被問到邀請她的理由，那可就麻煩了。

「為什麼你突然會這麼問？」我試探性的反過來問道。

納朵娜表現出驚慌失措的樣子，「啊，抱歉？我剛才也說過，我其實沒什麼朋友，所以不懂，該怎麼說呢？」她又接著說起不得要領的話來。

「……？」雖然我也是個天才，卻完全理解不了她所說的這些。這下麻煩了。

「哎？就是，那啥，換做是平時的話，你肯定會想和我進行決鬥什麼的。結果今天就只是和我一起去逛了好幾家店，我還在想是不是不用再戰鬥了。也就是說我們今天不是要相互戰鬥的對手，而是朋友——」

「誰說今天不進行了。」

我隨即伸出了魔杖。

我可真沒這麼說過哦。

「我本來就是打算現在開始進行的。」

再怎麼說，迄今為止我所做的這一切正是為了這一刻呢。

「……………」

納朵娜臉上的表情逐漸消失了。

這也正是我和伊蕾娜大神定下的周密作戰計劃的成果。

此時的我又突然想起昨天還在這個國家的她。

『要想和對手決鬥並取得勝利，了解對方是首要的，不僅如此，瓦解對方的步調也很重要。』

『怎麼說？』

『做對方不情願的事。比如帶她出來整整一天，然後提出決鬥之類的。』



『這樣做有意義嗎？』

『意義可大了。傍晚的時候正好是晚餐時間，在想著「啊——回家吃什麼好呢——」的時候突然想起有件非做不可的事情的話，應該就會被她給討厭了吧？大致做到這樣就可以了。』

『你是魔鬼嗎。』

『哼哼哼……為了獲得勝利就得不擇手段，不然的話會吃虧的哦。』

『原來如此……！』

為此。

這次是在滿足她不少需求的情況下提出決鬥的。

看來效果很顯著。

「這樣啊……」

納朵娜啊的一聲，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就好像今天所經歷的這一切都被否定了一般。「那啥，我今天也沒有帶魔杖出來——」

「我可以把備用的借你。」

「你準備的可真周到啊……」

「哼哼哼，可以再多誇我幾句哦。」

「我又不是在誇你……」

目瞪口呆的納朵娜從我身邊接過魔杖。

「今天我可絕對不會輸哦，我的競爭對手！」

「是是是……」

和白天判若兩人，如此懶洋洋的回應著我的競爭對手。她那一副失去幹勁的樣子讓我更加確信了。

正如伊蕾娜大神所說的。

毫無疑問，我今天能贏——

然後我們便像往常一樣，來到了國境外的草原。

雙方都用魔杖指著對方，我們的之間的較量開始了。

「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你覺悟吧納朵娜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你給我記住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

據說那裡有一個邊哭邊逃的魔法師。

只能祈禱那個人不是我。

「……就是說，這次你也還是沒能戰勝那個競爭對手，所以才想要借助其他魔女的力量是嗎？」

那是在我經歷了第四十三次敗北後的第二天。

在我依舊在埋伏在國門前等待新的魔法師來訪的時候，一位魔女來訪了這個國家。

那是一位有著一頭炭黑色的秀髮，且整齊的將其剪至齊肩的年輕魔女。

她的名字是沙耶。

剛入境後不久就主動過來找我搭話，絲毫沒有露出不悅的表情。不僅如此，在她說了句「站在這裡說話也不是個事，還是換個地方聽你接著說吧」之後，便把我拉到附近的咖啡廳裡。

於是，我一邊吃著午餐，一邊將事情的來龍去脈告訴給了她。

此時的我回想起在四天前伊蕾娜大神來到這個國家的時候，她以是一臉嫌棄的表情接待我，現在看來，在我眼前的這位沙耶大神簡直就是

天使。

「事情的經過我大致是清楚了。看來你沒有得到一位好師傅的眷顧呢。」

只是稍微聽了幾句就能迅速理解。「真要說起來，之前你找的那位師傅，真是個在魔女的風頭上也放不下人啊。從未見過如此不負責任之魔女。明明都有三天卻還什麼都不教！」

這位如同天使一般的沙耶大神竟如此關心擔心著我這位才剛認識沒多久的人，反倒是那位教了我不少奇怪東西的魔女，被一臉氣憤的她給無情的謾罵著。

可被別人這麼說多少還是有幾分罪惡感。畢竟說什麼也不教的並非別人，正是我自己。

「或許是我拜托別人的方式不太對，但那位魔女大神也並非一無是處——」

「不對！」沙耶大神突然打斷我的話。「聽好了，柯蕾切爾小姐。作為你的師傅，除了要了解弟子的要求，更是要了解弟子想做的事情。」

「是這麼回事嗎？」

「就是這麼回事！其實那個被稱為是人家師傅的家夥也只是個很隨便的家夥，或許應該說在修行的時候比較像回事會好一點？總之就是她曾經是無比嚴格的教導了我。可在我成為魔女後，只要一有空就會把錢塞給我，然後讓我幫忙跑腿去買煙草。真的是有夠過分的說。」





沙耶大神怒不可遏。她的憤怒與其說是針對伊蕾娜大神，倒不如說是針對其他人的憤怒。

「總而言之呢，既然站在教別人東西的立場上，就必須領會對方的意圖，從而引導出從表面上是看不出來的真正心情——從而引導你實現真正的目的。」

沙耶大神據理力爭。

多麼具有崇高意識的人啊。這早已不是單純的像天使那般可愛的存在了。簡直就是神。我真的打心底裡崇拜她。相信有她的指導，戰勝納朵娜絕對會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她有著能讓我有這種想法的說服力。

「話又說回來。那個不正經的魔女到底是誰啊？」

沙耶大神又開始怒不可遏起來了。於是我回答道。

「灰之魔女伊蕾娜的說。」

「欸？」

奇怪。

沙耶大神她楞住了。她仿佛時間被凍結一般的僵住了。「你剛才說了什麼來著？」或許是因為突然僵住的緣故，就連說話的口氣也顯得有些生硬。

「我是說，我接受了灰之魔女伊蕾娜的指導。」

可結果卻慘不忍睹，然後我和剛才一樣聳了聳肩。

「……原來如此。」咳咳！沙耶大神咳嗽了一聲。「知道嗎？柯蕾切爾小姐。弟子這種東西呢，有時候就必須得親身體會師傅的想法。師傅始終都只是站在教導她人的立場上。若是弟子無心學習，就算有師傅指導也毫無意義。知不知道啊？」

「突然怎麼了？」

「而且你都和伊蕾娜小姐學了三天都贏不了對手！伊蕾娜小姐要是知道了肯定會難過到流眼淚的！」沙耶大神突然歇斯底裡似的大叫著。

「怎麼情緒突然變得這麼不穩定啊。」

莫非伊蕾娜這名字是某種咒語之類的？

「這樣看來，我也只好代替伊蕾娜小姐接著教你了。」

哎呀呀呀，真沒辦法呢，沙耶大神嘆了口氣。

「總，總而言之呢。盡管包在我身上好了。」

這麼說著的她拍了拍自己的胸前。

「真，真的非常謝謝你……！」

回過神來時，我心目中的神又回來了。話說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

「那麼柯蕾切爾小姐，能和我詳細說說你和對方之間的關係嗎？」

據說身為極優秀社會人的沙耶大神是因為工作原因才來這個國家的。停留在這裡的時間也就三天左右。忙碌不已的她似乎沒辦法在這裡停留三天以上，這也就意味著我的修行時間只有三天。說來也真是巧，上次我向伊蕾娜大神求教所用的時間剛好和現在是一樣的。

「盡管只有三天，但我可不像伊蕾娜小姐那樣溫柔哦！所以請你做好心理準備吧！」

沙耶大神如此斷言道。

我這輩子就跟定你了。

「對方是和我一樣的天才——」

我把我所知道的關於納朵娜的事都告訴給了她。神奇的是，通過伊蕾娜大神的建議獲得的知識竟意外地發揮了作用。

上次決鬥的時候我和她一起外出，我對她的興趣愛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納朵娜。

她是一個天才，性格孤傲，又喜歡讀書，喜歡吃甜食，休息日的時候還喜歡和朋友一起出去玩。

「哇——」一聽到我和納朵娜之間的關係，沙耶大神做出了很奇怪的反應。

「關於上次決鬥的地點，可以和我詳細說說嗎？」

突然變得欣喜若狂起來了。

「好吧……」

我把我所記得的全都說了。如此這般如此這般。

「什麼嘛？」

這時沙耶大神吃著作為午餐的意大利面的速度突然加快了。就好像把我的話當飯吃似的。可再怎麼說身為神明大人的她應該不至於會做出如此卑鄙的事情吧。恐怕是肚子餓壞了吧。即使是忙得不可開交的魔女大神也會有餓肚子的時候。倒不如說正因為是忙碌的魔女才會需要積極的營養補給吧。一定是這樣沒錯。

「原來如此，事情我大致是清楚了！只要三天時間，我保證你可以把你的那位對手納朵娜小姐給輕鬆攻略。所以請你放一百個心吧。」

「真的嗎！」

光是聽她這麼說，腦海裡估計早已浮現出攻略納朵娜的方法了吧。果然這個人才是真正的人才……！

「請務必為我指點迷津！」

在我深深的對她鞠了一躬後，我和沙耶大神的特訓開始了。

「哼哼哼……這可是人家向伊蕾娜小姐賣人情的大好機會……！」

看著沙耶大神低聲細語的樣子。她這張臉與其說是天使，倒更像是惡魔。

「這個人可真是反複無常啊……」

看來天才也是有常人無法理解的特別的東西呢。

我在沙耶大神身邊修行的成果，終於得以在幾天後發揮出來了。

「哼哼哼。歡迎來到我家。」

「哇——好大的房子啊！」

這一天，我把納朵娜請到家裡來。

.....。

我自己也在想，既然是為了一決勝負，那這麼做到底又是為了什麼呢，這個其實正是我的師傅沙耶大神的計劃。

這裡是我的房間，在我帶著納朵娜來的時候，我想起了我和沙耶大神之間的對話。

「下次就把她請到你房間裡去吧……」

沙耶小姐呼呼呼呼的笑著。這讓我困惑不已。這個我想一決勝負又有什麼關係？

「是，是。我懂。你想要和她一決勝負——」

沙耶大神微笑著點了點頭。那樣子就如同一位微笑著傾聽孩子說話的母親一般。「嘛，沒事啦。只要用我教給你的方法，相信你一定可以一勞永逸的。」

「一勞永逸？」

「說是從下次開始勝負就不成立也不為過吧。」

「真的嗎！」

我開始越來越期待了。

可要我把她叫到房間裡來的理由我還是不太明白。我懷著忐忑不安的複雜心情，邀請納朵娜來到我的房間，順便一提，為了這一天，我還專門把房間裡所有有汙垢的地方都給打掃乾淨，想象納朵娜來的時候會做什麼，然後屈指數著今天的到來，在我母親說了「朋友要來家



裡」之後，便囑咐她不要從餐廳裡出來。要是讓納朵娜看到身為天才的我平時的樣子，就算說是等於是讓她抓到了我的把柄也不為過。

「哎呀呀呀歡迎。」壓根不管這些的突然從餐廳裡走了出來的這位正是我的母親。「你就是納朵娜妹妹吧。真的好可愛啊。」

我的母親以她閑的不得了的家庭主婦特有的距離感前來接待我的競爭對手納朵娜。握著她的手，像個娃娃似的一臉可愛的哈哈大笑起來。

母親這種生物，一般都會在這種時候說多余的話。當然就連我媽也不例外。

「你一定會覺得這孩子很怪吧？她其實沒有什麼朋友的。所以說納朵娜妹妹，你一定要和我們家柯蕾切爾好好相處哦。」

「拜托你別再說了，老媽。」

在她說出更過分的話之前，我從背後推著納朵娜強行離開這個地方。只見她回過頭看了一眼我的母親「你媽媽對你真好。」小聲的對我笑著這樣說道。不要這幅表情好嗎。

接著我把納朵娜帶到了我的房間。

我的房間簡直乾淨得可怕。一點灰塵都沒有。這讓我再一次覺得這是多麼完美的房間啊。

納朵娜一進到我的房間就說這裡很漂亮。我點頭同意了。接著，納朵娜就好像在尋找什麼不好的東西一樣在房間裡徘徊著。

明明沒做虧心事，卻莫名的不安。

她對我所持有的書或資料做出反應「這個很有趣呢。」「我也有這個哦。」然後發表這樣的感想。就好像被人窺探自己的肚子一樣。

和寬敞的家裡相比我的房間所占的面積其實很小，很快沒什麼可看的。然而納朵娜卻無所事事的站在房間的正中央。就在我納悶自己到底在幹什麼的這一刻，我這才意識到，在我的房間裡能坐的地方不是床就是書桌。

這是何等的失態啊。

總不能讓客人坐在床上吧。

「……………」沒辦法了，我坐床上。然後你坐椅子上，我對納朵娜使了一下眼色。

「啊，嗯。」

納朵娜似乎察覺到了什麼，馬上點了點頭，然後咚的一聲坐到我的旁邊。

「……………」

不是，你坐哪兒呢……？

我不知所措，不知道該說什麼，猶豫了半天，最後還是看了一眼身旁的納朵娜。

說起來納朵娜今天穿的是上次一起逛街時買的衣服。為什麼我現在才意識到這個。我這是緊張了嗎？

什麼都想不通的我，決定逃避現實。

接下來我到底該怎麼做呢。

『柯蕾切爾小姐……柯蕾切爾小姐……』

就在我想逃避現實的那一刻，在我的大腦裡回蕩起熟悉的聲音。我很清楚這個聲音的主人是誰。

『那個，師傅……』

那是幾天前還和我在一起的沙耶大神的聲音。我驚訝的環顧四周。到底從哪兒來？沙耶大神又是從哪兒看的呢？

倒不如說。

『我說師傅，你這是，在偷聽……？』

『呼呼呼……你看我像是會做出那種事的人嗎？』

『……………』

『別一聲不吭啊喂。』

『師傅，天才往往會有欠缺常識的地方，即使被人竊聽也不會叫人驚訝。如果可以的話，我想事先說一句。』

『不是，能不能不要在被人偷聽的前提下進行對話……』

『那你又是從哪發出聲音的？』

『哼哼哼。柯蕾切爾小姐。就算想要找人家的身影也無濟於事。真正的我此刻一定是在你所不知道的某個國家裡普通的工作著。總之在你頭上回響的雖然是我沙耶的聲音，但其實又不是人家的聲音哦。』

『……這話怎麼說？』

『觀察力可真差呢。總的來說其實，是你的妄想！』

也就是說人家其實就是你腦子裡的沙耶小姐哦，這個不是神的沙耶大神對我這麼說道。我震驚了。

『難道連我的腦子也變得奇怪起來了……？』

『說得跟我的腦袋好像壞掉了似的。』

『……………』

『拜托你否定行不。』

『姑且不說這個，突然出現在我的腦袋裡到底有何貴幹啊大神？』

『這都可以轉移話題……算了。』

通過對話能夠糾正混論不堪的思路。通過我的記憶產生出來的沙耶大神，相信一定可以為走投無路的我指點明津。

『柯蕾切爾小姐。仔細回想一下，人家之前教給你的東西……』

『我從沙耶大神那裡學到的東西……』我看了一眼身邊的納朵娜。  
『已經在執行了。』

『哎呀呀呀。說什麼傻話呢！現在開始才是重頭戲呢！』

『重頭戲……？』

『既然你都把她邀進房間裡來了，即使是說你已經贏了也不為過吧。』

『真的假的？』

『是真的。即使是現在想要向她表白她也會答應的！』

『……表白？』

哎——？

你剛才說了啥來著？

非但沒能糾正思考回路，反而讓我的大腦被只有沙耶大神聲音的混沌給團團圍住。

『喂——不要逼人家這麼直接的說出來啊——現在的話就可以和你的競爭對手在一起了喲！』

『哎？』

『嗯？』

『……你剛才說個啥來著？』

『……不是打算讓你的競爭對手對你回心轉意嗎？』

『……不是，我就只是單純的想贏而已』

『表面上只是想贏，其實是想建立親密的關係，我說的對吧？』

『哪裡對了。』

『……是這麼回事嗎？』

『從一開始就應該是這麼說的……』

『……………』

『沙耶大神？』

『……………』

『沙耶大神？那個？』

從結論上來看，沙耶大神的聲音再也聽不見了。是因為我終於從緊張之中解脫出來的緣故，還是因為感受到我身邊的視線呢。

「……………」

到底是要怎樣才能坐在旁邊彼此間保持沈默的呢。

納朵娜盯著這裡呢。

「……哎嘿嘿。」

竟然就只是，笑了。

這還是我的競爭對手嗎？

啊，競爭對手到底是什麼啊？

我到底在幹嘛……？

我的大腦突然一片空白。

這時我與伊蕾娜大神之間的對話在我的腦袋裡生根發芽起來。

「我來教你一個無論如何都贏不了的好方法吧，這是絕對不想敗北的時候可以使用的非常有效的手段哦。」

什麼手段這麼厲害……？

在我問她的時候，只見她一臉得意的對我說。

「那當然是。逃啊。」

只要逃掉這場勝負就不做數，在你覺得快要輸掉的時候就請你積極的使用吧——對我說了這些。

嗯嗯。

原來如此。

「……………」

我站了起來。

一秒過後。

「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據說那裡有一個哭著逃出自己房間的可悲的魔法師。

還是個往常一樣，只能祈禱那個人不是我。

「艾姆妮西亞小姐，艾維莉亞小姐。」

她把醬香面使用的報名表擺在一起，先後叫了我們兩個的名字。

「果然還是得先仔細調查對方是否可靠，然後再向她請教的好。」

通常在旅行的話，往往都會出現資金不足的情況。

這一天，我和姐姐二人一起去了一個國家，因為被那裡張貼著的一張寫著『誰都可以賺錢的輕鬆工作！』這種奇怪宣傳標語的紙條所吸引而去參加面試。

面試的地點是在一棟看起來很豪華的房子。

我和姐姐二人被領進一間看起來像是和我們年紀相仿的女孩子的私人房間一樣的房間裡，此刻正和一位名叫柯蕾切爾的和我們年紀相仿的女孩子面對面的交談著。

我們坐在似乎是為了面試而準備好的老舊椅子上，我們從似乎是為了面試而露出一臉認真表情的柯蕾切爾小姐那裡得知了這次的工作內容。

「如何？兩位？我都已經被自己的師傅背叛了兩次了——」

據說她好像在找能夠教她戰勝名叫納朵娜的競爭對手的人然後拜她為師。迄今為止，當過她老師的人似乎都不怎麼好，以至於她還是輸給了競爭對手。

「唉……為什麼我會連輸兩次呢……不對，嚴格來講昨天那次並沒有輸掉來著……」

她把自己的失敗經歷說的跟個流傳已久的老故事似的。我一本正經的舉起手來，「順便一提，你以前的記錄是？」這樣歪著頭問。

「接下來請允許我問問你的求職動機。」

哇，被無視了。

「因為上面寫著誰都可以輕鬆賺錢所以我就來了。就這麼簡單。」

姐姐很坦率的回答了她的問題呢。話說你到底在說什麼啊。這樣會被這孩子認為是腦子有問題的說。

「哼哼哼……原來如此。艾姆妮西亞小姐。看來你具備了身為天才所該有的素質呢。」

柯蕾切爾小姐這是在說什麼呢。

「這孩子在說什麼呢。」就連姐姐也感到很困惑。

「天才往往會都在某個地方出岔子的。」柯蕾切爾小姐說。

「怎麼辦呀，艾維莉亞。我根本聽不懂這孩子在說什麼。」

「大概因為這個人是天才吧。」

「哼哼哼。」柯蕾切爾小姐看來對天才這個詞異常的敏感呢。「你這不是知道嗎，艾維莉亞小姐。你合格了。」

雖然還是不懂，但我好像合格了來著。

不對，要是被稱為天才的人都是在某個地方出岔子的話，那不管哪個在某個地方出岔子的人都可以自稱是天才了。

可要是再進一步吐槽也只會壞了面試的心情，所以我還是不吐槽了。畢竟我們現在正在接受面試的說。

「說起來，柯蕾切爾小姐。你到底是為了什麼想要戰勝那個競爭對手呢？」

「因為輸了才想要贏。就這麼簡單。」

「哦……」原來如此，我表面點了點頭。

說實話真的很莫名其妙。問了之後才發現，對方那位納朵娜小姐似乎也是天才的說。和那樣的孩子戰鬥卻還是輸了，某種程度上難免不會有「是對手的不好」這樣的想法而輕言放棄呢。

這樣想的我最終還是選擇保持了沈默。畢竟我們現在還在接受面試的說。

「理由未免太牽強了吧。你就這麼想贏嗎？」

不善察言觀色的姐姐竟一本正經的這麼問。這已經是第二次了。

「你都說了什麼啊，姐姐。」

「要是有什麼奇怪的話想說麻煩請等到面試通過後再說。」

「你到底是想表達什麼啊。」

「呃，呵呵呵呵……你說理由很牽強是嗎……呵呵呵呵……」



另一方面，柯蕾切爾小姐低下頭呵呵的笑著。

莫非她自己是有什麼感觸嗎。「是這樣嗎……」我的耳朵可以清楚的聽到她的小聲嘀咕。

當然姐姐也並沒有錯過這一幕。

「聽聞你之前的經歷，該怎麼說呢，我從柯蕾切爾小姐你那裡感受不到一絲想要認真取勝的氣概。就好像是為了和對手扯上關係而想要一決勝負一樣。」





幹嘛要在面試官面前挑刺啊？

「嗚！」

而且效果拔群。

「實際情況到底是怎樣？」

「……什麼，怎樣？」

柯蕾切爾小姐擡起頭來，臉上的表情看起來既顯得模糊又顯得緊張僵硬。我都快分不清誰才是被面試的那一方了說。

「你真正想做的到底是什麼？希望你能如實回答。」

「……………」

「如果你就只是單純的想要贏的話，根本犯不著三番兩次的去找來路不明的魔法師來當你的老師吧？要是換做是我，我肯定會找最有名的魔法師來當我的老師的。」

柯蕾切爾小姐沈默了。

奇怪？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能允許我，說些奇怪的話嗎？」

「嗯，請吧。」

得到姐姐的首肯了呢。

接著柯蕾切爾小姐所說的，可以說是無異於招供的言行。

「實際上，連我自己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據說當初只是一時心血來潮的說。

納朵娜小姐在學園裡的成績可以說是名列前茅。柯蕾切爾小姐的成績也很不錯，考試時的排名也總是很接近她的這位競爭對手。當然她也會意識到這一點。

然而她卻沒有坦率的找對方搭話的勇氣。

於是她便使用上了這個手段。

『哼哼哼……你應該就是成績第一的納朵娜沒錯吧？來和我一決勝負吧。』

.....

到底為什麼？

她會採取這種讓人覺得哭笑不得的手段。非要問為什麼的話，正因為她自稱是天才，正因為她理所當然的就是那種奇怪的人！

「一想到要是贏了的話就再也不能一決勝負了，所以我才怎麼也贏不了她。上次提出挑戰的時候，我卻什麼都沒做就逃了出去。怎麼說呢，明明已經完全想和納朵娜搞好關係了，可我卻逃了，我也沒法裝作若無其事的去找她搭話，我是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我狡猾的想過，如果我能以別人提供的建議為動力，說不定早就可以踏出這一步了。總之不管怎樣都好，我都想要一個好的建議。」

「是呢。」

姐姐立刻點了點頭。

大概有一半以上是沒聽進去的吧。我從你臉上的表情可以看得出來的說。

或許柯蕾切爾小姐很少表露自己的心情吧。或許把自己隱藏已久的想法都吐露出來讓她變得輕鬆起來了呢。從她嘴裡說出來的話就好像決堤一樣，撲通撲通的說。

而我們都沒有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多少還是可以理解她所流露出的各種心情吧。

如果非要有人能理解她的心情的話，那也只有至今為止都在同她一決勝負的納朵娜小姐吧。

不過應該不會這麼剛好突然出現吧。

「——柯蕾切爾。」

砰的一聲，房間的門打開了。

回頭一看，那裡有一個和柯蕾切爾小姐差不多大的女孩。

「……！納，納朵娜。」

原來她就是納朵娜小姐啊。

可這未免也太巧了吧？

「你們剛才說的話，我全都聽到了……」

「啊？你在偷聽？」

「不是，我只是剛好把耳朵貼在門上而已。」

「不是，你來這裡做什麼？」

「昨天就這麼草草結束，我因為有話要說才過來找你。不可以嗎？」

「倒也不是不行。」

原來如此，這家夥也是個怪人。

納朵娜小姐一進門，就說了「我也有同樣的心情哦」這麼一句話。這個人大概無視了我和姐姐的存在吧。

「可我從你身邊逃走了……我已經沒資格再和你見面了……」

突然說出了很帥氣的臺詞呢這人。

「沒事的。其實我從以前就知道你有點不對勁了。」

「你說什麼？」

「畢竟都和你交戰了四十多次了。這是理所當然的吧？」

納朵娜小姐哎嘿的走近了柯蕾切爾小姐。「不過呢，今後可不要再逃了哦」一邊這樣說著，一邊像斷了後路似的站在柯蕾切爾小姐的面前。

另一方面，我和姐姐則被趕到了房間的門口。

「納朵娜……」

「柯蕾切爾……」

突然感覺這種莫名甜蜜的氛圍讓人難以進入的說。不管是誰都無法介入到這兩個人的身邊了吧。

「這到底是什麼展開啊，姐姐？」「不知道。」

我們對這種情況真的不知所措。好想回去。

「嗚嗚……太好了，柯蕾切爾……」

就在這時，房間門前居然出現一位成熟的女性。

「這人是誰啊，姐姐？」「不知道。」

「我是她媽媽。」

原來是柯蕾切爾小姐的母親啊。

這位母親大人在看到兩位少女和睦相處的這一幕後，流下了感動的淚水。

「真是太好了，柯蕾切爾……我一直在為你交不到朋友感到煩惱不已，沒想到你居然一下子交到了三個朋友……」

媽媽我好高興……！母親大人這樣說。

等一下？三個人？

合著這是除了納朵娜小姐，就連我和姐姐也給算到一塊了嗎？

……得在事態越來越複雜之前回避掉才行。

「那啥，這位母親大人。」「我和我妹妹只是過來面試的，並不是朋友——」

「唉……  
……」

「哎呀仔細一想，我們的確是朋友的說。」「就是說啊，我們是超級要好的朋友。」

結果我和姐姐還是被卷進她們這種奇怪的氛圍去了。之前教柯蕾切爾小姐的那兩位魔法師如果能早一點發現柯蕾切爾小姐的真實想法的話，或許就不至於鬧到這個地步了吧。

嘛，她倆的關係能如此親密，可以說也有她們的一點功勞吧。

「柯蕾切爾……」

「納朵娜……」

然而這裡的氣氛真的是超級甜蜜的說……

連我自己都看得覺得燒心了——

「……啊！」

就在這時，一道閃電劃過了我的腦袋。

以現在的氣氛，即使想說了什麼，也應該都能被原諒的吧——？

我突然轉過身面向姐姐。

對她說道。

「姐姐，我可以說點奇怪的話嗎？」

然後姐姐滿臉笑容的回答道。

「嗯。不行。」

## 第五章 多樣性之國

「啊，是旅人啊。歡迎光臨。這邊請。」

偶然在敞開的門旁呆著的一個居民，就像迎接朋友一樣，用輕鬆的動作將某位魔女給迎進了國家。

某位魔女在那天到訪的，是一個被稱為雞尾酒之鄉的不可思議的國家。

據說這個國家並沒有明確的國名，來訪過的旅人都是根據特征來給這個國家命名的。

這個國家的名字因人而異。有人把這裡稱為大理石之鄉，也有人把這裡稱為拼布樂園。

連明確的稱呼都沒有定下來的這個地方，可以說體現了這個國家的風土人情。

這個國家聚集著有著各種特征的人們，居民的數量也尚不明確。就連領土都不清楚。居民們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在這裡生活著。

與其說是國家，倒不如說是讓人們隨心所欲生活的地方。

說到底，這裡也不過是一個紛繁複雜的國家。

魔女騎著掃帚飛往那個國家，已經是三天前的事了。

那是我行走在這個某個國家的商店街時發生的事。

「那邊的魔女小姐。有興趣過去打工嗎？」背後傳來一個聲音。「我這裡剛好有個不錯的好東西，如何，可愛的魔女小姐？」

可愛的魔女小姐？

那個人說的到底是誰呢。



沒錯，

「是我嗎？」

轉過身來的是一位有著一頭灰色頭髮和琉璃色雙瞳的魔女。身著黑色長袍和黑色三角帽，胸前掛著一枚星辰胸針。這位看上去非常可愛的魔女到底是誰呢。

請容我再重複一遍。

沒錯，就是我。

「剛才我看到你入境了，你應該是正在旅行中的魔女吧？我這裡剛好有一筆不錯的好買賣，要不要試試？」

「嗯—？不錯的好買賣？」

聽到這話的我不禁皺起了眉頭，但在我聽了之後，卻發現這竟是一次正經的工作邀請。

他們希望我能幫忙去那個被稱為雞尾酒之鄉的國家買書。說是無論如何都想採購只在那個國家賣的東西。

既然這麼想要，那你自己去不就好了嗎？雖說是有這樣的想法，可既然是有求於人，想必是有什麼相應的理由才對。

「其實是那個國家的治安很差……」

主要就是因為害怕才沒有一個商人想去。

我很驚訝。

「哎呀！你竟然忍心讓這麼一位弱女子去這麼危險的國家啊。」

「可你不是魔女嗎？」

「我也只是一介普通的弱女子而已。」

「總之我希望你能過去。我們是真的不想去那個國家。」

「我們？」

就在我剛歪著頭之後不久。

在我周圍聚集了一群疑似是那位商人夥伴的男人。「真的要去那個國家嗎？那順便幫我購買化妝品吧！」「可以的話，能幫我買幾件衣服嗎？」「俺要武器！」「我也要！」「還有俺！」那群人爭先恐後的把錢遞給了我。

我一直在想這到底是個怎樣的國家。

「哇，你們也真是的。」

看來對於大多數商人來說，那還真是個不太願意前往的國家。

於是，我一邊從商人們那裡存下大量的錢，一邊朝著那個人心惶惶的國家前進。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才知道了關於這個國家的各種稱呼。

當我問及他們，「結果那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國家？」的時候，或許是因為他們都只去過一次的緣故，以至於他們的反應都是。

「嗯……」

這樣的低吟聲。

結果我還是什麼也清楚的情況下，前往這個有著雞尾酒、拼布、大理石等各種各樣名字的國家。

稱呼還真是種類繁多呢。

「這個國家根據區域劃分，有很多派系。」

關於國家的事情，最好還是去問當地的居民會比較好。

剛到這個國家後不久，我便早早地把準備工作給處理好，然後一邊念著那些商人們交給我的購物清單，一邊在城裡徘徊。

首先要去的地方是書店。

「順便說一下，像我們這些愛讀書的人，住的地方就叫愛書人區。」

「哦。」

「在我們這個國家，根據興趣愛好的不同，住的地方也會有所不同。比如愛讀書的人就會在愛書人區，喜歡衣服的人就會在時尚區，還有喜歡肌肉的人就會在肌肉區，以及喜歡香水的人就會在香水區。」

「嗯.....」

原來如此，就是說志同道合之人會聚在一起生活嗎。

仔細一看，這裡被稱為愛書人區這點可謂是名副其實，畢竟這周圍到處都是書店。我偶然走進一家書店，店面很是雅致。這家店裡有很多關於哲學方面的書籍。

「這裡愛書人區裡最高檔的店。選址離國家入口最近，更重要的是，這裡有很多比什麼都好的書，你說是吧？」

委托我辦事的商人們主要是想要這個國家的居民製造出來的東西。購物清單上寫的正是這個國家才有的關於哲學方面的書籍的標題。

我拿好指定的冊數前往櫃臺那裡。

這麼說來。

「我想要這個國家的居民寫的冒險小說，請問這裡有嗎？」我歪著頭問道。

「嗯.....冒險小說是吧。在愛書人區的街角那裡就有。」

這位高雅書店的店員態度一下子變得冷淡起來。我是不是說錯了什麼話？

雖然感覺有些別扭，但我還是在清單上記錄的哲學書籍的名字上畫了線，然後走到馬路前面。

那裡有一個看上去五顏六色的店面。

「歡迎光臨！我們店裡有不少冒險小說。請問您需要什麼？」

一進店裡，店員先生便向我打了聲招呼。要找的東西有很多，每一個都循規蹈矩地尋找真的很累人，那這麼用心我真的很感激。

我把紙片原封不動地遞給那位店員先生看。

在他說了「原來如此！那是最近剛出的新作！請您稍等片刻。」之後便走到店裡面，然後很快又走了出來。

「接下來你是要去哲學書店嗎？」店員先生一邊把便條遞還給我一邊對我問候道。

「是的。」我點了點頭之後，店員先生笑著說道。

「哈哈哈哈！就是那個看上去很乖巧的店員對吧？」

那家店被趕在愛讀人街的角落裡，真是一間可憐的店呢，店員先生是這麼笑著對我說的。

「……………」

原來如此，即使是同一街區的店鋪，關係也並不是那麼好。

「啊哈哈哈哈！那些讀書人本來就很不擅長交際！即便是同樣愛讀書的人也未必能成為好朋友。」

接下來要去的是時裝店。

其中一位商人想要居住在這個國家的設計師親手製作的衣服，因而這次到訪的是時尚區。整體而言，這裡就是個閃耀著輝煌氣氛的區域。

在我按照購物清單的內容購物的時候店員很快就出現了，然後開始單方面的談話。這附近和一般的時裝店也沒什麼兩樣。

「之前在同一街區的朋友還吵過架嗎？那可真是叫人吃驚呢。就因為不善交際才會無法抑制別人討厭的話。」

真是個笨蛋呢——時裝店的店員小姐挖苦似的笑著說道。

接著要去的是香水店林立的香水區。

那是一個充斥著高雅氛圍和芳香的街道。

順便一提，香水區就位於時尚區的旁邊。

「還在燒香啊你！麻煩你住手好嗎？臭味會傳播到我們的商品上來的！」「哈？要是顧客們能從你們的商品上聞得到我們賣的東西的味道就應該心存感激了不是嗎？」

賣香水的店和賣衣服の店。挨在一起貌似不是很投緣，那家店的店主小姐現在在店裡發生了爭執呢。

「哇——你還來。」

店主一邊把裝著香水的盒子遞給我，一邊事不關己似的打量著剛才店裡的情況。

隨著店主們的爭吵持續白熱化，雙方甚至都抓起了對方的衣領，其他的店主和客人們都紛紛上前制止，場面越來越混亂了。

「真的有夠吵的。」

我從容不迫的看著這一幕。

這麼說來，這個國家被人認為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國家，

「是因為這樣的爭執很多嗎？」

我問。

「嗯？不，也不全是。」

她很乾脆的搖了搖頭，然後回答說。

「那人其實很老實的」

我把目光再次投向正在爭吵的她們。

「服裝店的風情有什麼了不起的！」「吵死了，別靠近我！你個渾身香水臭的家夥！」

兩位店主開始互相毆打。周圍的店員們也在相互辱罵對方，各種罵聲一片。

我本以為她們是來勸架的，結果竟然只是過來添油加醋的。

.....

這也叫老實……？

我歪著頭。

坐在我旁邊的店主小姐，看著愈演愈烈的街區鬥爭，低聲說道。

「真是的，就因為有那樣的人在，才會讓人覺得我們這個區域的人都是那種感覺。」

撇開時尚區和香水區之間的爭吵（包括鬥毆）不說，光是在這街上繞了一圈看來，這裡的人們也確實還算老實。

其他區域的爭奪也非常殘酷。

就拿畫師區來說吧。在互相看著對方的畫作的時候，「你這個構圖確定不是抄我的嗎？」「不，你才是。」「你有種再說一遍？」「怎樣？想打架啊？」就會像這樣開始散播起爭執的火花，僅僅只是這樣結束倒還好，可當其他畫師聽聞騷動趕來的時候「我是對誰抄誰沒什麼興趣，不過我倒是喜歡這個。」「不對，我覺得這邊的更好。」由此從最初的引\*\*動，演變成攀比畫的好壞。結果在放任漩渦中的畫師們，逐漸發展成場外亂鬥。甚至還有像是「喂，你們的同伴因為你們打了起來，你們打算怎麼負起責任？」之類的情況把其他區域的人也給吸引了過來。這景象簡直就如同地獄一般。

哎呀呀，真是有夠可怕呢，在我買了自己想要的畫之後，便匆忙從這裡逃走了。

接著我來到了武器店區。

「那家店的店主在搞不正之風！」

據說某間人氣武器店的店主小姐把從外面運來的武器充當自己鍛造出來的武器拿出來販賣。這問題可大了啊！當然也因此受到那些充滿正義感的店主們的譴責。

而且就因為那家的店的店主是個可愛的女孩子這個理由，一部分的武器店店主亦成為了字面意義上的擋箭牌，從而演變成武器店之間的爭鬥。然後以這些男性的樣子讓人惡心這點為由，其他區域的女性們也都紛紛發出了罵聲，當然也有其他區域的男性在針對那些女性，嘲笑她們嫉妒可愛的女孩子，甚至還把其他區域的女性也給卷了進來。最終演變成像是在周圍放了火一般的慘狀。

「同樣身為女性的你又是怎麼看的！魔女大人！」其中一位充滿正義感的武器店的男性突然湊上前來問我。

不好，要被卷進去了。

「哎嘿嘿。其實人家也不清楚的說。哎嘿嘿。」

我故意裝作是一個答非所問的笨女孩的樣子，想趕緊從這個地方溜走。在我從那個武器橫飛的危險區域逃出來後，我來到了肌肉區。

這裡成為了我今天最後一個購物的區域。

「原來如此。肌肉區那裡開發了秘制的肌肉飲料。商人先生的眼光確實不錯。」

這次我到訪的是一間名叫肌肉鍛煉的專賣店……那間店的招牌是這麼寫的。

寬敞的店內陳列著肌肉訓練專用的器材，裡面擠滿了不少因訓練而流汗的男女。剛進店就感覺濕氣和溫度都增加了一成，從這點就足以看出他們對鍛煉身體的熱情了。

在我給店員先生看了購物清單後，他便很快將我想要的東西給拿了過來。

在我看那份清單的時候還不太清楚肌肉飲料是什麼，現在看來，不過就是一些冰沙而已。

「這就是我國秘傳的肌肉飲料。」

「什麼飲料的說？」

「就是一種可以讓體內的肌肉覺醒的魔法飲料。」

「原來如此。」還是不懂。

「您是不是覺得有點不太明白呢？」

「您看得出來嗎？」

「當然看得出來……因為你臉上的表情足以說明這一點……」

「這樣啊。」看來是個糟糕的飲料呢。

「這個飲料只要在訓練後飲用，即可擁有鍛煉肌肉的效果。具體來說，就會變成像我這樣的完美身材。」

店員先生一邊把袋子遞給我一邊看著我。

按理說這個點我得趕緊回去，可有一件事讓我很在意，於是在我拿到東西的時候歪著頭。

「這個街區可真和平呢。」

迄今為止我所走過的區域中，幾乎到處都有爭執。可正如我現在看到的那樣，這個肌肉區似乎並沒有那樣的景象。

我所看到的就只有不停流汗的男女們。盡管彼此間並沒有什麼對話。

「原來如此。那你眼光可真不錯。」

店員先生那被曬得通紅的小麥色的臉笑了。「你看看那個。」



他指了指在店內最裡面正在化妝的那個男人。露出來的肌肉看起來閃閃發亮。是被訓練後的汗水給浸濕了嗎。

「那其實是油。」

居然是油嗎。

「那麼，魔女大人，您看那個能明白嗎？」

「不明白。」

「那是一種名叫側切的姿勢，主要用來展示剛鍛煉好的胸肌。」

「我對造型的名字倒是沒什麼疑問。」

「哦，原來您知道啊。看來您真的是個肌肉通呢。」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對這個沒興趣……」

還有肌肉通又是個什麼鬼……？

總的來說，我想從提問的意圖開始聽起。

我帶著這樣的意圖，盯著肌肉店的店員。店員先生似乎是從我的表情中讀出了什麼，

「正如魔女大人所懷疑的那樣，這個區域相對比較和平。」

他一邊點頭一邊對我陳述了理由。

而且還是一個非常單純明快的理由。

「因為這個區域的人對除了自己肌肉以外的事物都毫無興趣。」

唉，終於懂了。

買完東西後，我將大量的行李放到旅館那裡，然後朝著這座城市的中央區走去。

在肌肉區那裡買了東西後，我都已經累的想快點回去了。臨走前，肌肉店的店員先生說了一句讓我很在意的話。

「聽好了，肌肉飲料一定要在訓練後三十分鐘喝完才有效果——」

不對，不是這句。

「這裡確實比較和平，但還有比這更和平的區域。其名為中央區——」

他還對我說。

這是這座充滿人心惶惶的城裡最和平的地方。

就因為這點讓我很在意。於是我當即決定前往那裡。中央區就位於距離肌肉區的不遠處。

「哇哦——」

從結論上來說，這個中央區確實聚集了不少享受著和平生活的人們。

在這裡看到的景色也和其他國家差不多。

普通的咖啡廳，普通的餐廳，普通的住宅區，還有那些享受著自由時光的普通的居民們。

我試著走進咖啡廳，打算在露天座位上悠閒地坐上一小會兒。

我看了一眼菜單，然後點了一杯咖啡，悠閒地等上幾分鐘。溫熱的咖啡很快就端上來了，我喝了一口。

「……好好喝哦」

雖然絕非極品，但在周遊各國，買盡各種東西後喝的咖啡這麼是恰到好處的美味。

總之就是很普通的說。

「從沒見過啊。是來這裡旅遊的嗎？」

「……………」

我怎麼也不會想到，在我享受很普通的悠閒時光的時候竟會會有男人找我搭話。

聽到聲音的我回過頭一看，在我後邊的座位上剛好坐著一個男人。

男人一句「你好」後對我揮了揮手。

「啊，抱歉。你不必如此戒備的。我並沒有想要撩你的意思。」

「我覺得這是那些想追求我的男人才會用的客套話吧。」

「可我是真的沒有這個意思哦。」只見他從胸前的口袋那裡掏出一張名片，並遞給了我。

我保持警戒的接過他的名片。

「多樣性之國，運營委員……？」

首先從國名來看就顯得很清爽了？我歪著頭問。

「就在這個國家招募人才的人。」

說不定眼前的這個男性也有一點肌肉傾向，他的表情似乎也能看出我的心聲。

「所謂多樣性之國，是指這個國家現階段的名字。也就是還沒有明確的名字。」

「呵呵。」

「你應該是觀光客吧？在這個國家，像你這樣的年輕魔女是很少見的。可以的話，能告訴我關於你的一些事情嗎？這個國家的觀光客本身並不多，我想作為今後的參考。」

這位有著多樣性之國運營委員頭銜的迷之男子，隨後向我說出了關於他自己的事情。

據說居住在這個國家中央區的人們原本以旅人和商品為主。據說這個國家聚集了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他們相互依偎，共同生活。

「我們在旅行中看到的，是能夠無拘無束生活的著的普通人，還有生活不自由的人們。」

過了這個國家就會看到各種形形色色的人。

他是這麼跟我說的。

「特別是在很多國家，多數派都被認為是普通人，而少數派則是被認為是怪胎、奇怪的人。他們終因被多數人的意見壓垮，從而無法表達自己的意見。他們就是這樣的人。」

「……嗯。」

「人一旦屬於集體就會失去個性。屬於機體本身就有自己的語言。然而在失去了個性後，即使還有意見和想法也沒能被採納。在相反的人看來就是這麼奇怪的東西。總感覺自己毫無立足之地呢。」

「……………」

「沒有比不被承認差異的人更渺小的吧。其實人與人之間本就更應該承認對方的差異才對。」

哦。

「所以你才會想到這裡是個充滿多樣性的國家？」

「是的！我們通過承認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建立了這個真正意義上的和平國家。」

「哦。」多麼了不起的志向啊。「說起來這個國家是由誰來統治的？」

「哈哈！魔女小姐，讓一個人來治理這個國家的想法早就已經過時了。」

「……………」

原來如此，看來我的意見似乎不值得作為多樣性之一。「聽聞這個國家的治安很差，在商人之間傳開了惡評——」

因為觀光客似乎不怎麼來這裡而看起來煩惱，於是我便將商人們對這個國家的評價告訴給了他。

如此這般如此這般後。

那位自稱運營委員的男人「嗯……」的一聲沈默了一陣，就好像被問及這個國家情況的商人們一樣，臉上帶著複雜的神情低吟著。

「治安不好的國家，嗎……」

我點了點頭。

「就是說啊。這裡似乎總在進行派系的鬥爭……」

「因為居住在這個國家的，就是那些被稱為怪人的家夥……」他說。

「而且這個國家才剛剛建成，所以還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姑且先把興趣相近的人們都聚集在一塊，然後建立一個社區，這樣居民之間就不會產生摩擦了。」

「……………」

「志同道合之人聚在一起，能夠相互理解彼此間的差異，這是人類共享差異的第一步。」

運營委員先生是這麼說的。

原來如此。

「要真是這樣的話，現在看來似乎並不怎麼順利。」

我一邊說著，一邊指向馬路的對面。

「……？」

運營委員先生轉過頭一看。

在他視線的正前方，是與這個國家的目標完全相反的東西。

武器店之間的抗爭。騷動似乎都已經擴散到那種程度了——有為了保護女孩子而充當擋箭牌的男性，也有在一旁大聲呼救女性，還有充滿正義感的男性，各種各樣的人聚在一起，使得如同節日一般的騷亂加劇了。

聽到騷動的人加入到騷動當中，使得騷動進一步擴大。

本以為放著不管就能任由這場火自己撲滅，然而這樣也只會使大火越燒越旺。

哎呀呀，看上去真的是很不得了呢。

只是從遠處看倒也普通的節日沒什麼區別，可當手持武器的人們成群結隊的在街上吵吵嚷嚷的現在發生的時候，除了治安不好，還真沒有什麼是可以形容的了。

「哎呀哎呀，又來了呢……」

據這位自稱是運營委員的男性所說，這種事其實經常發生。

如果不是這樣，這裡也不至於會被說成是治安不好的國家。

「真叫人頭疼呢。」

我一邊從遠處看著騷動，一邊這樣說道。

那位運營委員的男性，「是啊……確實是很叫人頭疼。」嘆息著說了這麼一句話。

然後他又接著說道。

「就因為有這樣的人在，才會讓人覺得這個國家的人都是這樣的人。」

在我把一個個大件的行李都捆在掃帚上之後，便騎上掃帚從這個國家飛了出去，然後把東西送到商人先生們那裡。

「這是你們要的東西。」

在怪人眾多的國家可以買到難得一見的稀有物品，商人們都對我的收獲感到高興。拿到錢的我也一樣很高興。可以說美好的生活由此展開了。

「……………」

不過吧，為了保險起見。

我也順便告訴商人先生們，關於我所訪問的那個國家，基本上是有其國家運營者所使用的名字的這檔子事。

「哦，是叫『多樣性之國』啊……」「這名字也太土氣了吧。還不如叫大理石之鄉呢。」「明顯是拼布樂園要好一點吧。」「應該是雞尾酒之鄉才對吧。」「怎樣啦？想打架啊。」「你有種給我再說一遍試試。」「能不能先別吵了。雖說雞尾酒之鄉這個名字確實老土。」  
「這也不行嗎……？」

即使是傳達了這個國家正確的名字，也還是會有人因為這個國家的名字而產生分歧，或許這就是這個國家的風土人情吧。

其中就有一位商人先生問我。

「那個，魔女大人。」

「是？」

「您覺得這個多樣性之國怎麼樣？」

大概是在向我詢問現階段的治安狀態和國家的氛圍吧。

到底該怎樣回答他好呢。

一想起我在短時間內去過的各種各樣的街區那裡發生的事，還有在那裡遇到的人。

結果我也只是低吟了一聲。

「嗯……」

我此時的表情一定相當的複雜。



## 第六章 灰之魔女的減肥計劃

那是在我訪問自由之城科諾茲時所發生的事。

也就是在我和芙蘭老師還有沙耶小姐再會時的回憶。

「哈啊.....」

明明是回憶，卻發出煩悶的長嘯短嘆的魔女到底是誰呢？

沒錯，就是我。

「哎呀？伊蕾娜。你是遇到什麼麻煩了嗎？」

而最先發現弟子煩惱的，正是我的師父，芙蘭老師。

我和她眼下來到了這國家的一個湊合有點名氣的咖啡廳裡。在這個湊合有點名氣的店裡，來客的人數也還算湊合，而我們的桌上擺放著的是味道也還算湊合的咖啡和麵包。

我一邊吃著麵包一邊唉聲嘆氣，一邊看著坐在對面的老師。

「老師您看出來了嗎？」嚼嚼嚼嚼。

「很少見你在吃自己最喜歡吃的麵包時還唉聲嘆氣啊。」

「說得我好像是個成天到晚就只知道吃麵包的麵包迷似的。」嚼嚼嚼嚼。

「我就是這個意思。」

「可是老師啊，就因為這個煩惱，害得我連最喜歡吃的麵包都吃不香了。」

啊我是多麼可憐。盡管嘴裡始終嚼嚼不停，卻還是深深地嘆了口氣。

看著我如此煩惱不已的樣子，老師似乎感到意外而睜開了眼睛。

「哎呀，是這樣嗎？看來你這個煩惱真的非同小可。」

「就是說啊。我甚至覺得此生都沒有過如此的頭疼過，真的是太煩惱了。」

「所以你究竟是怎麼了呢？」

「事實上……」

單手拿著麵包的我探出身子。

瞧我仿佛要有什麼有重大發表似的口氣，我的師傅也跟著探出身子。

「就是吧……」

我咽了一口唾沫。

終於還是決定把這事給說出來了。

「我最近……好像胖了。」

「哦……哈？」

「只是胖了還好說，但究竟是為什麼我會胖了呢，正因為對此一點頭緒都沒有我才頭疼。」

哎呀究竟是為什麼呢？我悲痛欲絕的同時依然嘴裡嚼嚼嚼個不停，即使不怎麼好吃，但卻停不下來。

「我倒覺得原因已經很顯而易見了。」

「嗯？老師。你在看什麼呢。才不給你吃呢。就算再不好吃，麵包終究還是麵包。」

「嗚哇……」

「總之我現在就是煩惱的不行，正消沈著呢，老師。」

「可你不是還在吃嗎？」

「這就是所謂人在壓力大的情況下報複性進食。人家真的很困擾」

「嗚哇……」

「更何況我的飲食習慣和平時也沒差啊……到底為什麼我的體重會增加呢？……」

「難到不就只是因為你平時的飲食習慣太過不均衡嗎……」

芙蘭老師目瞪口呆地嘆了一口氣。一方面這表示她真的是束手無策了，另一方面也是承認，我眼下面對的，是連她這位赫赫有名的星辰魔女都無力解答的沈重問題。

哎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嗨呀……再這樣下去，我的體重就會無窮無盡的增加下去了——」

但我真的走投無路了。

誰幫幫可憐的我啊。

「你的話人家都聽到了喲！」

就在這時，從我的座位旁邊突然冒出一位少女。

那是一位有著一頭乾脆利索的且修剪至齊肩的黑髮少女，不知為何，總感覺蠻有沙耶小姐的風格。她身著黑色長袍，細看之下，在她的胸前掛有星辰狀的胸針和明月狀的胸針。看上去簡直就像是沙耶小姐。

身上還帶著和我完全一樣的項鏈和三角帽。

與其說是偶然——

「……………」

倒不如說，就是沙耶小姐本人。

「你的話人家都聽到了！伊蕾娜小姐！」

她再次提高了聲調。

「哎呀是沙耶小姐。」芙蘭老師對沙耶小姐的突然出現倒是一點也不意外，只是呵呵的笑著問。「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聽我們說話的？」

「從一開始就在聽了。」

「哎呀真是……」

「聽說伊蕾娜小姐的份量增加了不少呢」

老師的表情微微陰沈了些。

有些不爽啊……

「沙耶小姐你是從哪兒冒出來的？」

我瞪著沙耶小姐問道。

「人家聞到伊蕾娜小姐的香味就過來了。」

「難道不是和麵包的香味搞混了？」我的味道就有那麼大嗎……？

「伊蕾娜小姐。只要是你所在的地方人家就一定能聞得出來。還請你記好哦。」

「你這是何等猖狂的跟蹤狂啊。」

「才不是呢！人家才不會去做跟蹤她人這種齷齪的事情！」

「那又是什麼？」

「愛的……尾隨吧。」

「那不就是跟蹤嗎？」

她究竟在胡扯什麼呀……我無奈的嘆了一口氣。

「哎呀哎呀……」

另一方面，芙蘭老師看上去已經是非常非常的不爽了。

能那有名的星辰之魔女的表情都一瞬間凍結起來，這位沙耶小姐過於跳脫的種種舉動可以說是讓我心驚膽顫。

「要是我和沙耶小姐的關係被誤解了的話該怎麼辦嘛……」順便我也膽戰心驚地念叨了幾句。

「總之這樣發展下去伊蕾娜小姐可就再也說不出『那位可愛的過分的女孩子是誰呢？沒錯，就是我』這樣的臺詞了呢？」

我說，沙耶小姐。

「小心我揍你哦？」嗚呼呼～我微笑著。

「你平時都這麼說的嗎？」哎呀，嗚呼呼～芙蘭老師。

「老師，請不要露出一副好像看到了弟子令人欣慰的一面的表情。」

「因為我實際上就是看到了弟子令人欣慰的一面嘛。」

「又是誰的妙計讓這位伊蕾娜小姐露出了令人欣慰的一面呢？沒錯，就是我。」

「我真的要揍你哦，沙耶小姐。」

我狠狠瞪著沙耶。

「哎呀～」芙蘭老師則是說著，轉向了沙耶小姐。

「關於吃麵包太多這事，你有什麼妙計嗎？」

似乎沙耶勾起了和我一樣經常吃麵包的芙蘭老師的好奇心。

「那是當然咯！」啥也說著得意的挺起了胸膛。

「那可是我珍藏的妙計哦！」

「珍藏的妙計是……！」芙蘭老師的雙眼一下子就閃閃發亮起來。

而另一邊，我則是懷疑地眯縫著眼睛看著她們，覺得反正到頭來沙耶就是想說些奇怪的點子。

而就在此時沙耶則是無比坦然地說道。

「你有沒有聽說過，每天讓蔬菜聽古典音樂就能讓蔬菜變得更好吃這樣的說法？」

哇。一開頭就是非常不好的預感。

「那個，是什麼說法呢？」芙蘭老師不解地問。

「就是說，只要每天讓食物聽到同樣的聲音，食物也就會按照人的想法去成長。」

「是這樣呢。」

「而我認為這一道理，對於人類也一樣生效。」

「是……這樣嗎？」

「並且從這個道理中還得出一個啟發，那就是只要我每天都對伊蕾娜小姐傾訴我的愛意，伊蕾娜小姐未來就有可能就會回應我！」

「是……這樣嗎？」

請別看我這邊，老師。

「也就是說只要伊蕾娜小姐和人家一起生活，飲食方面就能保證營養均衡又健康。我一定會片刻不離的引導伊蕾娜小姐過上健康的生活的！」

「你這是綁架監禁呢。」

說的太直接了吧，老師。

哎呀但是呢。

「不過，從能讓伊雷娜瘦下來的這個結果上來看，沙耶小姐的這個方案其實也不差……」

忽然，我試著非常認真地思考了一下。「已經能看到未來因為壓力過大而暴瘦的自己了。」

「好過分！」

沙耶小姐哀鳴一聲。

可非要說的話，其實提出這個建議的沙耶小姐才更殘酷……

「可是吧伊蕾娜。你要真想瘦下來的話，還有一條路就是可以和我一起生活啊。」

芙蘭老師笑著對我這麼說。

「和芙蘭老師一起嗎？」

「對。我會每天都用親手做的菜招待你哦。」

「……沒記錯的話，芙蘭老師做的菜都讓人難以下咽來著。」

「也許吧。可從結果上看，這樣你就可以瘦下來了吧。」

「結果是理想，但過程討厭。」

「哎呀哎呀。」

「那人家的方案——」沙耶小姐突然探出頭來。

「過程討厭。」我背過身去。

「好過分！」

結果就是不管哪個方案都只能擱置了。

「果然減肥這種事不能一概而論啊……」

真是煩惱啊，我一邊嚼嚼嚼著麵包一邊嘆氣。果然這包是不怎麼好吃啊……

芙蘭老師看著我，仿佛嘆息會傳染一樣她也同樣嘆了一口氣。

「其實我覺得你只要不吃麵包就行了……」雲雲唧咕了一些話。

姑且不說這個。

「和你們談過之後，我倒是想到一個好點子，那今天就先到這裡好了。」

「好點子……？」她倆仿佛聽到不可思議的話全都迷惑不解地站起身目送我離去。

是的。在我點了點頭說道。

「我現在就去讓麵包去聽一下古典音樂看看。」



## 第七章 黃昏的赫爾維

位於森林深處的小國。

黃昏的赫爾維。

在夜晚寂靜的街道上，路燈微弱地亮著。放眼望去，照亮街道的只有那微弱的燈光，黑暗與無依無靠的燈光交替出現。

從連接國家和外部的大門延伸出來的大街上沒有人的身影，唯有腳步聲叩打在這石板路面。

寒風刺骨，擡頭望去，在這空無一物的夜空中，僅有如同絲線般纖細的月亮而已。

魔女在擡頭仰望這黑暗的天空的同時，也在為被遺忘在黑暗中的月亮感到悲哀。就像被丟在世上一樣的孤苦伶仃。很是寂寞。

「……………」

這位魔女這才意識到，自己也孤苦伶仃的行走在這小鎮的路上。

具體說來，她的外貌是有著一頭灰色的秀髮，琉璃色的雙瞳。是個身著黑色長袍和三角帽的旅人。若是換做平時入境的時候，一定會有像是「實在是太可愛了！」這樣的歡呼聲，然而今晚就是這麼安靜，鴉雀無聲。

這位魔女也因此寂寞而沮喪地走著。

那麼她到底是誰呢？

沒錯，就是我。

「……真傷腦筋啊」

入境後過去了大約三十分鐘。

然後在這被源源不斷的路燈所照亮的街道上又走了大約十分鐘，誰也見不到。經過的許多高大的住宅就好像在拒絕旅行魔女的來訪一樣，緊閉著窗戶。

莫非這裡是無人區嗎？我曾一度這麼想。

又或者是期待著「實在是太可愛了！」這樣的歡呼聲的妄想暴露的太明顯了？不管怎麼說，

「真傷腦筋啊……」

我一邊重複著同樣的話一邊深深地嘆了口氣。

原本這個時間是不該來的。

這個國家的夜晚無論好壞都很有名。

「——聽好了魔女大人。即使是魔女大人，身處在這個國家的夜晚也一樣非常危險。今天會盡快為您進行入境審查，之後還請盡快找間旅館去避避風頭」

這是入境審查時一位守門的士兵對我說的話。也不知算不算的上是不幸中的大幸，我入境的時間剛好是在大門關閉之前。據說那位士兵先生很快就會躲到屋裡去了，然後讓我也趕緊去找旅館。

可不管我在街上怎麼走，別說是開著的店了，連個人影都看不到。

這個國家只要一到晚上就不會有人出門。居民自不用說，士兵、旅行者、商人，甚至連動物都不願外出。

這個國家的夜晚，不屬於人類。

『……啊』

背後傳來一陣聲音。

咦，是居民嗎？我下意識地回過頭。

接著，我開始後悔踏入這個國家的夜晚了。

『還不還錢還不還錢還不還錢——』

有個人正低著頭喃喃自語著。

皮膚就像從全身抽走血液一般蒼白。細長的脖子上纏著繩子，耷拉著垂在地上。

一看就知道那不是活生生的人類。

從外表上看，別說那不是活生生的人類了，而且，

「真透明啊——」

還半透明的呻吟著。

『錢啊錢啊錢啊錢——』

這個半透明人一樣的東西，反複吐出同樣的話。

然後，就好像響應了那個聲音一樣，一個接一個相似的身影在黑暗中出現。

『好痛好痛好痛好痛……』 『為什麼要拋下我……』 『殺了你我也會死。殺了我你也會死……』

「……………」

事情變得越來越棘手了。

在這個名為赫爾維的國家，一到晚上就會有非人類的人在街上往來，這在商人和旅人之間是很有名的故事。

正因為如此，我才會想在天黑前入境。

「嗯……」

事實上我在想，萬一馬上就遇到的話該怎麼辦呢？於是，我在一個緩慢地向我走來的人面前歪起頭來。

魔法是否有效？原本就是可以戰鬥的對手嗎？雖然聽說這個國家到處都是危險物品，但實際卻從未聽說在遇到危險物品的時候該怎麼辦。

哎呀哎呀。

「真傷腦筋啊」

在我今天第三次說出這樣的臺詞的同時，也伸出了魔杖。

總之先試試牽制一下吧——我把魔杖指向別處，在街上輕輕放出火球。

砰的一聲，火球在石板上彈開然後消失了。

那些非人類順著火光回過頭一看。

然後，

『啊——』

在說了一句錢之後，那個非人類的身體突然開始支離破碎起來，然後像霧一樣消失了。

「……………？」

當然我放出的火球並沒有能讓非人類變成粉末的效果。

『在——』『怎麼樣——』『你——』

更不要說是能讓周圍那些相似的家夥也變成粉末的那種效果了。

路上霎時蒙上了一層薄薄的霧靄。路燈的光線變得模糊，視野被一片白色所覆蓋。

「這麼晚了還敢一個人出門」

遠處傳來一陣腳步聲。「你應該不是本地人吧」

迷霧在一瞬間散去後，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位魔女站在那裡。

她有著一頭銀白色的頭髮，金色的雙瞳。白色長袍和黑色長裙。胸前有一枚星星形狀的胸針。

最具特色的是，她拿一把大鐮刀當拐杖使。

她飛快地揮舞著鐮刀，揚起的風吹散了迷霧，然後她撲哧一聲笑了起來。

「真是危險啊」

黃昏的赫爾維。

這個國家不論好壞都很有名。

據說這個國家的夜晚被非人類支配著。

而且，據說有一個魔女，正在捕獵那些自稱是非人類的家夥。

「我的名字是新月魔女克拉麗絲。請問你是？」

那個溫柔微笑著伸出手的她。

在這一片漆黑的夜裡，唯有她懷中的如彎月一般的鐮刀在月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輝。

接著我從克拉麗絲小姐那裡了解到，在我入境時的門窗緊閉，還有看不到任何人出沒的這些現象，在這裡早已司空見慣。

「這段時間亡者頻繁出沒，街上的人們都很警惕。」

真是運氣不佳呢，她輕笑著對我招手，並表示要帶我去一個安全的地方。

按理說是不應該和不認識的人一起行動的，遺憾的是，不清楚情況的人在街上徘徊的情況並不常見，所以我回應她之後便和她一起上路了。

就這樣，我們來到了新月魔女所屬的事務所。

「實際上這裡除了是我的事務所，也是我和家人的住所。好了，快點進來吧。」

和街上的許多建築一樣，那是一個四層的磚瓦建築。

一樓和二樓都有著看上去簡約而又顯得高貴的辦公桌和椅子並排的辦公室。我則是被帶到了三樓，在對面有一張沙發和一張桌子。在房間裡還有一張桌子，桌上堆滿了大量的資料、魔法道具和研究資料。

據說那是克拉麗絲小姐的私人房間。

順便一提，四樓部分才是她的住所。

「……真是間不錯的事務所啊」

這位新月魔女殿下看上去真有錢呢。

「呵呵呵。是吧。這可是我花了好長時間精心布置好的」她一臉嘚瑟的挺起了胸膛。

緊接著。

咚，樓上傳來一陣呻吟和巨響。

.....

總感覺，這隔音措施有點不太好呢。

說起來這樓上是她的老家吧。

「請問有人在嗎？」

「啊，不用。請別在意。」她用明確的語氣對我說道。

恐怕是不希望有所接觸吧。她笑說「那其實是我的母親。這種事常有的，還請別忘在心上」然後，她很快又接著說道，

「要喝點什麼嗎？灰之魔女小姐」

她一邊用手催促著坐在接待室的沙發上，一邊這樣對我問。

要是真不想被問的話還不如別問。

「叫我伊蕾娜就好」我點了點頭坐下。「那就咖啡好了，請給我一杯咖啡。」

「明智的選擇。我們新月會對咖啡也很有講究。」

「新月會？」

聽到陌生詞匯的我頓時歪起頭來。

「那是我設立的一個組織的名字。」

她一邊泡起咖啡一邊接著說道。「簡單來說就和自衛隊差不多。主要的業務是這個國家的防衛工作，還有討伐亡者。」

「亡者？」我又一次歪起頭。

「就是你剛才遇到的那些家夥。這個國家的人們都是這麼稱呼他們的。」

「所以那到底是什麼？」

「哈哈。原來你有在聽啊，伊蕾娜小姐」

「淨是一堆不可思議的東西，搞得我一頭霧水」

至少在剛入境的時候就看到了不少奇怪的東西。像是半透明的奇怪生物……之類的。緊接著就遇到了這位擁有狩獵組織的魔女。

更重要的是，這個街上的居民們就好像統一口徑似的緊閉門窗足不出戶，總感覺很微妙呢。

在這個國家，沒有人會想在晚上出門，更不用說是不得不工作到半夜的這種情況。

她把一杯咖啡遞給我後，又接著說道。

「亡者是那個怪物在這個國家特有的名字，從很久以前就一直折磨著這個國家的居民。太陽一落山，街道和屋頂，室外的廣場，不管在哪裡都有可能出現。要是放著不管的話，早晚會闖入民宅，開始襲擊人。」

據說每到晚上，就會有新月會的人在街上巡邏，狩獵亡者。就像克拉麗絲小姐出現在我面前那樣，當場將其斬殺。

「對付這種半透明的家夥只要用物理攻擊就能奏效嗎」

當我問及時，她一句「是啊」點了點頭。

「你看水母也是半透明的就可以摸得到。這和那個東西是差不多的。」

她略顯得意的對我這麼說。原來如此，確實是個很好理解的比喻。

「可水母就算被砍了也不會變成霧吧」

「……………」

不經意間插了一句略顯老土的吐槽的說。她一臉不爽的喝了一口咖啡，「總，總之……那種東西很危險就是了」發起牢騷來了。臉頰也微微發熱。

是啦是啦。

「順便問一句，萬一遭到襲擊的話該怎麼辦？」畢竟是專門組建的討伐小組，多少容易聯想到這種相當棘手的特性。

只見她「嗯」了一聲後又再次露出苦澀的表情。

「這一帶有點錯綜複雜，大致說來，亡者的種類不同，特性自然也各不相同。」

「是這樣嗎？」

「嗯。舉個例子，以受害較輕的情況來說就是……被觸碰到的地方會紅腫。」



「哦哦。感覺很像水母呢」

「……嗯。還有就是在剛被觸碰過之後，就會開始慢慢覺得不舒服起來。」

「簡直就和水母一樣呢」

「接著就會呼吸困難，又或者是陷入昏睡狀態」

「那不就是水母嗎？」

「運氣不好就會死」

「莫非亡者的真實身份就是水母……？」

「咱還是先把水母放一邊吧」

「你的臉很紅啊」是被叮了嗎？

「還不都是你害的」

「哎呀哎呀」玩笑就先到此為止，真要概括起來的話。

「就是說這種存在會經常威脅這個國家的安全沒錯吧」

「而我為了驅除這個危險的存在，創立了這個組織，就如我一開始說的」

原來如此，事情的來龍去脈我大致掌握了。

可話又說回來，

「組織裡最了不起的大人物在這裡喝咖啡休息真的沒問題嗎？」雖然在危險道路上徘徊的時候出手相救這點真的感激不盡。

還是說還有更多需要出手相助的對象呢？

只見她露出了自信滿滿的笑容對我答道。

「沒事啦。不會有問題的。我的部下們都很優秀的。」

緊接著，窗外突然傳來砰的一聲。

我嚇了一跳，轉過頭定睛一看，只見在街對面有一道光束射向天空。

「那是什麼？」我指了指，克拉麗絲說，「嗯。那應該是我的部下在請求救援吧！」聽上去有點自暴自棄啊。

「原來如此」

「看來是有問題出現了」

「原來如此」我點了點頭。

她把咖啡放到一邊，然後再一次露出那個異常苦澀的表情。

為了挽回克拉麗絲小姐的名譽還有她對我的辯解，在這裡我要補充幾句，向她請求救援的地方是個離這條街道很遠的住宅區。那裡與克拉麗絲小姐今晚負責的區域相差甚遠，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不管克拉麗絲小姐是否與我碰面，同樣的事情也照樣會發生。

「真是慘不忍睹……」

趕來的克拉麗絲小姐在我旁邊深深地嘆了口氣。

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棟看上去就像挖出來一般，牆壁的一部分被剝落下來的房子。萬幸的是居民都平安無事，母親望著破敗不堪的房子呆呆的站著，女兒則是抱著這位母親哭泣。

負責這一帶的新月會男職員報告說，可怕的亡者剛剛還在這裡。在他的身後，一位看上去像是受害住戶的父親的男人正對著他激烈的謾罵著。

看看你都為我們做了什麼。你個無能的\*\*。房子倒了，妻子女兒都深陷危險之中。萬一死了你能負擔得起嗎。你到底是為了什麼加入的新月會

那位男性暴跳如雷。若不是有其他兩名職員出面制止，恐怕現在早已將他給痛扁一頓了吧。

「我很抱歉，克拉麗絲大人——」

「亡者留下來了嗎？」

克拉麗絲小姐出手制止那位慌忙低頭的職員，對他問道。

「……沒有，事實上，我讓它給逃了——」

據那位男職員所述，出現在他管轄街道上的，簡直就是一坨脂肪。胖乎乎的軀體在路面上爬行。身體只是頭部就有人類一般的高度。若是站起來的話，不難想象那家夥的身體恐怕就要和街上的建築差不多了。

面對如此規格以外的亡者，那位職員表示他很絕望。

按理說應該馬上呼叫同伴和克拉麗絲小姐。很顯然只憑他一人是應付不來的。

可是，如果一個人就可以將其討伐的話，或許就能得到同伴，甚至是克拉麗絲小姐的認可——

「可結果如你所見，不是嗎」

據說在住所遭到毀壞後，那個亡者就消失了。就好像打從一開始就不存在似的。

「從特征來看，應該是『彷徨的亡者』吧」

彷徨的亡者？

我並沒有過問，只是在她的身後微微歪著頭。她沒有看到我現在的樣子，卻還是向我說明了關於那個彷徨的亡者的一切。

「通常亡者都是人類的模樣，其行動模式還是很容易讀懂的，也有極少數的行動難以解讀的，再加上有形狀怪異的亡者出現。這樣的亡者只是稍作改變，一旦刺激起來就會惹是生非，然後消失逃走。像這種

我們都稱呼它為彷徨的亡者。這種危險的對手本該是我一人出面解決，部下遇到的話，只要立刻通知我，我就會作出指示讓他們撤離」

真傷腦筋啊，克拉麗絲小姐用極其冷淡的目光看了一眼那個部分坍塌的住所。「居民們似乎都很生氣呢」

可他們現在已經生氣了。

「……是」低著頭的職員先生說。

克拉麗絲小姐把手搭在他的肩上。

「被人罵了就算了，死了的話就算生氣也無濟於事。」

然後用非常冷淡的口氣說了句「明天開始你不用來了。」

像你這樣的笨蛋就只會讓同伴置身於危險當中，她是這麼說的。

接著，她從避開了那位呆若木雞的職員，朝著居民一家走去。

她當即跪了下來。

「請原諒我部下的疏忽。我們一定會修復好這棟損毀參半的房子。還請你們耐心等待——」

多麼誠實的應對方式呢。

作為不檢點的應對方式，總感覺好像是隨機應變的應對方式呢。

不過對於當你居民而言，這種情形似乎難以忍受。

「啊，克拉麗絲大人！請您擡起頭來！」之前那位被憤怒給衝昏頭腦的父親頓時驚慌失措起來。

「就，就是說啊！房子遭到破壞什麼的，我們根本毫不在意的！」然後那位\*\*\*克拉麗絲小姐更深的低下了頭。

時間一點一點的過去。

結束道歉的克拉麗絲小姐揮舞著大鐮刀，釋放出了魔法。就如同鐘表上的指針一圈一圈的倒轉一般，破敗不堪的建築轉眼間恢復如初。我還看到她也給了他們一些錢以表歉意。克拉麗絲小姐親自給了這麼多錢，讓這些居民瞠目結舌。

「真的是萬分抱歉，克拉麗絲大人。請您務必——」

造成這次不檢點的那位職員先生，在克拉麗絲小姐收拾好殘局後還在就纏著她，祈求原諒，可她並沒有打算撤回解雇的決定。

「我又有什麼理由再把沒用的東西一直放手邊？」

她以毫不動搖的笑容明確拒絕，並再次宣布要解雇這位職員。

「還請在今天之內歸還制服」

在旁人看來，這無疑是對一次失敗的嚴厲懲罰。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抱歉，伊蕾娜小姐。讓你看到了不好的東西」

她離開現場，一邊走在街上，一邊接著說道。「我們的工作是背負他人生命的重要工作——唯有妥協這點，無論如何都不會允許」

事實上，這次雖然無人傷亡，可若是運氣不好，這一家三口可能都會喪命於此。

「我其實也並不想拋下同伴，可如果我不這麼做，那個人肯定會做和我一樣的事。」

「……………」

「若是下次再有再有同樣的事情發生，他可能會遭受不可挽回的傷害，甚至可能會死去。在那之前，也唯有另謀出路了。畢竟人的一生是短暫的。」

「所以你是出於這個才解雇他的？」

你可真是溫柔啊。

「不然你以為我是出於什麼目的才解雇他的」

「我以為他一定是想把不安的萌芽給摘下來呢」

「哈哈。說不定真的是呢」

她笑著仰望起月亮。

她望著那個不起眼的月亮嘆了口氣。

「啊啊。人手又不夠了呢」

看來從事危險工作的人員更替還真是頻繁呢。

可惜的是在入境的時候，所有的旅館都大門緊閉，連可以讓我過夜的地方都沒有。

而在這時對我伸出援手的，正是克拉麗絲小姐。

「沒地方住是嗎。那就來我家好了。」

她在對我提出了這個建議後，便很乾脆的將我帶到事務所的四樓，也就是她現在的住處。真是何等的溫柔啊。正所謂宰相肚裡能撐船呢。我也沒有可以拒絕的理由。

「說起來你吃過晚餐了嗎？不介意的話，一起吃一頓好了」

而且在她一到四樓就很熟練的為我準備好了飯菜。把事先準備好的燉菜加熱後，再和麵包一起擺到了餐桌上。

「……可以嗎？」

簡直是無微不至。

「畢竟沒有對話的晚餐很寂寞呢」

我當即就答應了。倒不如說是在我答應之前，她就已經把我的那份給準備好了。

不管怎麼說，我就這樣吃了這頓晚餐。光是這溫暖而又美味的燉菜就足以填飽我的肚子了。

通常在好吃的背後，都必有內幕。

「我想請你明天幫忙工作。」

「……………」

在我吃的差不多的時候她突然對我這麼說。

我一邊想著該怎麼辦——假裝沒聽到好了，一邊把視線移開，結果她「你也看到我們這裡剛剛裁員了吧，所以你能幫我一把嗎？」這樣請迫猛打的這麼對我說道。

「……………」

唉，算了。

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吧。

「……畢竟連飯都請了，總不好意思拒絕吧」說起來從我入境到現在，我倒是受到了不少的照顧。

「當然了，只要你肯幫忙，我也會支付給你相應的工錢」

「錢的事暫且不說，從事這種看起來很危險的工作，多少會讓我覺得不安」

「哈哈。你該不會是被剛才那個『彷徨的亡者』遺留下的痕跡給嚇破膽了吧？沒事的。那種貨色其實很少出沒的，再加上那本該是我一個人負責對付的。我要你對付的，是那些普通的亡者。」

「就是那種半透明狀的生物嗎」

「對。你就當作是驅除水母就可以了。如果是魔女的話，應該可以打倒一兩個那樣的亡者吧？」

「……確實是這樣」

如果是那樣的話倒還好。我點了點頭。

接著我們面對面開始吃起飯來。

吃完晚餐後，我按照約定在她的家裡過夜。我泡了個澡，放鬆了一下，然後我們兩個一起在客廳裡休息了一小會兒。

那時她以在睡前還有點閒暇時間為由，向我講述了很多她自己的故事。據說克拉麗絲小姐就是為了狩獵亡者才成為魔女的。

這個國家第一次確認有亡者出現是距今三百年前的事了。亡者的風俗習慣，在這個國家有著悠久的歷史。

至於為什麼會出現的原因，至今還尚不明確。

或許是受到周邊森林的魔力的某種影響，從而給這個國家帶來了惡劣的影響，導致亡者的出現吧。就像被貓支配和被物支配的國家那樣。在森林中蔓延的魔力若是過分溢出，就會毒害人類社會。

我根據克拉麗絲小姐描述的內容進行分析，最終得出了這樣的推論。

而這時她對我的反應卻是。

「嗯。我從很早以前就已經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結論。」

「……………」

她認為亡者的出現是無可奈何的。她還說這恐怕這個國家的人也會這樣吧。

而且說句實在的，亡者的行動緩慢，再加上也沒什麼戰鬥力，只要留心應對，即使是一般人也不是不可能應付不來的。



事實上在亡者剛出現的時候，街上的人們就是這樣對待在夜間出沒的亡者。

然而，這個國家需要像新月會這樣的存在。

「在那些亡者當中，就有長得和曾經在這個國家生活過的人一樣的在」

我所遇到的亡者。

還有今晚在街上被處理掉的那些亡者。

都是曾在這個國家生活過的，那些已逝之人的模樣，都是一樣的。

「它們和那些死去的家人長得一模一樣，哪怕只是碰一下都會受傷，最壞的情況就是會死。若是讓街上的居民就這樣和它們見面，實在是太危險了。」

因此新月會的成員們，都會趕在街上的人們看到之前，將它們葬送在黑暗之中。

「多麼了不起的志向啊」

我很坦率的說出了自己的感想。

這是這裡自三百年來就一直延續至今的習慣，街上的人們早已習以為常。

更不要說是想一個人在夜間的街道上散步了，這點倒是毫無疑問。

「希望你明天能作為我們的一員盡情的大顯身手」

對亡者擔驚受怕的日子何時才會結束。何時才會結束呢。

我想不會有人想去考慮這些事吧。到了晚上就關好窗戶是這條街的常識。

這算得上是好事嗎。還是應該感嘆一下。

雖然我也不是很懂。

但我還是點了點頭。

「嘛，總之我會盡力的」

因為第二天的工作是在晚上，所以在白天的時候會比較閑。

克拉麗絲小姐在對我說了「白天你想去哪裡都行」之後又接著說道，「我白天基本都是在街上工作，你可以自由進出我家」然後，她便一臉輕鬆的把家裡的鑰匙遞給了我。

不不不不不。

「你也未免太信賴昨天才剛見面的人了吧？」

「你應該不會做壞事吧」

「我說不定會趁著白天把這裡所有值錢的東西都偷個精光，甚至連新月會的工作也給跟著丟了」

「就算只偷一點我也不會在意的，沒事」

不是，那根本稱不上是完全沒事好嗎。

「你不執著於金錢嗎」

「再怎麼說我也是新月會的大人物呢」

她還真是富得流油。

我嘆了口氣，此刻正帶著一種驚訝又佩服的感情。克拉麗絲小姐又接著補充說，

「你只要在白天上街看看就知道了」

她在說著意味深長的話的同時，也在為了準備工作而整理起行李，然後在對我說了「我媽媽有時會在白天去餐廳吃飯，可以的話最好待在外面」這麼一句忠告後，便走出家門去工作了。

「欸……？」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被留在原地的我歪起頭來。

就好像在催促著我要快點出去似的，在臥室那邊，突然傳來咚咚的敲打牆壁的聲響。

「……………」

在餐廳的桌子上，僅留著一張寫著『請慢用』的字條，還有昨天晚餐吃剩下的燉菜。

我想既然克拉麗絲小姐都這麼豪言壯語了，想必應該是有相當大的自信吧。

確實，只要白天到這街上走走，應該就能知道克拉麗絲小姐為何這麼不在意金錢的原因了吧。

「哇哦……」

或許是因為昨天夜裡很暗的緣故我才沒有注意過街道的樣子，但是在我仔細觀察後發現，這個街道真的是很不得了呢。

首先是街道的廣場。

『黃昏的赫爾維的守護者克拉麗絲大人』

有一個寫著這麼一段話的雕像，周圍還有噴泉。

「根本一點也不像……」

她的臉就跟換了個人似的。盡管雕像本身就是個精致的代用品，可臉部的造型卻不怎麼好看。

離開廣場後走在街上，看到的是與昨晚截然不同的光景。

街上到處都刻有克拉麗絲小姐的名字。比如走進書店一看，報紙上到處都是關於克拉麗絲小姐最近的豐功偉績的報道。

在大街上還賣著許多以克拉麗絲小姐為模板制成的人偶，還有許多畫有克拉麗絲小姐的畫像。

顯然她在這個國家享受著英雄般的待遇。

仔細一想，在昨晚幫那一家人修繕房子的時候，從她們的對話內容看多少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

「——啊！是克拉麗絲大人！」「克拉麗絲大人！」「謝謝您昨晚的幫助！」

在街對面頓時響起一片喝彩。

轉頭一看，人山人海。

克拉麗絲小姐的身影也理所當然的出現在他們的中間。

「哈哈。我只不過是做了和往常一樣理所當然的事情而已」

那是我從昨天開始見過了不知有多少次的笑容。她也很有禮貌的接待了周圍的每一個居民。

「那個，可以抱抱我的孩子嗎？」其中一位抱著孩子的母親這麼說道，

「嗯，可以哦」

她也理所當然的抱住了那個孩子。

「可以幫我簽個名嗎！」

其中一個小孩拿著紙和筆走了過來。

「可以哦」

在撫摸了她的頭後，便在那紙上刻上了她的名字。

「我的女兒就快要出生了！」其中一位孕婦挺著大肚子向她走了過去。

「那就請讓我祈禱您的女兒能夠平安出生吧」然後她撫摸了那位孕婦的肚子。

小孩，大人，老人，不管是多大年紀的人們，都對她投以羨慕的目光，一個接一個的給她送來食物和錢，希望她能喜歡。

原來如此，只要得到人們的支持和愛戴，錢什麼的應該算不上問題了。可要是真把她家裡的東西給偷走，也許會被街上的居民給追到天涯海角吧。

「——啊，伊蕾娜小姐。你來了」

她把視線轉移到我這邊來。

街上的居民也跟著把視線給集中在我身上。

「.....」

聚集在她身上的喝彩頓時全部消失，沈默悄然來臨。街上的人們對我投以的是毫無感情的視線，仿佛是在嘲笑我似的。

盡管感受不到明顯的敵意。之前的騷動就好像什麼也沒發生過似的消失了，就只是單純的讓人覺得毛骨悚然。

我不明白街上的人們為何會突然陷入沈默，我對此感到不知所措。

似乎是在等克拉麗絲小姐發話。

「我來給大家介紹。這位是伊蕾娜小姐。她是今天來協助我們討伐亡者的魔女。新月會剛好有人在昨天離職，為了填補這個空缺，我這才找她臨時過來幫忙。」

在克拉麗絲小姐這樣介紹我之後，街上的人們很快用掌聲和歡呼聲迎接我。

「什麼啊！原來是這麼回事啊！」「既然能得到克拉麗絲大人的認同，想必你的力量一定很了不起吧！」「好羨慕啊！」「今天早上那個被處分的家夥就是個不配呆在新月會的\*\*」「喂喂。不是都說好別再那家夥的事了嗎」

他們就好像在異口同聲的說著『笑吧』『高興吧』『歡迎吧』似的，然後一起熱烈地歡迎我的到來。

「……」我該做出什麼反應好呢，一時間猶豫再三，最後「……啊，謝謝」

我就只是像這樣露出親切的笑容回應。

在被這種奇妙的一體感所包圍的空間裡，每當有人拍手稱贊我和克拉麗絲小姐的時候。

我能感覺我的皮膚在吱吱作響。

「……」

在那對面，則是依舊面帶笑容的克拉麗絲小姐。

街上的所有事物都混雜著違和感。

仿佛這街上都在為歌頌克拉麗絲小姐而存在著。不管走到哪裡，街上聽到的盡是稱贊克拉麗絲小姐的聲音。

年幼的孩子們談論起將來的夢想，說是想成為像克拉麗絲小姐這樣的人，十來歲的男女們更是立下了「想要加入新月會為克拉麗絲大人做貢獻」的目標。在街上轉了半天，看到的盡是這樣的景象。

而且誰也不會嘲笑這樣的目標。

周圍的人甚至都在支持這群追逐夢想的少男少女們，似乎都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

對於這街上的每一個人來說，唯一的威脅就是亡者。

而且從亡者手中守護這個街道的正是這位克拉麗絲大人，獨一無二的信仰對象嗎。

「……真是個充滿審美疲勞的地方」

都結束了。

中午過後，我回到了新月會的事務所兼克拉麗絲小姐的家中。

走到四樓，然後把鎖打開。

晚上就要開始工作了，在那之前先小睡一會兒應該不要緊吧？

如果讓那種充滿一體感的街道上的人們難過沮喪的話，不曉得他們會做出什麼事來——

我一邊這樣想著，一邊打開了這個房間的門，緊接著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我媽媽有時會在白天去餐廳吃飯，可以的話最好待在外面。

說起來克拉麗絲小姐早上出門的時候，對我說過這樣的話。

「……………」

廚房裡有一個女人正在切蔬菜。

那是一位四十歲左右的女性，藍色的頭髮比克拉麗絲小姐略顯濃密些，辮子紮在腦後。她用毫無生氣的眼神看著我說出了，

「……您好」

這樣的問候。

「……您好」

看到此景的我當場垂首不語。

原來如此，在這個國家，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安身的嗎？

沒記錯的話，我記得克拉麗絲小姐應該也準備了她母親的那份飯菜才對。

可不管怎麼看，她的午餐應該不是燉菜吧。在那桌上依舊放著燉菜和便條，她也只是簡單的切了切蔬菜，然後默默的吃起沙拉而已。

「你應該就是伊蕾娜小姐吧」

請坐吧，她這樣催促著我。在我向她道謝後一邊做了下來，一邊好奇她是怎麼知道我的名字的。可還沒等我開口，她便開口說道，

「其實昨天克拉麗絲就已經隔著門對我說，你從昨天開始就住在這裡的事」

她一邊吃起沙拉一邊對我這麼說。

即使是吃了飯，眼中也還是沒有一絲的生氣，不過還是可以正常對話就是了。

我稍微鬆了口氣。

「克拉麗絲有沒有提到關於我的事？」

她突然問我。

我當即搖了搖頭。

「沒有」

甚至都有點想避而不談。

聽到我的回答後，她也只是一句「是嗎」然後點了點頭。

「您這是，身體不適嗎？」為了避免與他人接觸，通常可以認為是生病了吧。

可她輕輕的搖了搖頭。

「我的身體很健康，並非是因為病痛而不能出門。」

「……………」

「就是精神方面不是很穩定——從昨天開始就在這裡的話，可以理解吧」



你自己說那個嗎。

確實，光是隔著牆壁就能聽到聲音，我還曾一度以為這裡是不是養了什麼不得了的怪物。

直到見面後才發現，她就只是普通女性而已。

「我的精神很不穩定。再加上包括克拉麗絲在內，街上的每一個人都認為我這個人已經壞掉了，我的言行舉止都會被人投以奇怪的目光，所以我才不敢走出家門」

她淡淡地說。還沒等我問她這番話的意思，她便歪著頭「你已經上過街了吧」這樣問我。

「……是的。我去過。」

「覺得如何？」

「……………」

面對沈默不己的我，她她擡起頭。

「那就是個讓人覺得惡心的街道」

不管是白天還是晚上，克拉麗絲還有居民，都讓我感到很不舒服。她是這麼說的。

這個街道在夜裡有亡者出沒，街上的人們一律都關好了窗戶。

而這個街道的白天，人們都在珍惜和克拉麗絲小姐度過的每一天。凡事違反者都會毫不留情的予以排除。

在這樣的街道上，只有無法形容的違和感在蔓延，非要把這種違和感明確的用語言來表達的話，確實，

「是啊，是有點」

可以稱得上是個惡心的街道。

仿佛這街上的一切都是為了克拉麗絲小姐而存在。

「這個國家以前並不是這樣的——據說在至少一百多年前，人們對亡者還有克拉麗絲可以說是持有各種意見。當時拒絕克拉麗絲和新月會的聲音也有一定的數量。」

「……………」

在以前還有一定的數量？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正經的人都離開了這座城市。剩下的人也喪失了逃走的力氣和勇氣，只是成為了唯有擁護克拉麗絲才能得以生存下去的傀儡罷了。我早已分不清白天或是晚上在街上徘徊的人到底哪個才是亡者了。而那個女人也花了相當長的時間來支配這個國家的晝夜。」

「……………」她到底在說什麼呢，這是。「那個……？照您的說法，克拉麗絲小姐從很早以前就已經存活在這世上了，對嗎……？」

這都說了些什麼啊？我帶著這樣的想法歪著頭，同樣的她也在說什麼呢？只見她也歪著頭說道。

「……？你不知道嗎？」

「知道什麼？」

「克拉麗絲從三百年前就生活在這個國家了」

「……………」不是，該怎麼說呢。難不成。「您是想說她長生不老嗎？」

該不會連你這位母親也一樣長生不老吧。

「不，沒有的事」

她說，嚴格說來。

克拉麗絲小姐並非是長生不老，她也不過只是一個容易受傷的且又上了年紀的普通人而已。

可既然是這樣，又為什麼要說她存活了三百年之久呢。

對於這個莫名其妙的問題，克拉麗絲小姐的母親給出的答案是很相當簡單明了的。

她說。

「你有聽過轉生這個說法嗎？」

她告訴我，克拉麗絲小姐是從三百年前開始，就已經死過了好幾次，然後又好幾次的重新降生在這世上。

那是一本流傳於黃昏之赫爾維的傳記。

是克拉麗絲小姐親自寫下的，關於這個國家的故事。

事情的開端可以追溯到距今三百年前。在某個地方有一個魔法師。她的名字是克拉麗絲。從小和母親相依為命的她，被深深的愛著，過著極其普通的生活。

她的命運，在她十歲那年的某一天發生了改變。

想必對於生活在黃昏之赫爾維的諸多老百姓而言，這也是他們的命運被改變的一天吧。

那天，在太陽落山的時候。

亡者出現了。

這些在這個國家的最古老的亡者們，就和如今會在晚上出現的那些一般亡者一樣，皮膚就像從全身抽走血液一般的蒼白，臉上絲毫看不出所謂的意識。

然後他們一邊反複念叨著咋看之下都毫無意義的詞匯，一邊在這座城市裡徘徊。

一看就知道不是活生生的人。城裡的人們也在第一眼看到的那一瞬間，就已經看出來他們正是曾經在這個國家死去的人們。

盡管理解，可大部分居民的反應都和現在截然不同。

「簡直是奇跡啊！我們的同伴從死者之國大舉歸來了！」

他們高舉雙手，熱情的去迎接那些正在行進中的亡者。

他們當中有些人抱住了因病逝去的父親。也有人陪伴著在事故中喪生的戀人。甚至還有關係非常要好的兄弟，在戰鬥中失散的同伴，以及在吵架後分開的朋友。

他們為能再次見面而感到高興。

可一旦觸碰了那些亡者的皮膚會開始腐爛，意識會被奪走，最壞的情況，就是會導致死亡。從這本傳記中，可以推測這些特性吸取了他人的生命。

結果，在亡者出現的第一晚。

就有許多國民失去了生命。

就連克拉麗絲小姐的母親也是。

溫柔的母親在教我魔法的時候。突然有人敲了家門。到底是有什麼事呢？是客人嗎？克拉麗絲小姐毫不懷疑的打開了房門。

「……是誰？」

在那裡站著的，是一位陌生的半透明男性。

克拉麗絲小姐歪著頭。

「你是——」

那似乎是克拉麗絲小姐的母親認識的人。

母親在撫摸了克拉麗絲小姐的肩膀後把她從門前挪開，然後一把抱住出現在門對面的這個男人。

「……？媽媽？」對於母親突然的行動，克拉麗絲小姐感到疑惑不解。

母親流著淚對她說。

「這個人，是你的爸爸啊」

那是在很久以前生下你之後就突然去世的父親。現在他不知為何，又突然出現在我們的面前。

克拉麗絲小姐聽了當然更加困惑。明明已經死去的人，為何會突然出現在我們面前呢。

這麼說來。

『嗚啊啊啊啊……你，你，你……』

這個胡言亂語似的說著莫名其妙的話的這個半透明的男人，真的可以稱得上是我的父親嗎。

克拉麗絲小姐對這一情景產生了無法抹去的不協調感。

「我很高興……你能回到我的身邊——」

我頓時察覺到，母親緊緊抱住的後背出現了異樣。

是因為久別重逢而哭泣嗎？只見母親嗚咽不止，肩膀也在顫抖，胳膊和腿也像抽搐似的顫抖著，然後她便開始劇烈的咳嗽起來。

「——咳，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嗚，啊啊啊啊……！」

暗紅色的液體順著這個半透明的男人的後背滴落在地面上。就像溺水一樣，從母親的口中傳出了咕嚕咕嚕的聲音，沒過多久膝蓋就崩塌了，接著母親就被這個半透明的父親給推倒在地。

在那之後，母親就再也沒有動過了。

暗紅色的東西正不斷的從口鼻流出。

「……媽媽？」

在那之後發生的事，我幾乎都記不太清了，傳記裡是這麼寫的。

漸漸的，城裡的人們開始注意到亡者的真實面目，當天出現的亡者們也被一一切開。為了盡可能減少受害者，善良的市民們在街上巡回四處遊說，告訴大家亡者的真實身份其實並不是回來的同伴。

呆若木雞的俯視著母親遺體的她，據說也被其中的一人救出。

遺憾的是，她的母親早已氣絕身亡。

克拉麗絲小姐對此悲痛不已。

此後，她對自己發誓。

再也不會讓痛失家人的事發生在別人的身上——

「就這樣，克拉麗絲潛心磨煉自己的魔法技術，並獲得了新月魔女的名號。她成立了新月會，開始維護這個國家的治安和討伐亡者，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也就是說從三百年前開始。

她一直在和亡者戰鬥著。

「是為了報殺母之仇嗎？」

「是有這方面，但也有別的原因」

雖然很討厭，但她也很清楚——應該說，既然是身為國家的人，那多少還是清楚克拉麗絲小姐的情況吧。「她的最終目的是希望亡者不再接近這個國家」

如果說亡者不是以死者為原型塑造出來的人的話。

那麼這也就意味著人們會在這個國家生存，而亡者只會永遠出現在夜裡。

「可為了讓亡者不再出現，只有這一生是不夠的，即使是年邁的她也沒能實現自己的願望」

最後，她留下了新月會這個組織，在人們的惋惜中，年邁的她與世長辭。

大致是這麼回事吧。

「然而就在克拉麗絲去世五年後，一位自稱是克拉麗絲的少女來到了新月會」

據說有許多孩子都很憧憬一生都在守護這個國家夜晚的她，當時接待她的大人們都以為這是喜歡惡作劇的孩子開的玩笑。

然而，那位少女卻將在新月會工作的人們的秘密一個接一個的暴露了出來。像是金錢的話題啊，員工失敗的經歷什麼的。還有克拉麗絲小姐使用過的保險箱的密碼。總之她說出了很多只有克拉麗絲小姐才知道的信息。

然後她在自己面前揮舞著魔杖。

所釋放出的，正是多年來為了屠殺亡者而使用的各種魔法。盡是令人懷念的光景。同時，這位五歲的少女也用了許多高難度的魔法。

新月會的成員們都覺得奇跡出現了。

然後把這位年僅五歲的少女招納到新月會。

之後又過去了幾十年。同樣是在克拉麗絲小姐去世的幾年後，又有一位自稱是克拉麗絲的少女出現。

簡直就是奇跡。

無數次，無數次，克拉麗絲小姐都會為了親手葬送亡者而回到地上。

黃昏之赫爾維的人們，稱贊了經歷過無數次重生的她。認為她才是這個國家的守護者。

隨著克拉麗絲小姐死期將至，城裡的人們都變得步履蹣跚，心浮氣躁。

下一個會是誰的孩子成為克拉麗絲小姐。誰能成為拯救這個國家的英雄的親人。舉國上下，都在期待著她的死亡和誕生。

「在我十八歲的時候，就來到了這個國家」

現在克拉麗絲小姐的母親，正對我訴說起當年的往事。「當時我的戀人就是這個國家的人，他說無論如何都想留在老家工作，希望我可以跟著他」

深愛著她的我，二話不說便隨他去了。

四年後我和他結婚，並有了孩子。

而他在工作中去世，已經是半年後的事了。

「他為了保護這個國家的人們，冒著生命危險與亡者戰鬥。為我們帶來了勝利。如果沒有他，恐怕受害範圍會更大吧——」

在他的葬禮上，新月魔女也參加了。

他是新月會的一員。據說是在與亡者交戰的過程中，失去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甚至連怨恨的心情都沒有。

此時的克拉麗絲小姐已是八十歲高齡的老太太。而且，對於這座城市的人們來說，克拉麗絲小姐究竟是怎樣的人，這些年來又是怎麼走過來的，這點我也無從得知。

「請讓我為您肚子裡的孩子送上祝福吧」

克拉麗絲小姐跪了下來，撫摸著她的肚子。

她呆呆的看著克拉麗絲小姐。新月會的成員們為這個場景鼓掌落淚。即使是在她的丈夫被放進棺材然後埋到土裡，她也沒有哭。



僅僅是覺得惡心，甚至都有些害怕。

盡管如此，他也沒有離開這個國家，因為這裡是他出生的，最喜歡的故鄉，這個國家也留下了許多他珍貴的回憶。

在他死後半年。

他的孩子出生了。

奇怪的是，這一天正好是克拉麗絲小姐的忌日。

「……………」

接下來的是就算不問的太詳細，多少也可以有所察覺吧。「也就是說您生下來的孩子就是她？」

「嗯」

克拉麗絲小姐也一如既往的接受了這個全新的一生。

城裡的人們都很羨慕，並祝福了成為克拉麗絲小姐母親的她。

『恭喜！』『你現在是英雄的母親了！』『真的好羨慕啊！』

因為是克拉麗絲小姐的母親，所以每天都會有新鮮的蔬菜水果送到門口那裡，只要一走到街上，城裡的人們都會以笑臉和熱烈的掌聲迎接。

昨天沒好好吃飯，這哪成啊。

昨天聽到你在家裡唉聲嘆氣。是有什麼心事嗎？

昨天晚上睡得很晚呢。不早點睡是不行的哦。

有困難的話盡管告訴我們！

你都已經是克拉麗絲大人的母親了，今後的人生都可以無須擔心了！

城裡的人們想必都是心懷好意的對她這麼說吧。

可她還是覺得城裡那些人的笑容令人反感。甚至比起那些在夜間徘徊的亡者更是令人討厭。

「——媽媽，今天開始咱們就離開這個家，搬到新月會大樓的四樓裡住下吧」

直到克拉麗絲小姐三歲的某一天，理所當然的對她提出了這樣的建議，然後把房子交給她。

然後就住在現在這個家裡。

自那以後，克拉麗絲小姐健康成長。表面上看只是一個孩子。裡面確實一位存活了三百年之久的魔女。她對這個國家的一切了如指掌，自然也對魔法了如指掌。

按照這個社會的規則，要想成為魔女就必須得參加資格考試。那是在她五歲時的事了。她也理所當然的考上了。之後她也隨便找了個師傅，在獲得新月魔女的資格後學成歸來。

她無所不知。

譬如在日常生活中有一點不明白的地方，就會以一副什麼都懂的口吻指出。不對，她實際上什麼都懂。她也早早的察覺到，一旦發生口角根本無法與之匹敵，所以什麼也沒告訴克拉麗絲小姐。

克拉麗絲小姐也同其他國家的建交。若是對方嘲笑她只是一個五歲的小女孩的話，她大可以炫耀自己的力量，通過實力讓對方屈服，若有他國想要侵略，她也願意衝在最前線，將對方徹底擊垮。

不久後，各國都尊稱她為神之子。

而且在國內，她也被成為護國英雄。

她正是那位神之子，那位培養了護國英雄的母親。

人們對她投以的都是羨慕的目光。

讓她度過了那樣的日子。

丈夫死後出生的孩子，是個非常能幹的天才。然而，

「我生下來的明明是他的孩子，可裡面卻是一個長著他孩子的臉在用我女兒的聲音說話的別的東西」她說。

更重要的是，正是丈夫的死成為了克拉麗絲小姐出生的契機，這點對她來說真的是難以接受。

「真叫人惡心」

到了傍晚。

「伊蕾娜小姐。昨天見過的吧」

回到家的克拉麗絲小姐輕輕揮手向我打招呼。

母親已經回到房間，餐廳裡就只剩下我一個人。

「與其說是昨天見過，倒不如說是中午也見過」

「那是我在外面的面孔，並不是我真正的面孔」

「我怎麼沒看出來」

「那是因為我的演技高超啊」

原來如此，按她的標準，白天一見過面就不進去。姑且不說她那莫名其妙的執著了。

「你好像深受城裡人的信賴呢」

「與其說是信賴，倒不如說是信仰」她一臉驚愕的對著我聳了聳肩。

「你已經從誰那裡聽說過我什麼了嗎？」

「誰，你？」

奇怪。這是怎麼回事？難道說。「你是想說你看起來和我同齡，其實是在裝嫩？」

「原來你都已經知道了啊」

她似乎並沒有打算隱瞞吧。實際上只要在城裡待上一天，隨便問個什麼人都能知道。

不過那種愧疚的心情我多少還是可以理解的。

「我先說明，我在旅行途中遇到過不少長年累月都在生活的人，也和她們說過不少話」

所以我不會在意這些的，我是這麼說的。

「那真是太好了」

克拉麗絲小姐放心的嘆了口氣。

哎呀哎呀，就這麼緊張嗎。

「沒想到你這麼在意這些」

我也感到很意外的說。

她搖了搖頭。

「不是，我只是覺得如果你很在意這點的話說不定會被城裡的孩子們給盯上，所以才問了這事」

「……………」

竟然只是為了這個。

在夜幕降臨之際，我們已經走在路上。

被指定由我管轄的，正是昨天出現彷徨亡者的那個區域。克拉麗絲小姐負責的則是鄰邊一帶。

「今晚恐怕會有大量的亡者出現，所以就由我和伊蕾娜小姐你一起負責最棘手的地方吧。若是彷徨的亡者出現請務必第一時間通知我。我會很快趕過來將它給處理掉」

渺無人煙，在這寂靜的街道上，淡淡的燈光開始亮起。

「哎呀哎呀，被擺了一道呢」我說。「你似乎很清楚亡者的數量呢」

「我幹這行可有三百年呢」

克拉麗絲小姐說，亡者頻繁出現的時間從某種程度上講還是可以推測的。

通常在亡者大量出現的時候，必定是彷徨的亡者出現的日子。彷徨的亡者通常很少出現，大多都是在月缺的日子、天空陰沈的日子，甚至是下雨天——總之在月光極為微弱的時候就會出現。

今晚正值新月。

而且在昨天都還沒能解決掉彷徨的亡者。

恐怕今天也會有彷徨的亡者出現。

「按照我迄今為止的經驗，今晚或許會是一場惡戰吧」

「真是令人討厭的推測」

「但也是事實啊。又有什麼辦法呢」

說著說著，她便拿出了那把很大的鐮刀。每次在揮舞這把鐮刀的時候，刀刃總能在月光的照耀之下散發出微弱的光芒。

「讓我們今天為了不出現犧牲者而努力吧」

她用決心堅定的目光看著我說道。

我沒有回答她，只是取出魔杖，擺好陣勢。

然後在這寂靜的黃昏之赫爾維中，亡者開始現身。

回頭一看，和昨天一樣的亡者已經出現了，事實上這還是我第一次親眼目睹亡者出現的瞬間。

最先發生變化的，是這座城市的空氣。

氣溫驟然下降，背後一陣發涼。路上青白色的光稍無聲息的卷起漩渦並開始聚集起來。一個、二個、三個、四個……這些小漩渦正不斷的增加數量。

這裡的每一個漩渦，都是亡者。

漩渦最終變成人形，就和昨天一樣，『啊啊啊啊……』『嗚嗚嗚嗚……』不停地說起話來。

「原來如此」

觀察了一遍後，我揮動了魔杖。

正如克拉麗絲小姐在昨天所說的那樣，物理攻擊是有效的。

「去吧」

我就這樣從魔杖的前端釋放出魔力。總之只要設法打開風穴就可以了吧。

我對著眼前的亡者分別給予了一擊。

然而。

『嗚啊啊啊啊……』

我所釋放出的魔力都被乾淨利落的吸入亡者們的體內。

哦哦，原來如此。

「真的很抱歉啊，好像一點效果也沒有」

我瞪了一眼從我背後揮舞著鐮刀劈砍亡者的克拉麗絲小姐。等一下。為什麼——？奇怪。

「啊，抱歉。物理攻擊是有效的，但用魔力是沒有效果的，還請你注意這一點」

「你就不能早點說嘛」

「現在我說了，你就原諒我好吧」

對不起啦——！克拉麗絲小姐一邊跳過亡者的頭一邊對我輕聲道歉。原來如此，比起魔法攻擊，使用像鐮刀這種物理上能造成傷害的東西確實要安全的多。

還是重頭來過吧。

「去吧——」

我用魔法造出了兩把劍，然後用魔杖操縱它們嗡嗡飛舞。按照她的說法，只要不是魔力就可以直接攻擊亡者。

對於魔法師來說這可能是個有點難以應戰的對手吧。

只要知道了對策方案，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怎麼樣？順利嗎？」

從背後傳來聲音。

擡頭一看，克拉麗絲小姐揮舞著的鐮刀卷起了一陣風，將遠處的亡者也一並剝碎。真不愧是存活了三百年之久的老手。

「只要使用武器就可以將其打倒，現在還算輕鬆的了」

另一方面，我將兩把劍的劍柄連在一塊後讓其在空中不停地旋轉。被卷入斬擊漩渦中的亡者們的身體開始四分五裂起來。

『回家，我要回家——』『為什麼要這樣對俺，為什麼——』『啊，討厭——』

連同那些胡言亂語也一並切斷了。

切開也好，切斷也罷，路面上一個接一個的卷起漩渦，亡者們又再次現身。

在正值新月的今天晚上，亡者的數量確實很多。

「簡直沒完沒了……」

我開始唉聲嘆氣。

即使魔力尚未耗盡，只要被對方稍微接觸就會有大大小小的危害，真的很危險啊。所以千萬不可大意。

「完全看不到終點呢——」

哈哈。她笑著回答了正在一旁發牢騷的我。

那笑聲聽上去幹巴巴的。聽上去不像是只在今晚才說過的話。我聽到了她在這三百年來，一直都是以同樣的方式狩獵亡者的真實想法。

此時的我想起了她曾對我說過的話。

在傍晚來這裡之前。

她對我說過這麼一句話。

「——說實在的，我已經想結束了」

她一邊嘆氣，一遍笑著喃喃自語。

在克拉麗絲小姐還小的時候，她的母親是一位非常溫柔，非常善良的好人。

「你是我最重要的寶貝哦」

她的母親總是這樣開朗的笑著，溫柔的撫摸她的頭髮。她是有多麼喜歡她的媽媽啊。

甚至認為只要有媽媽在，其他的一切都不需要了。

然而，她的日常生活，在她十歲的時候被打破了。

「我的人生，你大概已經知道了吧」



剛回到家的她一邊大口吐氣，一邊坐在沙發上對我說道。「我的母親，在我的面前死去了」

我沒有說剛才在這裡聽到了。

我只是沈默著，等待著她要說的話。

從她現在的母親那裡聽來的這些，有些部分我還是完全無法理解。

轉生。

重獲新生，繼續活下去的她。

這是她自己的意願，宛如被詛咒一般，每次死去都會被賦予全新的生命。

我不知道她屬於哪一種。

「對我來說最後悔的，莫過於只能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的媽媽死在我面前」

接下來她要說的，是關於三百年前的故事。

這是連那本傳記都沒有記載過的，真實的故事。

這恐怕是身為國家守護者的她無法向任何人透露的真實的故事吧。

曾經，在她的母親過世不久。

她對奪走自己唯一親人的亡者懷著一顆復仇的心。

怎樣才能消除這種心情呢。怎樣才能讓亡者從這個世界上消失呢。

年僅十歲的她，自那以後每天都在反複鍛煉著。一天又一天，都在持續不斷的狩獵亡者。

然而她的心情並沒有因此好轉。

不管做了什麼，死在自己面前的母親都再也回不來了。即便如此，她還是夢想著自己的心情有朝一日可以好轉，因而每天都還在狩獵亡者。

不久後，志同道合的人們聚在一起。

不久便成立了這個名叫新月會的組織。

回過神來時，她已經十五歲了。

在看不到結局的戰鬥中，腦海裡總是浮現出母親溫柔的身影。或許直到最後都毫無意義。但她早已擁有絕不能再讓那種東西出現在居民面前的義務感。

所謂的亡者，就是指重回大地之上的那些死去的人們。也就是說，一旦有人死去，亡者就會不斷的出現。

這也就意味著，曾經死在自己面前的母親也有可能再次出現。

『啊啊……嗚嗚……』

這一天，克拉麗絲小姐還是個往常一樣在討伐亡者。

就和往常一樣，用鐮刀劈開出現在路上的那些半透明的家夥。

「——唉」

在這重複著單純作業的日子裡，揮舞鐮刀的手，也在那一天停下了。

她在路上看到一個人，一個和其他亡者一樣，不停的從口中說出無法言喻的話語的人。

那正是她在五年前失去的母親。

母親以死去的模樣，出現在她面前。

「……………」

克拉麗絲小姐舉起了鐮刀。

說實在的，母親出現在我面前，讓我的決心動搖了。我的手裡也產生了迷惑。

不管是什麼模樣，亡者終究是亡者。如果不在這裡處理掉就一定會在某個地方襲擊他人，從而產生出新的亡者。

溫柔與甜蜜，不過是沒完沒了的連鎖反應上的加碼罷了。

她握著魔杖，一口氣拉近了距離。

然後揮下鐮刀。

啪的一聲，被切開的亡者的身體開始支離破碎起來。

『啊啊啊啊……嗚嗚……』

身體一個接一個的失去形體，逐漸分崩離析。手腕，雙腳，都想霧一般消失了。

只剩下腦袋還漂浮在空中。

『啊啊——克拉麗絲』

「媽媽——」

對不起，克拉麗絲小姐喃喃自語道。

在空中飛舞著的母親的臉，俯視著克拉麗絲小姐。

然後。

母親終於開口了。

那位總是悉心教導她學習的，溫柔的母親的亡骸，對她說。

『要是沒有把你生下來就好了』

是我聽錯了嗎，我開始懷疑自己的耳朵。

可當克拉麗絲小姐擡起頭時，母親又接著對她說道。『只要你不出生！我就可以和他在一起！』她一遍又一遍叫喊著。『如果沒有你！如果你不出生的話就好了！如果沒有你！我就自由了！』

是我在做夢嗎？

我最喜歡的媽媽怎麼可能會說出這麼過分的話。一定是因為變成了亡者，一定是因為變成了非人類，才會說出這種昧著良心的話。

「我一定會拯救你的，媽媽——」

回過神來時，克拉麗絲小姐這樣嘟囔著。

她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研究亡者的。

最開始調查的是亡者的生態習性。

「亡者就是人類強烈意志的集合體」

她是這麼對我說的。「人在臨死前會考慮什麼？上吊的人一定會覺得喘不過氣，想要呼吸之類的吧。被刺致死的人一定會哭著喊痛吧。人的死，在最後的瞬間所烙印的意識應該也是不同的吧。」

「……倒也是呢」

「根據我的研究成果，亡者的原型，是由人的意識和魔力所構成的」

.....。

「如果這個理論是正確的話，那你的母親——」

不正是在怨恨著你嗎？我正要這麼詢問她的時候，她搖了搖頭。

「你覺得因上吊而死的人每天都會覺得呼吸困難嗎？」

她淡淡的說道。「盡管他們只有一般人類的大小，可裡面塞滿的僅僅是意識的一部分，近乎空無一物。許多亡者反複念叨著某些不明覺厲的詞匯的原因也亦是如此。」

在研究成果出爐的時候，還有一點很明確。

數年來，有著類似模樣的亡者多次在這城裡徘徊。

或許是從未有人想要主動研究亡者的緣故，這一事實也是直到克拉麗絲小姐調查後才發現的。

但這個事實又指向了另外一個事實。

「我母親的意識碎片，還殘留在這個國家」

所以只要她的生命還在，就會繼續狩獵亡者。

一邊狩獵的她一邊這麼思考著。

「要是能把收集到我媽媽殘留下來的意識碎片的話，我的媽媽是否能夠回到我身邊呢？」

每天都在狩獵亡者，追尋著母親的蹤跡。

然而人的一生是短暫的。

還沒來得及收集完母親的意識，她的壽命即將走到盡頭。回過神來時她已經六十歲了。她的死期也越來越近了。

在半夢半醒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之際，她突然想到。

亡者是龐大的魔力和已逝之人殘留下來的意識在大氣中飄浮，相互融合的產物。

這些現象證明了人在死後還有可能留在地上的這個事實。

如果把自己的意識轉移到活著的人身上會怎麼樣呢？

即使肉身已死，她也能繼續活下去嗎——

「當時的我，想要嘗試轉生」

在克拉麗絲小姐年事已高的時候，她的地位早已不可動搖。只要她說右邊就是右邊。說黑色就是黑色。一切聽命於他的人，即使是用雙手也數也數不盡。

在他們當中的一人，懷了孩子。

克拉麗絲小姐在沒有和任何人商量的情況下，將自己的一部分意識轉移到那位女性的肚子裡。

之後的故事就如傳記所說。

五歲的她來到新月會，告訴大家自己重獲新生。

之後又一遍又一遍的，重複著同樣的事。對她來說，轉生本身就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將自己的一部分意識轉移到肚子裡的孩子，而且還是必須得直接觸摸孕婦的肚子才行。

在這黃昏之赫爾維當中，就有不少孕婦讓她摸了肚子。

「一開始，我以為只要通過反複轉生，就能收集到我媽媽意識的碎片。」

而在反複轉生的過程中，她的存在本身就逐漸受到人們的賞識。

越是轉生，就越是有人對她的存在感到欣喜。當她出生後，在自稱自己是克拉麗絲之後，身為她父母的二人都為此興高采烈起來。

我很高興克拉麗絲大人能成為我們的女兒。他們曾笑著拜托她一定要拯救這個國家。

她也因被人依賴而感到高興。

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她在夜晚的街道上，沒有再尋找自己最初母親的身影。

不，

「不知不覺，我早已忘卻自己母親的模樣——」

甚至連自己是為了什麼轉生都記不太清了。原本這應該是為了讓自己的母親能夠再次回到這個世界所做的努力。

如今在黃昏之赫爾維剩下的，就只有稱贊賞識自己的人，她每天都在散發著厭惡的氣息。

在這每天都被笑容滿面的人們所包圍的日子裡，她漸漸的忘記了自己的目的。

「我能得以回憶起初心，是在和現在的母親相遇之後」

唯一。

只有現在作為克拉麗絲小姐母親活著的她，對克拉麗絲小姐的反應與以往截然不同。

當克拉麗絲小姐第一次開口說話的時候，她的母親感到很困惑，但也為此感到高興。第一次站起來的時候，也為她送來了掌聲。這是理所當然的吧，說著說著，她悲傷的沈默了。

當我知道她失去了丈夫，獨自一人守寡的時候，我希望她可以過的稍微好一點，於是就給她準備了一個家。

她們二人之間的對話減少了。

即便如此，她的母親總是溫柔的笑著。

或許我是被她討厭了吧。

直到有一天她才意識到，母親向她投來的視線，正如三百年前，在她小的時候所看到的那個視線，幾乎完全一致。

直到現在才終於意識到，自己從來都沒真正被人愛過。

她也終於明白，即使再怎麼收集記憶的碎片，也都毫無意義。

「——說真的，我想結束這一切了」

繼續殺害亡者的日子。不斷回應周遭的人們期待的日子。

讓她感到疲憊不堪。

「我這一生都只是在不斷的實現別人的願望，現在的我，想要像個孩子那樣任性一次」

迄今為止，作為女兒卻從未被人愛過的她，她的心願是。

作為女兒，希望你能好好的疼愛我。

僅此而已。

「等今晚的戰鬥結束後，我想和我媽媽好好談談」

她對我露出了漫不經心的笑容。

於是，我和她奔向夜晚的街道。

之後，我們便與彷徨的亡者對峙著。

彷徨的亡者出現在我們面前，真的是太突然了。

這一刻，空氣驟冷，回頭一看，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身影巨大的家夥。

彷徨的亡者。

外表和昨天的目擊情報完全一致。

簡直就是一坨脂肪塊。胖乎乎的身體擋在了路中央。身體光是頭部就有人類一樣的高度。

軀幹以下的部位，就在剛剛，被克拉麗絲小姐用鐮刀給砍了下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以剛出現的瞬間為目標快速攻擊。當我看到的時候，克拉麗絲小姐就已經揮舞著鐮刀繞了一圈，把它給砍斷了。簡直熟練的可怕。真不愧



是存活了三百年之久的老手。

彷徨的亡者發出無力的聲音，在地上抓狂，爬行。

令人觸目驚心的是，被砍斷的腿就好像有生命似的，在地上不停地跳動著。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緊接著，克拉麗絲小姐舉起鐮刀，打算從下半身開始劈頭蓋腦的砍下去。

彷徨的亡者發出無比尖銳的叫聲，用雙臂捶打地面，運用其反作用力飛到了懸掛著新月的夜空。

「什——」

目瞪口呆的克拉麗絲小姐凝視著的，正是彷徨的亡者所去的方向。馬路的對面。

那是新月會總部所在的方向。

「呃，該死……！」

不到一秒鐘。她看著被自己砍下來的下半身和在空中飛舞的上半身，臉上滲出了後悔的神情。

墜落在路上的彷徨的亡者，再次通過用雙臂捶打地面的方式飛行。

如此龐大之軀要是墜落在家裡，其危害怕是要比昨天更加嚴重。

我並不知道，這種情況竟然很少發生，這還是她極為罕見的出現了失誤。

但我很清楚，若是我不出手，就會造成更大的損失。

「你去吧。這裡就交給我好了」

啪的一聲，我用劍將彷徨的亡者膝蓋以下的部分給砍了下來。

「……對不住了！那就拜托你了！」這本應是她一個人才能對付彷徨的亡者。

背部應該替代不了腹部吧。她騎著掃帚，去追趕彷徨的亡者的下半身。

「那好吧」我揮了揮手，凝視著斷掉的彷徨的亡者的下半身。

「……嗯——？」

仔細一看，散落在地上的身體各部位開始跳動著。不一會兒，被切斷的身體就如同面團一般，咕嚕咕嚕的縮成一團。

這什麼情況？我皺起眉頭，這時從遠方傳來一個聲音。

「要是不能及時把彷徨的亡者的身體全部粉碎然後燒掉的話，就不會完全消失，還請你記住這一點——！若是任由其散開數量就會增加，所以必須趕緊燒掉，這是鐵則——！」

只見乘坐掃帚的克拉麗絲小姐在上面對我大聲說道。

「一定要在碎屍萬段之後趕緊燒掉，知道了嗎——！」

啊這。

……………。

「你就不能早點說嘛——！」我憤怒的衝著她大喊了一聲。搞什麼嘛。

「現在我說了，所以請你原諒我吧——！」

對不起啦——！在她揮了揮手後，便騎著掃帚繼續追趕彷徨的亡者的上半身去了。

而我則留在原地，收拾起被她搞得一團亂的路面。

『嗚嗚嗚嗚嗚……』 『啊啊啊啊……』

順便一說，還有別的亡者等著我處理。我一邊用劍集中處理圍繞著我慢慢走下去的亡者們，一遍注視著彷徨的亡者的動向。

一個個零散的亡者的殘骸，逐漸變成了人形。

還真是這麼一回事呢。

若是這樣放任不管的話，很快就會變成像剛才那樣的人形亡者並開始襲擊人們，這點很顯而易見。

真是有點麻煩呢。

為此。

「去吧——」

我揮動魔杖，用劍將彷徨的亡者給切成碎片。

碾碎成小塊後拿起魔杖。用魔法釋放出了火焰的漩渦。在大氣中盤旋起漩渦後，便將被切碎的彷徨的亡者的碎片給焚燒殆盡。

「嗯，這樣就可以了」

已經沒剩多少時間了。

環顧四周，我身邊的亡者早已不再維持其原有的姿態。剩下的就只有霧和粉塵。

「……………」現在去追克拉麗絲小姐的話。應該能幫上她什麼忙吧。

「……她應該，不會有事吧」

隨著克拉麗絲小姐所在的方向一直前進，恐怕就會到達我們所在的新月會總部吧。

……要是彷徨的亡者沒有到達那裡就好了。

也許我該過去幫個忙？

若是她只是在一瞬間就把身體給砍成兩半的話，只要不發生意外，即使我不出手也能夠輕鬆解決。

「……………」

等一下。

在我雜亂無章的思考著的同時，也正眺望著彷徨的亡者的殘骸——那些正在焚燒著的，亡者們的殘留物。

「……………」

我決定去追克拉麗絲小姐。

就如同亡者出現的瞬間，我感受到了一股惡寒。

我急忙坐上掃帚飛了過去，看到的正是毀滅參半的新月會大樓。

就好像事先瞄準了一般，只有四樓部分遭到毀壞。

「和往常一樣」

她喃喃自語道。「我一如既往的——以四分五裂的方式處理掉了。盡管如此，這個彷徨的亡者也確實比以往的要強得多」

我俯視著看著說的她。

據說彷徨的亡者就好像有明確的意思一樣，不管身體被切掉多少次，都會捶打地面，飛著飛著，一直飛到了新月會的大樓。

為了保護母親，克拉麗絲小姐揮起了鐮刀。

可即便如此，亡者的碎片似乎切也切不完。

據說克拉麗絲小姐的母親被彷徨的亡者給觸碰到了。

「……………」

半毀的四樓。從窗戶延伸到房間，直逼至那間寬敞的餐廳。

我避開散落在地上的磚塊前進著，從角落那裡發現了蜷縮著的克拉麗絲小姐母親的身影。

她早已失去意識。

即使不去確認脈搏也能看的出來。

她的身體早已徹底斷成兩截。

就如同彷徨的亡者一般。

「我本想這次一定能保護好她——」

她說著莫名其妙的話，癱坐在那裡。

手裡握著鐮刀。

「……………」

上面沾滿了鮮血。

亡者明明不會流一滴血，可她的鐮刀卻被鮮血浸濕。

「……為什麼」你要殺了她。

明明說過希望自己想做為女兒被愛。

我欲言又止。

相對的，我選擇了另外一種說法。

「克拉麗絲小姐，你是不是，還對我隱瞞了什麼」

「……你說我隱瞞了什麼」

我撫摸著已經變得冰冷的克拉麗絲小姐母親的手對她說道。

「在我剛才焚燒彷徨的亡者的時候，我注意到了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奇怪的東西？」

先來整理一下吧。

「這個國家從三百年前就開始出現的亡者，確實是通過意識的碎片和魔力的結合產生的」

「是的」

「可為什麼就是沒有狗和貓的亡者呢。為什麼就是沒有那些剛出生就夭折的嬰兒的亡者呢。」

「……………」克拉麗絲小姐微微的嘆了口氣，然後說道。「這種事就算問我，我也不是很清楚」

真的是這樣嗎。

「那我換個問題好了」

從我聽到克拉麗絲小姐反複轉生的故事的那一刻起，我的腦海裡浮現出了一件事。

克拉麗絲小姐的轉生過程，就是將克拉麗絲小姐的一部分意識注入到腹中的生命裡。

這也就意味著，克拉麗絲小姐的意識會附著在腹中的生命身上。

那麼問題來了。

「那些本該出生的孩子們又去了哪裡？」

在我用魔法焚燒彷徨的亡者中痛苦掙紮的，是形形色色的亡者們。可以說是亡者們的集合體。

有時是人的模樣，有時是狗或貓的模樣。看上去剛出生不久，應該是嬰兒吧。亦或者是尚未出生，身體還未成型的孩子的模樣。

迄今為止將克拉麗絲小姐作為女兒撫養長大的母親們，還有在她眼前死去的她。或許打從一開始就沒打算生出克拉麗絲小姐。

當克拉麗絲小姐的意識進入腹中時。

說不定就有什麼東西，從肚子裡被趕了出來。

「……………」

此刻從我的背後，傳來了克拉麗絲小姐手握鐮刀的聲音。

我猛的收起了觸摸遺體的那只手，靜靜地取出了魔杖。當我把注意力集中在耳朵上時，她對我輕聲說道。

「你今晚已經很努力了」

——所以剛才的發生事，就請當做沒看見吧。

恐怕在我身後的她，也還是一如既往的笑著吧。

背負著國家的英雄，每次轉生都會殺人。

這點絕不能讓任何人知道。更何況要是被生下自己的母親知道了會怎麼樣，那後果肯定不堪設想。

「你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的嗎」

彷徨的亡者本該是克拉麗絲小姐獨自面對的。新月會的每一名成員都認為這必須得是克拉麗絲小姐一人處理，若是壞了這條規矩就必須得從這個組織裡消失。為此制定了這條如此嚴厲的懲罰條例。

「彷徨的亡者的特性略有不同，它們有著無比強烈的想要回到自己家中的習性」

「自己家中？」

「也可以說是他們剛出生的地方」

她的話讓我回過頭來。

她背對著坍塌的牆壁對面的新月，凝視著我這裡。

「這位彷徨的亡者想去找那個人所在的地方，大概是這麼回事吧」







「……………」

而且，她看到了不該看到的東西，結果因此遭來殺身之禍。

「真可惜呢。好不容易想要成為普通的家庭。這回又得從頭來過了  
呢」

「……………」

我沈默了。

沈默了好久好久。

在我深呼吸了幾次後，終於說出了一個問題。

「真的有必要殺人嗎？」

我覺得自己真的很沒出息。

竟然只說出了這麼一句話。

對於我這幼稚的問題，她只是苦笑了一下。

「既然看到了不該看到的東西，那就只有死路一條了呢」

必須把不安的苗頭給摘下來。

她又笑了。

「我原以為她會成為我的理解著。既然看到了不該看到的東西，那這麼做也是沒有辦法的事。盡管有點難過就是了」

她深深地嘆了口氣。

似乎覺得這一切都得放棄了。

同時，她也對自己今後的人生充滿了期待，我可以看得出來。

至今為止，都是這樣走來的嗎。

一而再再而三的，每當有什麼東西不行了，每當齒輪稍微出現故障，就會將它們全部清洗乾淨，然後從頭來過嗎。

「……………」

我只是沈默著低下了頭，撫摸著這位母親的遺體。

掉落在她旁邊的。

是一個看起來吃的很乾淨的，燉菜的盤子。

## 第八章 新月魔女克拉麗絲

「真叫人惡心」

我還記得那是她——克拉麗絲小姐的母親曾對我所說過的話。

年紀輕輕就失去了丈夫的她。打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經成為了這個國家的守護者。可以說是毫不相幹的陌生人。

她說這個國家的一切都很惡心。

「但是，我也想要了解」

白天。

她告訴我。

或許就是因為這個國家裡都是奇怪的人的緣故，連自己的女兒也變得很奇怪，甚至連能夠好好交談的機會都沒有。她更像是確認自己是否還活著一樣，一點一點的告訴了她這些。

「我無法原諒新月魔女克拉麗絲。然而，讓我覺得不可思議的是。明明裡面是別人，笑容卻和原來的主人一模一樣。我一度認為是偶然，可每次當我看到這一刻，我都會由衷的覺得高興。真是不可思議啊，明明只是借用了別人的身體。就好像我真正的女兒出現在我面前一般」

說著說著，她的滴落了下來。

克拉麗絲小姐第一次站起來的時候，高興的連眼淚都要流出來了。然而日子一天天過去，克拉麗絲小姐還是很乾脆的鬆開了她的手。

即使什麼也不說，她也成長了。或者應該說是變回了原來的克拉麗絲小姐也說不定。

每天盡是令人討厭的事情。不管提出什麼建議，克拉麗絲小姐都能冷靜的反駁，即使走在街上，也都只是些無謂的多管閑事和不負責任的

羨慕的眼光。

然後這位披著女兒外皮的陌生人就因為回到了家中。

她並不討厭生活中的一切。

「在我生日的時候，那個女人——不，那個孩子——就會買花回來。花明明是我愛人最喜歡的東西。當我問及她是怎麼知道的時候，她回答說是從我愛人的朋友那裡問到的」

回憶起往事的她，一邊流著眼淚，一邊笑著。「每當我悶在房間裡的時候，都會特地從外面的國家買書回來好讓我解悶。最近我也不怎麼做飯，可當我突然心血來潮想要進廚房裡做飯的時候，卻看到那孩子一臉開心的站在那裡。那孩子做的飯菜真的特別好吃」

那絕不會是在街上看到的和那孩子一樣的路人的臉龐。

即使知道對自己露出笑容的是個陌生人。

「光是這點小事，就足以讓我開心起來了」

也許我就只是個笨蛋吧——她是這麼說的。

「……………」我不知道該如何回應，只是默默的注視著她。

那一定是與描繪出來的理想相去甚遠的扭曲的親子關係吧。然而，她們的血緣關係是貨真價實的，她們即是母女，也是陌生人。

「我直到最近才發現，盡管每天都是令人討厭的事，但也存在許多小小的幸福。」

人並非生來就完美無缺，經歷失敗和挫折更是數不勝數。那或許是她迄今為止的一生最大的痛苦。

可即便如此，她還是這麼說的。

「今天或許還會有更多令人不快的事情，讓人難以忍受的痛苦更是隨處可見。可即便如此，我還是想要和那個孩子拉進彼此間的距離。」

畢竟那個孩子的母親，只有我——她還說。

真正意義上能夠接近這個孩子的，也只有我。

在這個如同齒輪般瘋狂咆哮的日子裡生活的她，對我這樣笑著。

「迄今為止我一直都在拒絕，可事到如今吃這樣的東西還會覺得奇怪嗎」

低頭一看，是昨晚剩下的燉菜。那是克拉麗絲做的。看來她多少還是給自己的母親留了一點。

我搖了搖頭後回答說。

「我想她一定會覺得高興吧」

聽到這個回答，她放心似的點了點頭，開始一口一口的品嚐這個燉菜。

細細的品味著，這一點小小的幸福。

「我的母親被彷徨的亡者給殘忍的殺害了。我無法原諒如此軟弱無能的自己。」

第二天中午，新月會的大樓四層部分遭到毀壞，許多人分分聚集在大樓前。在聽聞昨晚的騷動和事情的始末後，人們紛紛落下眼淚，位為克拉麗絲小姐的母親的逝去表示悲痛不已。

就如同得知自己親人的死訊一般。

「克拉麗絲大人！請您不要難過！」「有我們跟隨著您！」「我們將永遠支持您！」「克拉麗絲大人萬歲！」「萬歲！」

然而這裡只有她最清楚所發生的一切。

「各位……謝謝你們」在她撫住胸口的同時，也露出了笑容。「那麼各位。你們願意再次相信並追隨我嗎？我發誓，我絕對不會再讓同我母親一樣的慘劇發生在這裡的每一個人身上。」

她那精湛的演技在人們看來是怎樣的呢。

那是剛失去親人後不久強顏歡笑的堅強女性該有的樣子嗎。

那像是一心想要守護這個國家的如同玫瑰般華麗的魔女嗎。

「……………」

白天。

人們熱烈的掌聲將她包圍了起來。

我背過身，朝著國門的方向走去。我們有和克拉麗絲小姐告別。並不是因為那樣的情況，而是我和她之間本就形同陌路。

白天的這個國家充滿了活力。

小孩子們指著四樓部分破損的建築同我擦肩而過。那那只手上，有一個和克拉麗絲小姐很像的人偶。

今後亡者也不會在這街上消失吧。

她今後也還是會接著殺害尚未出生的孩子吧。

即便如此，這個國家的人們也依舊把自己的幸福獻給這位新月魔女克拉麗絲，繼續生活下去。

就如同亡者一般。

# 後記

---

網譯版 轉自 百度貼吧

作者：白石定規

插畫：azure

翻譯：魔術小子

---

來說說我和我家的貓同居時的故事吧。

自今年一月起我就一直在家工作，成天閉門不出的我唯一能談話的對象就是她，她的名字是安。長相可愛的她，是一個有著強烈束縛且足不出戶的紙箱女孩。

只要我一出門她就會把我給修理得一塌糊塗，一回到家之後她就說，「喵？這是誰的氣味呀？你又和誰見面了呀！喵！」然後又揍了我一頓。即便是在睡覺的時候，說是斷斷續續的也不為過。

即使是最近在我打工作電話的時候，她也會滿不在乎地說，「喵。又在和誰講電話了？」然後突然亂入直到通話結束。那樣的姿態也挺可愛的。

她基本上總是肚子餓，吃完自己的那份後竟然連我的也想吃。

「喵？哥哥，你吃了好多東西啊。」一邊舔著舌頭，一邊纏著我不放。恐怕她的前世是街上的小混混吧。咚的一聲，用肩膀撞擊我身體的樣子，簡直就和『人中之龍』（俗稱如龍）裡的遊戲人物如出一轍。被糾纏不清的我成天都在恐懼中瑟瑟發抖。真是個可怕的孩子啊。

在寫這篇後記的時候，我和小安的同居生活已經過去一個月了。

我抱著頭。

「完全不和我一起睡……」

說到貓，一起睡覺不正是一大活動嗎？事實上在我老家養的那位貓殿下，也只是很普通的地鑽進我的被窩裡而已。

可小安就不同了。

首先她壓根就不肯靠近床。即使像這樣拿起毛毯高聲地發出「喵！白石的這裡是空的哦！」這等可怕的宣言，也不過是很普通的走了個過場。不僅如此，她還從貓塔的頂端冷眼俯視。你這是在討厭我嗎？

結果小安對我的好評就僅限於全自動喂食機而已。我明明這麼喜歡你！

我該如何表達這份愛慕之情呢？

於是我以最快的速度上網搜索。某位20多歲的人在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去上網查找，然後再把從谷歌那裡搜索到的知識給說成他是自己的。這就是我白石定規。

『你知道嗎？其實貓咪眨眼睛是具有特別的意義的！貓咪眨眼睛是表達其愛意的一種方式。只要在好好盯著貓咪的時候被對方眨眼睛的話，那就是信任你的最好證明了！』

這下終於勝券在握了。

像是你知道嗎？之類的內容是網絡特有的文字，盡管看到的那一刻讓我膽戰心驚，但上面的內容確實很有幫助。

這也就是說，只要對著小安眨眼睛的話，就應該能把我的愛意給傳達給她了吧？？？？？

「小安！看這邊！」我很快就對著她眨巴著眼睛。

『……』小安用冷淡的眼神看著我。

「噢噢噢噢噢噢噢噢！」我一個勁地眨著眼睛。



『……』小安的眼皮慢慢的垂了下來。

「來了啊啊啊啊啊啊！」我仍然不停地眨著眼睛。就連隱形眼鏡從我眼珠子裡跳出來的時候都沒眨過這麼大的眼睛。

『……』緊接著，小安閉上了眼睛。

「成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是我贏了！

『……』小安的依舊閉著眼睛。

「……………？」是我，贏了吧？

『……』

「……她睡著了。」

我和小安之間的戰鬥。現在才要開始。

說點題外話，安這個名字源自於我最喜歡的某位女演員的名字。

以上就是關於後記前的雜談了。那麼現在開始，正是進入各章節的評論環節。由於按照慣例依舊是個可能會劇透的內容，所以未讀過正篇故事的朋友麻煩請在讀過正篇故事之後再來，謝謝合作。那麼，要開始咯！

## ●第一章『追夢弓手艾希莉』

這就是所謂的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吧。但我可以打包票，艾希莉的父親絕對不是壞人。只是單純的立場不同而已。像艾希莉這種一心追逐自己夢想的角色，在我看來也十分耀眼。每個人在兒時都會有那種純真無邪的心境，這樣的心境或許在長大之後就會被遺忘了吧……

## ●第二章『旅行殺人魔』

將被害者隨身攜帶的物品作為紀念品帶走，恰好就是連環殺手最典型的特征之一。這便是這個故事的原型。

由於這個故事實在不太好解說，所以就到此為止吧。畢竟這個故事所發生的一切早已在下一章就畫上了句點。

### ●第三章『傘和掃帚和雨的故事』

這是一名奇怪少年的故事。

年輕的時候往往分不清好壞。正是因為在自己心目中沒有能夠固定劃分這一點的基準。为了更好的找到判斷事物的標準，希望大家都能擁有更廣闊的視野。

### ●第四章『必敗少女奮鬥史』

講述某位不坦率的孩子想要和她人交朋友的故事。完全就是個喜劇嘛。沙耶在這裡的表現有些失態呢。都說傻瓜與天才只有一步之遙，結果那些自稱是天才的人都是些非常奇怪的人呢……

### ●第五章『多樣性之國』

我認為多樣性這個詞並不是為了否定某個事物現有的價值觀而使用的。要想發言有立場，就必須得看清自己說話的位置。

### ●第六章『灰之魔女的減肥計劃』

這是改編自我在為GA文庫15周年活動創作的朗讀劇的劇本。由於剛發售了一本短篇集（即第十五卷），因而暫時不好收編，於是就加到這本裡去了。

我真的很喜歡創作廣播劇CD和朗讀劇的劇本，今後我也會找個適當的時機接著創作更多這方面的故事！

### ●第七章『黃昏之赫爾維』

我從很早以前就在構思這個故事了，就是怎麼也寫不出來。故事的發展實在有點那啥，在我創作『魔女之旅』的時候就想要創作一個關於轉生類的故事，正因為一直以來故事都很受歡迎，所以一直在考慮該怎麼寫才好，於是就把這個故事給加了進去。

我倒也不是討厭轉生類的故事，單純只是我迄今為止想要創作關於轉生類的故事卻怎麼也寫不出來，多半是因為這個故事的原型吧。在享受這個故事的過程中，不去在意這些或許會比較好吧。

## ●第八章『新月魔女克拉麗絲』

這是黃昏之赫爾維的結尾部分。

原本這個故事是一整章的，但由於各種回憶穿插其中，總感覺看著有些眼花繚亂，於是我就分成兩個章節了。雖然標題不同，但也屬於第七章的續篇故事。

以上就是『魔女之旅』第十六卷的全部內容。

終於到十六卷了！十六卷！如今的冊數已有『妮可的冒險譚』的三倍之多了。真是嚇了我一跳。順便一提，2011年的四月是GA文庫五周年，如今的『魔女之旅』同樣也快要五周年了。真是太不可思議了，真沒想到有朝一日竟然會走到這一步。

去年年末剛結束後不久，就發生了不少讓我高興的事情，關於這個我就不在這裡多說了，今年我也會繼續努力工作，今後還請大家多多支持這部作品。

以電視動畫第二季為目標再接再厲吧。

就我個人來說，除了動畫，還有不少相關的周邊，以及我從海外也接受到了各種各樣的信息，同時還收到了粉絲們的來信，就連Kis-My-Ft2的宮田先生也在節目中介紹了這部作品，這些真的讓我感到非常高興，不過就我個人來說，最值得高興的莫過於廣播劇CD的再發售決定。

但現在為止，經常有讀者對我說「希望廣播劇CD能再發售！」的事，我也好幾次的回覆他們「這個我決定不了！抱歉！麻煩去跟出版社的那些高層們說吧！」，這樣反複的對話是有意義的，如今終於可以定價讓大家購買廣播劇CD了！真叫人高興。

希望今後也能夠大賣特賣。

今後我也會繼續創作配音作品的劇本。

說是這麼說，如今第十六卷的工作也結束了，我也能得到真正意義上的休假了，就算再怎麼努力，偶爾也會想要休息的嘛。

嘛，即使是在休息的時候也一樣在本職工作方面忙得不可開交，再怎麼說也得考慮關於第十七卷的素材，結果就算想要休息也休息不起來呢。

說起來自今年起我就一直在家工作，所以除了編輯和便利店店員外就沒怎麼和其他人好好說過話了。

剩下的就只有對小安的只言片語了，如果沒有小安，我說不定早就忘記說話的方式了吧。真的很謝謝你，小安。

如今已經是二零二一年了，我打算寫一下關於我今年的抱負一類的東西。

要是能在今年的文藝春秋接到寫隨筆的委托就好了。事實上早在幾年前，我就已經在藍鴿上發表過類似於隨筆的文章了。只不過連招呼都不打就是了（這也難怪）。

最後就是謝辭環節了。

M編輯，あずーる老師，還有各位相關人員。

一直以來真的很謝謝你們的照顧。可我這次竟然把原稿給拖了這麼久，真的非常抱歉……下次我會盡可能快些寫完的……至少我是這麼打算的……

再來就是各位讀者們。

這次也很感謝大家閱讀『魔女之旅』的故事。將在七月發售的『魔女之旅』第十七卷是附有廣播劇CD的特裝版，所以還請拭目以待！此外，在今年還有線上簽名會，要是有人能在那裡和我面對面打招呼的話我會很高興的。

今後白石定規和伊蕾娜小姐的旅程將永不停歇，今後也請大家多多關照了！我們後會有期！